



海岛奇遇记

ariel, zed
& the secret of life

[澳大利亚] Anna Fienberg 著

刘玉红 刘玉梅 译



WAI GUO XIAO YUAN RE DU CONG SHU

China



鲜活的时文与传世的经典是阅读的两翼
两翼具备才能腾飞

“外国校园热读丛书”专事译介

外国中学校园内外

鲜活的故事

鲜活的写作

鲜活的知识

ISBN 7-5407-2893-0



ISBN 7-5407-2893-0 / I · 1733

China

海岛奇遇记

[澳大利亚] Anna Fienberg 著

刘玉红 刘玉梅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02-0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岛奇遇记/(澳)安娜·芬伯格著;刘玉红,刘玉梅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12

(外国校园热读丛书)

ISBN 7-5407-2893-0

I.海... II.①安...②刘...③刘... III.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8372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Text, Anna Fienberg, 1992.

Copyright © Illustrations, Kim Gamble, 1992, Allen & Unwin, Sydney, Australia.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1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e arranged with Allen & Unwin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China Copyright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海岛奇遇记

作者◎〔澳大利亚〕安娜·芬伯格

译者◎刘玉红 刘玉梅

责任编辑◎胡子博

书籍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b@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市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20千字

印张◎6.25

版次◎2002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ISBN 7-5407-2893-0/I·1733

定价◎10.00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内容简介

阿莉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但她一直为自己的一对招风耳和龅牙苦恼。年龄的增长使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够完美，担心同学取笑自己，这影响了她与同龄人的交往。

哲迪个性倔强，他读过许多书，知识丰富，而这却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好相处的小学究。

阿莉的妈妈把他们送到一个海岛上，他们惊讶地发现，岛上的居民都是没有影子的人。冒险和奇怪的事情一桩接一桩……最终，他们都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有了新发现，对生活有了新认识，懂得了如何在不断审视“旧我”，创造“新我”中，塑造更加完美、健康的人格。





目 录

- 1 城外来的魔鬼 /1
- 2 寄宿朋友 /9
- 3 哲迪到来 /19
- 4 航海惊魂 /32
- 5 海岛的秘密 /42
- 6 捣蛋鬼 /55
- 7 小城探索 /62
- 8 神 药 /74
- 9 重塑自我 /89
- 10 古慧特为您效劳 /98
- 11 女强人横遭不幸 /103
- 12 古慧特的生活准则 /109
- 13 谎言和弱点 /117
- 14 不期而遇 /127
- 15 午 宴 /137
- 16 启示录 /145
- 17 噩梦和影子 /154
- 18 破解谜团 /160
- 19 新哲迪 /167
- 20 合力擒敌 /172
- 21 第四维空间 /178
- 22 从此永远幸福? /187



城外来的魔鬼

“嘿！嘿！”

“干吗？”

“看看阿莉！”

“老天爷，林恩，闭嘴好不好？这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电影！”

“就看一眼嘛！”

另一个不做声，眼睛在搜寻，然后说：“她的肩膀抖来



抖去的,她在笑呢!”

“可不是,哼哼唧唧的,就像马得了感冒。”

“她竟然在笑!”

两个女孩重新转向银幕,情景已经变了。黄昏时分,地面上阴影重重,一阵阴风突起,一只猫头鹰在树林中叫唤。

“妈呀,瞧瞧,”林恩小声说道,手指甲掐进了她朋友曼迪的胳膊肉里,“是他在那儿吗,蹲在那片灌木丛后面?我没在看,你告诉我现在到哪儿了?”

“保姆在说晚安,”曼迪悄悄说道,“她要走了,她得直直走过他旁边。”

的确,在一丛山茶树后面,城外来的魔鬼在重重地喘气。它的利爪把花朵蹂躏成一团香泥,你可以想想这双利爪会把人的脖子弄成什么样子。

而阿莉·温德伍德却盯着魔鬼的脸,特别是它长长的,不时从松垮的嘴唇暴突出来的门牙。这副模样使她想起一个人,但就是记不清是谁了。

阿莉咧嘴笑了,魔鬼的面具做得真土气,妆也化得太紧——脸颊上涂料都裂开了,她都看见一条条小裂缝了。她又笑了,想到要是它朝保姆扑过去,那些妆肯定会全裂开的。她高兴地倾身向前,专注地看了起来。

阿莉以前见过一个魔鬼(比这个吓人多了),那是她妈妈带着她跟随拍摄组去罗马拍外景的时候。她妈妈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狼人的隐秘生活》,阿莉因此有了各种有趣的发现,比如说,演员上妆后感觉是怎么样的(他会觉得皮肤刺痛,会不停地流汗),他只能吃流质的东西,



通过一根长长的吸管吸到嘴里。阿莉因此断定，当演员可不是专门去享受香槟酒和荣誉的。

现在正说到女主人公紧张地穿过花园，毫不察觉正在喘粗气的巨大魔鬼在阴影中等着她。她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她的裙子扫过山茶花树丛外边的枝叶。

“啊哈哈！”魔鬼吼叫着朝猎物猛扑过去，就在这时，子弹劈劈啪啪射出来（是聪明的侦探躲在树后开的枪），魔鬼摇晃着跪了下来，痛苦地呻吟着。他完蛋了。阿莉失望地发现，演员的妆并没有裂开。

片尾字幕依次出现，盖住了魔鬼的尸体和姑娘含泪的微笑。看电影的人们开始舒展腿脚，他们像从梦中醒来一样，眨巴着眼睛，四下搜寻现实生活的踪迹。钥匙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大衣和手提包被甩上肩膀。阿莉不情愿地套上无袖连衣裙。电影院慢慢变亮，像升起了一个人工太阳，阿莉一点儿不想回到外面的白天世界。

“喂，阿莉，我们走吧，”林恩捅了她一下，说道，“要不我妈要等我们了。”

三个女孩挤过人群，鼻子顶着大人们的后背和胳膊，香水、卫生球、口香糖的气味钻进她们的鼻孔里。阿莉努力放轻呼吸，她不喜欢闻陌生人的气味。

一个大胖女人微笑着朝她们快步走来。“哎，姑娘们，车就在外面，这讨厌的风，快，上车！”

阿莉钻进车里，发现里面坐着两个男孩，他们穿着脏兮兮的橄榄球紧身套衫。见鬼！是林恩的兄弟。他们瞪着她，只往里挪一点点。阿莉被挤在门边缩成一团，很不舒服，她真想会什么魔法，让自己变小，挤到前门的位置



上。她总是不知道该跟男孩们说些什么，所以总是说得太多。

“阿莉仙女，风不小呀。”兄弟1说。他这样说话不是第一次了，还开玩笑地捶了一下她的胳膊。

“电影怎么样？”林恩的母亲赶快问。

“棒，吓死人啦！”挨着林恩坐在前排的曼迪答道。

林恩使劲抖着身体。“那魔鬼真丑，他的门牙像这样，又尖又黄，不停地吸气，他可以让那牙齿从嘴里蹦出来，牙尖毒得很。”

“真恶心，”林恩的母亲说，“你喜欢这部电影吗，阿莉？”

“她呀，从头到尾都在笑，”林恩气恼地说，她转过身，看着阿莉，“有什么这么好笑的？”

阿莉叹了口气。她总是得作解释。“那个魔鬼看上去像我以前认得的一个人，他也是个演员，也有这样的假牙，有时会从嘴里突然伸出来。他伸头去亲一个女孩，哇！牙齿蹦出来，像一件秘密武器。”

没人做声，阿莉也慢慢陷入沉默，没有表情的面孔包围着她，像混浊的水。

“哼，我不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演员，怎么可能长得像那个魔鬼。这部电影是我看过最恐怖的。温德伍德，我觉得你古怪。”林恩断言，撅起了嘴。

阿莉往门边缩了缩，有点儿希望它没锁。她想，我连林恩都不怎么喜欢，干吗在乎她说我古怪？不过她发现自己又在努力辩解。

“我爸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她开口道，“说一个传教



士进到丛林向一群野蛮人传教。他们差不多有一百人，全都拿着矛。嗯，那个传教士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不怎么好，他们要把他煮来当晚饭。就在他要被扔进锅里那一下子，他灵机一动，直直瞪着那个首领，张开嘴，砰的一声，他的假牙跳了出来，在舌头上进进出出打了三下。

“嗯，那个首领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以为传教士是个大精灵。他决定不但不吃他，而且要请他吃饭。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不过我想是烤猪肉和热带果汁。”

“这故事真有意思。”林恩的妈妈说。

沉默。男孩们你踢我，我踢你，又嘎巴嘎巴地压指关节，又和曼迪打闹起来。

林恩和曼迪没完没了地道别，说好明天打电话聊天。阿莉数着人行道上的一堆堆狗粪，这一带狗肯定特别多，曼迪是不是也养狗呢？阿莉喜欢狗。

车子又稳稳向前开去，拐过公园，沿凯瑟琳街走上十分钟，她就到家了。

“阿莉，你爸爸最近有消息吗？”皮特斯太太斜了一下头，问她，“他什么时候回来？”

阿莉犹豫了一下。她爸爸弗兰克是个筑坝工程师，总是随叫随走，飞到国外去指挥建坝。阿莉已经习惯了跟他说再见。不过近来一说要走他就发脾气，说自己太老了，会落下时差调整不过来的永久毛病，再说他很想在家陪着他喜欢的两个女人。

“很快。”阿莉肯定地说。

“天啊，片子里的那个姑娘真漂亮，”车子在等绿灯时，林恩叹息道，“莫妮卡·明克福特——真想把头发卷成



她那样。魔鬼攻击她，她的头发还那么整齐，有弹性，真是不可思议。”

“哼，她呀！”阿莉皱皱鼻子，“她够窝囊的，只会尖叫和大哭，像湿玉米片一样潮乎乎的。要是我，就会在魔鬼的脸颊上狠狠揍上一拳，那老家伙全身都是肥肉，肥肉多过肌肉，要是她聪明点儿，就会用手提包狠狠揍他，然后快快跑掉，他肯定追不上的。”

车子拐上凯瑟琳街，阿莉向正在晾衣服的比斯波太太招手。比斯波太太今天特别迷人。

“不是这样的。”林恩停了一会儿，说。

“那是怎样？”阿莉说。不过她有点心不在焉。车子停下了，她爬过两个男孩的膝盖下车。

“如果莫妮卡揍了魔鬼，电影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就是这样。”林恩的眉头生气地皱在一起。

“不过，要是莫妮卡能打出漂亮的钩拳，电影就会好看得多。”

“也许就你觉得好看吧。”林恩抿紧嘴巴。

“嗯，是这样吧。”阿莉说。既然她已经下了车，可以说再见了，再作些让步也没关系。

林恩哼了一声，转向她妈妈。“她就是爱抬杠，”她低声说，“谁想听她的高见？喋喋不休。”

“谢谢给我搭车，皮特斯太太，”阿莉大声说道，一边用力关上车门，“林恩，咱们星期一学校见。”

“当然。”林恩耸耸肩。

“再见，阿莉仙女！”兄弟1喊道。

“再见，温迪古怪鬼！”兄弟2大喊。



就在车子嗡的一声疾驶而去之前，阿莉听见林恩和她的兄弟们咯咯笑成一团。她做了个鬼脸，试着想象他们在她走后会怎么说她。

不过你很难搞清楚人们在想什么，她来到桦林湾后就发现了这条真理。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你很难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自从来到这里后，她不得不琢磨出一套首要原则，并且常常像背十的乘数表一样背诵它们。当她打开自家大门时，她一条条地复习：

第一，不要相信嘴笑眼不笑的人。（敬而远之。）

第二，警惕肚子咕咕叫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在生气。（或饿得慌！）

第三，招人喜欢的女孩耳朵小，牙齿也出奇地小。她们常常笑，但听力不太好。

第四，别谈论妈妈的饭碗。

第五，狗比人们想的要懂事得多。

阿莉还在增加这套原则的内容，不过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时间。

她慢慢穿过花园，瞧着野生藤蔓，瞧着菊花在草地上扬起一张张充满希望的面孔。她在这里觉得自在——没有奇怪的眼神或轻蔑的低语，只有湿润的林间气息和宁静，拥抱一切，淡然处之，沉默是金。

不过一出大门外，就不同了。没人愿像沉默地吸收阳光那样默默地听你说话，总要抬杠，总要你解释。就像林恩说的，阿莉说话好像总是说不到点子上。唉，别人脑



袋里到底在转悠着什么,阿莉真想不出来,不过她能肯定那和自己的想法一点儿都不同。你就像一个呆在彩色箱子里的色盲一样,总是挑错颜色。

“我还是觉得莫妮卡·明克福特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活不过一天的。”阿莉拔起一根丑陋的野草,自言自语道。不过,她自己难道比莫妮卡好得多吗?



2 寄宿朋友



星期六阿莉大都呆在花园里，花园里杂草丛生，总有些值得看的东西。阿莉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有她在岩石缝里发现的一只壁虎的体形，还有黄昏时飞过头顶的蝙蝠的数量。桦林湾有些无聊，阿莉喜欢上了花园。如果你没有很多朋友，那当然是这样。

阿莉在桦林湾住了才有两年。她喜欢这屋子，高高的天花板，木板阳台，不过它已经年老体衰，墙上的湿斑



越来越大,打开水龙头时,下面的水管会发出怪叫。房子很大,有些房间空空的,很久没有人住了。画像吊在墙上,有如长长的破布条,又像一张张干皮。晚上,阿莉不喜欢光着冰凉脚,穿过一个个房间,空气中充满了鬼魂和它们的悄声细语。

“这对你训练你的想像力有好处。”每当阿莉抱怨时,她妈妈就这样快活地答道,“在去卫生间的路上,想想你能编出什么样的故事来。”

阿莉的妈妈康赛塔对想像的力量深信不疑,她管它叫“心灵的肌肉”,说它每天都需要锻炼。当然,康赛塔的想像力还需要磨炼,因为她正在写一部畅销书,这本书将使她名利双收,至少她希望如此(尤其是要交房租,或冰箱坏了的时候)。

从阿莉记事时候起,康赛塔就一直在写东西,她以前曾周游过世界,她的《迷人的旅行》描绘了秘鲁的节日风情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的食品博览会。阿莉还是个小不点时,就在她背上的襁褓中颠来荡去。后来,每当弗兰克忙得没时间时,阿莉还是跟着妈妈到处走,妈妈用带子牵着她,她跟在妈妈身边一路小跑,大一点儿后,她便在集市和商场里四处转悠。

终于,她们在墨西哥经历了难忘的一天。她们在奇瓦瓦的偏街里迷路了,阿莉勇敢地挑起重担。

“我已经十岁了,”她宣布道,“我很会看地图,我有第六感觉,能找到又便宜又好住的旅店。”

惊讶的康赛塔让阿莉把她领进一条又黑又窄的胡同,据说那里有便宜旅店,结果却碰上一群恶棍,把钱抢



了个精光。就在那一天，康赛塔觉得她们受够了这种意外的打击，离家在外也够久的了，于是母女俩飞回弗兰克为她们在桦林湾找到的房子。

阿莉和林恩去看电影的那个下午，康赛塔正在考虑该怎么写第十章。她通常在花园尽头的老木屋工作。她喜欢那木屋，因为它有尖顶，像女巫的帽子。

阿莉朝家门口走去，看见黑糊糊的窗子，她叹了口气。她知道妈妈在那儿，绝对没错。她打开客厅的灯，沿着破旧的楼梯上到自己的房间。

她在大镜子前端详自己。齐肩的头发直溜溜的（又黑又亮），大耳朵（她总想用头发盖住），大牙齿（她认为那两颗门牙最难看）。

阿莉讨厌自己的牙齿。有一次她量了量，它们竟有1.3厘米长，真丢人，阿莉觉得自己像一匹马。要是她能变得小巧、白皙、娇嫩，拥有小巧的耳朵和珍珠般的牙齿，叫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阿莉拉开嘴唇皮，瞪着那两颗门牙，门牙也瞪着她。她记得有多少次她放学后高高兴兴回到家，一点儿不知道午饭吃的苹果皮或芹菜梗紧紧地卡在两颗门牙中间，像一片透明的书签。等往镜子里一瞧，才知道自己多么地丢人现眼。

阿莉叹了口气，转身离开镜子，她断定，自己至少比那个窝囊废莫妮卡·明克福特有个性。她穿上旧的羊毛无袖连衣裙和裤袜。哇！这屋子挺冷清，还挺安静，现在该想想高兴一点儿的事了，比如说晚饭。

兰斯洛特先生也是这样想。楼梯轰轰作响，砰的一



声(它拐弯总是太急),兰斯洛特冲进房间。

“终于回来了!”它龇开的牙齿和耷拉的舌头好像这样说道。

“你真是个从城外来的魔鬼。”阿莉亲昵地说,用自己的脸蹭着它的脖子。

她和兰斯洛特下楼去把康赛塔从她的木屋弄出来,不过发现她已经在厨房里了,正在冰箱里翻找什么,一边哼着自己喜爱的曲调。阿莉咧嘴笑了,她知道那曲调意味着什么,康赛塔完成了写作任务,心情不错。

“喂,讨厌鬼,过得不错吧?”她匆匆抱了阿莉,不过并未等她回答。她满怀希望地打开橱柜,但和平常一样,里面只有吃腻了的烤青豆和甜菜根罐头。阿莉已经学会接受这一现实:康赛塔专心写书时,就会忘记食品之类的生活小节。她妈妈现场评述自己的搜寻:“我们年轻的女主人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拼命搜索失踪的财宝。在最后一扇门后面,会有什么可怕的秘密在等着她呢?”

康赛塔在写什么书,她说话就是什么味道。有一次,整整一个月,她说话的腔调像个土匪,阿莉拒绝和她出去买东西。

她胜利地大叫一声。在最后一扇门后面是一罐玉米片。“玉米煎蛋拌色拉,怎么样?”她问。

“加上薯条?”阿莉说。

“一点儿没错。”

阿莉一边切土豆,一边想着康赛塔。和一个碰巧是位作家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真是非同寻常,因为这就是说她同时和好几个人生活在一起。康赛塔塑造一个人物就



像做橡皮泥人一样，又搓又揉，又拧又拉，加上黑色眼睛，皮肤弄成棕色，多些情趣，难道不是吗？再赋予音乐方面的才能。渐渐地，人物活过来了：黑眼睛，棕色皮肤，有音乐才华。

康赛塔说，这是一种魔术，只有作家和他的家人才知个中奥妙。

阿莉和爸爸见过康赛塔的许多人物，大都是些意外的惊喜。她把自己的早餐分给一个友好的举重运动员吃，弗兰克把剃须刀借给一个喜欢法拉利车的赛车选手。令人苦恼的是，阿莉刚开始喜欢上他们，康赛塔的故事就完了。那些人物就像浴室镜子上的水蒸气，溶化、消失。

“用句子造出的人们和妈妈生下的不同，他们的确要遭罪不少，”康赛塔有一次向阿莉解释道，“不过印刷出来的人们可以永远活着。”

阿莉认真想了想，断定这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

康赛塔盯着煎蛋在锅里变成金黄色，她打断了阿莉的沉思默想。“电影怎么样？”她问道。

阿莉耸耸肩：“啊，就那样，讲的是一个魔鬼，长得就像丹什么的——还记得那个带假牙的肥演员吗？”

康赛塔微笑：“谁忘得了大笨蛋丹呢？”

两人都笑了。康赛塔把锅里的煎蛋翻了个个儿。

“啦，啦！”她胜利地大叫，“女士享用的完美煎蛋，两分钟就好。薯条怎么样了？”

“马上就好。”

兰斯洛特在她们的脚边嗅来嗅去，像烧开水壶鸣咽着。它总是和她们同桌吃饭。它是一只训练十分有素



的狗，只吃自己盘子里的东西，从不抢别人的东西吃。

阿莉拿过自己的盘子，狼吞虎咽起来。她饿了，不过吃得最快的总是兰斯洛特，这次也一样。

“跟我说说今天下午，阿莉。”康赛塔边吃最后一·片薯条，边问。

“唉，真没劲儿。”阿莉想说“真痛苦”，但她想只有人在受刑时才能这样说。

“你知道吗，”她说，“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看恐怖电影时笑，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吃冷的夹青豆三明治，只有一个人的牙齿有1.3厘米长。”

“是吗？”康赛塔说，“让我看看。”

阿莉啪地闭上嘴，然后说：“是真的，在学校，人人都说我是个古怪鬼，我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古怪，除了你和兰斯洛特，没有——一个人真正喜欢我。”

“这不对。”康赛塔抗议道。她想了一会儿：“还记得你的梅姨在上个月的婚礼上是怎么说你的吗？她说‘多聪明，多可爱的小女孩’！”

“就算她说过吧，”阿莉呻吟道，“那也是在我碰到小埃迪以——前。”

康赛塔叹了口气。阿莉做过一次伴娘，她得和新娘的小弟弟走过过道。小男孩有点儿紧张。为了让他放松，阿莉决定用一些有趣的事实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事实一是，圣诞老人是大人编出来的故事，是用来逗像他这样的小孩的……

埃迪嚎叫起来，声音尖得淹没了管风琴奏出的音乐，婚礼不得不暂停。



“不管怎么样，”阿莉下结论道，“没一人喜欢我，就是这样。等我长大后，我要当个隐士，住在山洞里，养蝙蝠，照顾小菜园，只吃青豆。”

“可我们一起旅行时你交过很多朋友，你给我们去过的每个地方都发过明信片。”

阿莉玩弄手中的叉子。“那只是因为我喜欢买别个国家的邮票。告诉你吧，我和罗马那个研究历史的人是好朋友。他叫兰柏利教授。”

“是考古学家。”康赛塔说。

“是的，我自己很喜欢废墟和骨头。当你正在谈论骨头的时候，你肯定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莉看到妈妈在发愣，便不做声了。弗兰克和她们一起呆在罗马的时候，全家获准去观看挖掘一个古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坟墓。弗兰克发现了一根手指。就在昨天，弗兰克有消息来了，不过不是通常那种关于他的工程的厚厚的信，这次的口气有点平淡，有点沮丧。阿莉一想起他走得那么远，就恼恨，就厌烦。

康赛塔的目光回到饭桌上和灯光明亮的厨房。“就是这样，那么，”她盯着阿莉，说道，“你只是需要和别人找些共同语言，这样才能交朋友。”她微笑着鼓励她。

阿莉回了个微笑，她并不想指出，和老到足以当她爷爷的人交朋友与和她同龄的人交朋友根本不是一码事。

“啊，我想起来了，”康赛塔推开碟子，说，“你很快就会在家里有个朋友，想想吧，你可以每天在他身上练习交朋友！”

康赛塔脸上现出快活、轻松的微笑，似乎只是在说：



“今天的甜点是米布丁。”

阿莉可没被她骗过。康赛塔以前也带着这种微笑向兽医介绍兰斯洛特患上肿块的坏消息(幸亏兽医诊断出来了,不到一个小时,肿块消失了)。

阿莉扬起眉毛。“什么样的家里的朋友?你要给我介绍一个新书里的人物吗?”她希望如此,但觉得不是,因为康赛塔一般不会啰啰嗦嗦地向家人介绍她的人物,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早餐桌上,无名无姓,和蔼可亲,准备给他们上茶。

心怀疑虑的阿莉偷偷瞟了妈妈一眼。“一定有可怕的事情要告诉我,对不对?”阿莉尖声说。

“嗯,当然,我本想先跟你商量商量的,”康赛塔抱歉地低头看着小盐瓶,开口道,“不过说实在的,我别无选择。你等着瞧,会很好玩儿的。”她抬起头,拍拍女儿的肩膀。

“什——么会很好玩儿呀?”

“哲迪诺夫!”康赛塔一口气说出来,马上蹦起来,快快收拾桌子。

“哲迪诺夫?他是谁?快回来!他要住在这里吗?”

“是的,”康赛塔说,她又坐下,“你还记得马德琳吗?”

“是的——她也是个作家吧?你写金字塔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过开罗。”

“没错。马德琳当时正在报道附近一个小镇爆发霍乱的情况。”康赛塔突然咯咯笑起来。“还记得我们住在吉萨饭店时,她在床上发现那只歪牙老鼠吗?她吓得半死,还写了另一篇报道,叫《环球饭店里的野生动物》。还



有一次，在孟买，她发现跟大拇指一样粗的鼻涕虫在她的卫生间里爬来爬去。”

“那——马德琳怎么啦？”

“嗯，你记得她有个儿子吗？和你差不多一样大。”

“嗯，是的，不过记不太清了。她干活的时候，总是让他和别人玩。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在哭鼻子，抱怨苍蝇多。他是有点儿烦人，我想。他叫什么来着？叫，哦，天哪——哲迪诺夫！”

“是的！”康赛塔叹道，“哲迪诺夫！”

两人直楞楞地瞪着前方，哲迪诺夫这个名字飘浮在她们周围的空气中，慢慢地沉入阿莉的心里，有如利刃终于插进了黄油里。

“看上去哲迪诺夫值得我们一试。”康赛塔说，从身后的架子上取下一封信，“马德琳在信中说他讨厌她把他丢给我们——‘被遗弃在桦树林这个荒郊野地’，他是这样说的。你知道他爸爸刚死不久，马德琳说他心情很不好。”

“她要走多久？”

康赛塔清清喉咙，重新盯住小盐瓶。“嗯，这次任务可不轻，所以她不能带着哲迪诺夫。她要去非洲打仗的地方采访，带一个小孩在身边太危险。要是他爸爸迈克还活着……”

“是的，是的，可她到底要走多长时间？”

“一年。”

“妈呀妈呀妈呀！一年？我怎么受得了他一年？我得和他说话，把东西分给他用，听他喊这喊那的！天！你



怎么能答应了呢？”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在一起很投机。啊行了，阿莉，我们让他住到客厅的另一头去，你不是总是说房子太空了吗？”康赛塔低头瞟了瞟信。“你得当心，”她若有所思地说，“他是有点儿古怪。”

“大不了两个古怪鬼凑一块儿。”阿莉闷闷不乐地说，拖着脚步去告诉兰斯洛特这个坏消息。



3 哲迪到来



星期六,阿莉和哲迪坐在花园中央的一块大岩石上。昨晚下了场雨(哲迪诺夫来的时候,像个落汤鸡,一脸不高兴),现在,在温暖的中午太阳的照耀下,地面冒出蒸汽,空中飘着茉莉花的芳香,新的季节来到了。

哲迪诺夫拉扯着袖子上掉出的一根线,一边叹气。他天生脸长,特别像一头悲哀的长颈鹿。他经常撇嘴,好像对这个世界永远不满。他满头红发,长到脖子处,红色



的髻发常常遮住他灰色的大眼睛。

“像卷卷虫。”当阿莉称赞他的髻发时，他只回这么一句。她嫉妒地瞧着他的髻发，她不喜欢自己直楞楞的头发，盼望有他那样的髻发。他竟然不为自己的头发感到骄傲，这让她吃惊。

真的，要想找点什么让人高兴的事和哲迪诺夫谈真难，天色还早得很，两人就无话可说了。阿莉只好求助于自己珍藏的笔记本。

“你量那只壁虎做什么？”他哗哗翻过她记下的有关壁虎的精确数据，皱着眉头问，“你应该描写它的颜色和习性，比如说它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是怎么弄断尾巴逃生的。”

阿莉想再向他请教一些有关壁虎的知识，可看到他的苦瓜脸，她不做声了。

对于她数蝙蝠，他的评论更加尖刻。“蝙蝠，”他吓了一跳，“蝙蝠让人恶心，它们那张人脸皱作一团，讨厌得很，有些还吸活动物的血。”

“这些是小蝙蝠，它们吸的血比一只蚊子多不了多少，”阿莉生气地争辩道，“况且，我的蝙蝠是吃水果的，看来你对蝙蝠的了解也不过如此！”见鬼，他的舌头该不是长着黄蜂刺吧？

昨晚哲迪诺夫的妈妈先他到达，她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冷淡而恼怒。她在车站打了个的士，可哲迪诺夫不肯上车。

“我走路去，”哲迪诺夫说，“既然你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我不用赶着去。”



“我不是撂下你，”她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我得接下这份去非洲的活儿，我们需要钱。”

“那我也能去，”哲迪诺夫说，这时他妈妈一把将他从一辆疾驶而过的挂车边上拽回来，“再说，一场革命和这辆车一样危险。”

“哦，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哲迪，上车，闭嘴，天快下雨了。”

“是的，”哲迪诺夫微微一笑，“总是这样。”

说完，他漫步走进夜幕中，从格雷斯特街转到霍华德街，再径直拐上凯瑟琳街。他很会识路。

二十分钟后，哲迪诺夫按响门铃，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他脑袋上。他浑身湿淋淋地走进客厅，声音刺耳地跟他母亲说：“你到了，又干燥又舒服，像地洞里的老鼠。”

“啊，哲迪，你说话怎么这么粗鲁！”马德琳气得发抖，“我真是哪儿也不能带你去！”

“看来最不能去的是非洲。”哲迪答道，吧唧一声坐到康赛塔最好的天鹅绒扶手椅里。

尽管女人们劝哲迪喝茶，逗他说话，但都不太成功，他拒绝擦干身子，也不要洗热水澡，就像吸附在海滨岩石上的藤壶一样陷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连妈妈走时也不吭一声（这最使大家难过）。他就这么一直坐着，像安静的客厅里一个滴着水的冷包袱。他拒绝温暖，像一个死去的星球无声无息地在自己的空间里旋转。

早上，哲迪诺夫说话了。

“我感冒了，”他说，“我喉咙痒，头发沉，没力气，还有点咳嗽。”



“这不奇怪，”康赛塔说，“你穿着湿衣服坐了一整夜。”

“我长了个瘤子。”阿莉说，友好地伸出自己的拇指给他看。

哲迪不屑一顾：“真难看！会传染吗？”阿莉于是改变话题，带他去花园玩。他们现在就坐在花园里，沐浴着阳光，看着蚂蚁在地上搬运着它们巨大的包袱。

阿莉叹了口气，不管是早餐的熏肉、煎蛋和青豆，还是花园里的小生命，都没法提起哲迪的兴趣。和他坐在一起就像一下子游到河流的深处：水突然变得冰冷，她的皮肤麻木了。

她抖抖身子，她得去找些乐子。她实在不情愿使出这最后一招，这是她留着日后用的，现在不得不派上用场啦，就在这儿：珍贵的、迷人的、不可抗拒的。

阿莉两级一步跑上台阶。她前面是庄严的老房子，外观是油酥甜饼一样的质地和颜色，她身后，台阶底下，站着哲迪。

“博物馆！不就是博物馆吗？”哲迪嘲笑道，嘴巴轻蔑地撇向一边。

巨大的玻璃门在他们面前打开（阿莉喜欢这玻璃门）。门内，指示牌指向四面八方，不过阿莉很清楚该往哪里走。

“恐龙！”她低语道。她退后，以便能完全感受恐龙齧着利剑般的牙齿时显出的力量，它看上去像是刚刚享用过一顿美餐。“自古以来生活在陆地上的最大的食肉动物。”下面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阿莉转过身，看到哲迪面色苍白。

“你看见那些牙齿了吗？看它们多像锯齿，多么尖利！像刀子一样尖利，这头老恐龙是食肉动物，它用这些牙齿撕开猎物的肉。好了，问点儿问题吧。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现在还没有，谢谢。”哲迪喃喃道，往下看另一件展品。

阿莉最喜欢这件展品，连说明文字也喜欢：“恐龙的脑袋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平静的口吻道出惊人的事实。

“你尽可以问一问，”阿莉满怀希望地说，“科学家是怎么知道不同种类的恐龙长得是什么样的，它们可是生活在一百多万年前的呀。”

“谁，恐龙还是科学家？”

“哈，哈，”阿莉笑了，“是恐龙，笨瓜。好吧，恐龙死后，它们身上柔软的部分腐烂掉了，剩下的全是骨头。骨头对历史研究很重要，所以，人们把骨头挖出来，重新拼凑起来，就可以看出它们原来长什么模样了。”

“我想等人类死光后，外星人会找到我们的骨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骨头没有在什么世界大战中被烧掉的话。你真的不能相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存在，连骨头也不能。”

阿莉目不转睛地瞧着哲迪的脸。“也许吧，”她说，“不过在世界末日来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要去看埃及厅，要去看食肉哺乳动物的标本，晚饭要吃巧克力奶油蛋糕。”



“哎呀，”哲迪皱皱鼻子，说，“我吃巧克力过敏。”

“那好吧，”阿莉叹气，“我们去看看木乃伊吧。”

埃及厅里有几口棺材，上面缀饰着彩色的鸟和棍子一样的图案，还有蜘蛛网一般的怪字。棺材里面躺着用香料保存的人体，都裹在布里，它们有几千年了。

阿莉为每个木乃伊都起了个名字，她特别喜欢第二号棺材里的“中年人”，他叫马克斯。“看这儿，”她对哲迪说，哲迪转过脸去不敢看，“这是他头骨的X光照片。”

她大声念道：“这个头骨缺了很多牙齿，其他的牙齿有虫蛀的迹象。其他的X光照片显示出关节炎的早期症状。看，从这儿你可以看见揭开布以后，下面的手叠在一起。”

一股酸水涌上哲迪的喉咙，他尽量不去想这些此起彼伏的厚布裹住的是什么东西。撕开布条后，躯体会不会四分五裂，像果冻一样变成黏糊糊的一团？

“你真古怪，阿莉，”他喘着气说，“你古怪得像……蝙蝠一样！”

“蝙蝠在另一个房间，”阿莉快活地说道，“是标本，它们呆在玻璃柜子里，里面是它们习惯的环境，小树木和小溪。你会喜欢贝特里丝的，它是我心爱的大弯翅蝙蝠，尽管它掉了一只玻璃一样明亮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儿像强盗，但我觉得它很有个性。”

“天啊，你能不能闭上嘴？哦，为什么老妈把我扔在这个荒郊野外？我身边不是死尸就是活的古怪鬼！”

“我才没你古怪呢，你这个难看的老鼠脸！”阿莉喊道，“呆在玻璃柜子里的应该不是你！”



“是的，”哲迪大叫，“和我老妈一起！”

两人同时在想哲迪的妈。这时她应该正在一口一口地吃着航空塑料饭盒装着的饭菜，每一分钟都离哲迪更远。

阿莉很难过，她想，哲迪更难过。

“对不起，哲迪，我不是那个意思——是——”阿莉舌头打卷，只好停了下来。

“没事儿。”哲迪转身走出展厅，阿莉听出他走得怒气冲冲，脚步声像掉下的砖头砸在地板上一样。

她闷闷不乐地瞪着马克斯。她告诉自己，马克斯会同情她的，她凑上前往柜子里细看。什么也没有。她经常感到的那种细流一般的恐惧——就像身体内部被轻挠一样——没了。马克斯不过是用布条裹住的一把老骨头，他的名字可能连马克斯都不是。

哲迪真令人扫兴，阿莉想。他什么都恨，连巧克力也恨。他像耳朵里的一团耳屎一样令人讨厌。

不过她又想起他湿淋淋地坐在客厅里，顽固地一动不动。她想，在她眼里，他还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次没完成的填字游戏。想看透他就像把他硬塞进一个瓶子里，总有一部分溢出来，乱七八糟的。

阿莉离开博物馆，没有看食肉哺乳动物标本，也没有看大弯翅蝙蝠。她走下台阶，思绪混乱，这就像她有时候在海滩上发现那些被海水冲上来的陈年鱼骨架一样，每样你都要看仔细，才分得清楚。

桦林湾的这个下午很安静。阿莉在花园里时，曾透过窗户看见过他那张苍白的马脸耷拉着。阿莉想他可能



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口用不粘胶贴着一张匆匆写就的纸板,上面写着:“流感加重,请勿打扰。”

当天的晚餐特意为哲迪接风,餐桌上摆着祖传的白色绣花餐布和银餐具。兰斯洛特用鼻子把自己的椅子顶过去,挨阿莉更近一点儿,然后跳上去。阿莉给它的盘子装食物时,它急切地抖着身子,友好地朝阿莉叫了几声,看看她给自己多少。

哲迪进屋时先瞧见了银餐具,接着看见了兰斯洛特湿淋淋的大嘴。

“你们不是开玩笑吧?”哲迪说,厌恶和感冒让他嗓子变得沙哑起来,“这畜生要和我们一起吃饭?”

“兰斯洛特先生很懂礼貌,”康赛塔不以为然地说,“它吃东西总是吃得干干净净。”

“你们不知道狗会到处传染疾病吗?它的一滴水就可能带有几百万个细菌。你会得狂犬病或破伤风,你会像树一样僵硬,透不了气。狗爪上的一撮毛里就会有一千个包虫囊蛋。”

“什么是包虫囊蛋?”阿莉悄悄问道。

“包虫囊蛋会长成灰色的长虫,呆在你的肚子里,你没有来得及消化吃下去的东西,它们就全给你吃光了,你会变得越来越瘦,然后你就死了。”

阿莉瞪着兰斯洛特。兰斯洛特是她的朋友,它小的时候就和她住在一起,分享她的洋娃娃,她的拖鞋,她还把自己的玩具熊和闹钟放到它睡觉的篮子里,这样它就不会想妈妈了,难道兰斯洛特会传染破伤风?难道它浑身是虫蛋?难道它会传染狂犬病?



“哲迪诺夫，”康赛塔温和地说，“我想我们还不至于大难临头，我倒认为我们更有可能受到鲨鱼的攻击，或挨雷劈，或被一只腐烂的信天翁尸体击中，而不那么容易被我们的兰斯洛特传染上什么病。”

阿莉高兴地噓了口气。她妈妈真会抚慰人，说话总是恰到好处。

哲迪很生气，他盯着兰斯洛特席卷完法式肉汤，开始向烤肉进攻。它只溅出了几滴汤汁，其中一滴飞到阿莉的脸上，兰斯洛特轻轻地把它舔干净。哲迪干呕一声，用手盖住嘴巴。

阿莉恨不得揍他一拳，她朝妈妈望过去，希望她再发表一些简洁的高见，让他变得正常点儿。

可康赛塔一言不发。她用老到的眼光看着哲迪。作为一个作家，她已经习惯对付那些难缠的故事人物，尤其是在故事开头，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很不听话，不服从她的安排，躲在门后生闷气。有时他们简直无法无天，要他们当银行家，他们偏要做音乐家，要他们脾气暴烈，他们却温温柔柔，于是，她不得不改动整本书——或采取更重大的举措。现在她看着哲迪撅起的嘴和悲哀的眼睛，心想要是她采取某种重大举措，对他这样的男孩子会不会有效。

“哲迪诺夫，”她终于开口道，“你愿不愿明年还呆在桦林湾？”

哲迪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一定要我说实话吗？”

“是的。”

“嗯，对我来说无所谓，不过我不喜欢和陌生人呆在



一起,我想去非洲——我从来没去过那儿。”他的肩膀沮丧地垂下来,灰色的眼睛闪过一点亮光,像阴影下的海水,“不过,我想我呆在哪儿也不会很快活的。”

一阵沉默,阿莉想安慰地握握他的手,但他看上去那么封闭,你不能去碰他。

“我知道一个地方,在那儿你会觉得有趣些,”康赛塔掰断一大条面包,说,“对那些需要换换口味的人们,或者说需要换种眼光看生活的人们,我常常——推荐这个地方。”康赛塔若有所思地咀嚼着面包。

“你说的是那座海岛!”阿莉大叫。

“可能是吧。”康赛塔答道,神秘兮兮地朝哲迪微微一笑。

阿莉听说过那座海岛,像她妈妈一样的作家常把那些“死硬”人物打发到那里去。“去,学规矩点儿!”康赛塔冲着他们不服气的背影说。“去,另写一本书!”他们掉过头来,顶嘴道。不过他们还是不得不去了那座海岛。

阿莉从未听说有谁从海岛回来。不过她妈妈仍然说那是个美丽的地方,闪亮的海沙,古老的岩洞,还有学校,那些故事人物在那里学习怎么循规蹈矩。不过康赛塔谈起海岛时,总有点含含糊糊。故意的,阿莉是这样怀疑的。

阿莉只听到过两个人谈起那座海岛——她妈妈和管理那座海岛学校的汉克尔小姐。阿莉记得她们凑在一起低声细语,和汉克尔小姐偷偷摸摸的眼神。阿莉心跳加快,她感到一种刺痒像一阵冷气顺着她的脖子往下滑。

哲迪大声地擤鼻涕。“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他质问



道,“海岛在哪里?”

“哦,离这儿不太远。”康赛塔说,“只要航行几天就到了。”

“几天!”哲迪圆睁双眼,“可是——我不会划船,也不太会游泳——”

“不,不,不,这都可以安排。麦克古尔船长会带你们去的。当心点儿,他有时做事像在梦游。”她笑了,“老麦克古尔太心不在焉,有一次他把一个乘客扔到海里,却把一个破篮子放到甲板的帆布躺椅上,不过他们很快把那个乘客捞了上来。”康赛塔发现哲迪吓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便安慰道:“海岛那真是迷人,热带风光,你知道,有高大的、长满叶子的棕榈树,暖暖的微风充满了芳香。”

阿莉和哲迪你看我,我看你。

“不过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度假胜地吗?”哲迪问。

“可以这样说吧,”康赛塔微笑道,“需要调整自己的人们正好可以去那里,我向你们两个推荐它。”

康赛塔看了看阿莉,点点头,继续说:“假期快到了,在这里或在那里呆上一个星期关系不大——我想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换换空气,你们觉得怎么样?”

一阵停顿。兰斯洛特吃完饭,抓抓地板,打了个嗝,走了。沉默在继续。

阿莉想着即将到来的长长的假期,仿佛看见自己拿着笔记本在花园里转悠,去博物馆看看,偶尔到电影院消遣,和兰斯洛特散步,孤独的日子。她叹气。

“我敢肯定你们会在那里发现几个有意思的人,”康



赛塔说，“比如说克利夫·罗伯逊。”

“克利夫！他是去那儿了吗？”阿莉大叫，她转向哲迪，“克利夫，呃，今年和我们呆了一段时间。吉他弹得棒极了，他有做通心粉酱的秘方，让你吃得耳朵冒烟！”

阿莉看见妈妈皱起眉头。实际上，克利夫应该是律师，脾气火爆，爱捉弄人，脑子快得像计算机——是康赛塔上本书里精力充沛的主人公。可现在他却变成拥有音乐方面的才华，穿着拖鞋在房子里游逛，嘴里唱着歌，总忘记刮胡子。阿莉非常喜欢他，可妈妈认为他不可救药。

康赛塔开始收拾饭桌，从冰箱里拿出巧克力冰淇淋蛋糕，递一份给哲迪，可哲迪根本没注意到。

哲迪的内心正在作激烈而痛苦的斗争，脸色也因此变得很苍白。他感到像触了电似的，似乎有人把一个电开关正放进他的胸口然后打开，他努力地深呼吸。他想，桦林湾是个鬼地方，不过海岛会怎么样呢？他相信眼不见不为实，在这里他对海岛的了解少而又少，这两个人“推荐”它——可他和她们一点儿都不熟。

做一个小孩，哲迪想，就像在玩一场别人说了算的游戏。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自由行动，你甚至可以赢钱，但钱永远是假的。不管你多么认真努力，那游戏永远不是真的。在别的地方，真正的游戏，成人的游戏一直在继续。

哲迪看着冰淇淋在盘子里化掉，流淌。他在想。是留在桦林湾，还是去海岛，这不是一种真正的选择——或至少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它们都是大人为他定下的，和他真正想做什么，他想为自己的生活选择什么，没什么关



系。

哲迪的眼睛刺痛起来，尽管吃了晚饭，他还是觉得肚子空空如也，空得像一片阴影，像一块玻璃，他看见自己正在一片宽阔的海面上，仿佛一块旧木板随波逐流，鱼儿啄一下他的脚又游开去，他漂呀漂呀，海水把他推向哪儿，他就去哪儿。

第二天早上，哲迪过了午餐时间才下楼来。“有那海岛的介绍吗？”他漫不经心地问。

早晨灿烂的阳光直射在餐桌上，柠檬果酱变成透明的了。

“没有，”康赛塔微笑道，“你得相信我。”

答得好，哲迪想。捉起迷藏来了。哎哟，到悬崖边上来了。

“好吧，”他疲倦地说到，“我去。”

“你觉得哲迪会理解海岛，我是说，那些故事人物吗？”阿莉在花园里找到康赛塔，问她。

“别忘了他的妈妈也是个作家，”康赛塔答道，“他会没事的。他血液里流动着一种魔术，尽管他现在还不知道。”

“反正，我要去海岛，肯定的。”阿莉勇敢地微笑道，可身子却在发抖。

“我会想你的，宝贝，不过不会去太久的。”

康赛塔拥抱阿莉，可阿莉仍在想，就算在岛上，时间过得是不是也像在这里一样无聊呢？





航海惊魂

哲迪正在梦见海水。在平坦的茫茫大海上，哲迪这只鸟儿一动不动地呆在一块暗礁上。他开始变小，就像你告别后，走得越来越远，他变成了一个小颗粒，海洋越变越大，直到漫过天边，哲迪正在消失，他醒来，感觉不好。

砰！写字桌猛地撞到他的小床上，哲迪眨眨眼睛，瞪着头顶上弧形的镶板墙面。卷好的防水布和救生圈整整



齐齐放在架子上，哲迪一下警觉起来，但同时又放下心来。

在海上漂荡了四天，哲迪仍惊讶自己怎么会呆在这个充满柴油和鱼的味道的怪房间里，不过当你醒过来，发现地球重力消失，东西怎么都放不稳，就更加令人惊讶了。船令人恶心地一颠，房间上升，写字桌滑到那边的墙去，救生衣的袖子自动打开，软软地挂在架子上。

房间里暗了下来，哲迪看看手表，本来说下午只休息一下，结果却打了个长长的盹，很快就要吃晚饭了。一想到要吃东西，哲迪脸苦了，他坐起来，但抓不到小床，眼前的世界又摇晃起来，胃像一只解锚的船，漂离肚子。外面传来一阵很大的劈啪声，好像成千上万个迷路的孩子在拼命捶打窗户，不过哲迪很怀疑这不是人手干的，而是雨，是海浪在拍击小船，他们正碰上一场大风暴。

他本可以指出这才是在海上碰到的真正的危险，可实际上没人相信他，现在好啦，他的小命很可能就要完了——这年轻的世界里一向阴天多云，还亟待着阳光的到来呢。总是这样。他阴郁地瞧着救生衣，这时阿莉闯了进来。

“哲迪！”她喊道，船晃了起来，她不得不紧抓着门，“到甲板上看看，大浪有房子那么高呢！”

一阵大风随着阿莉冲进来，桌上的纸张跳起了舞，救生衣的袖子互相拍打，在阿莉身后，哲迪看见一片黑暗、破碎的天空。

哲迪一言不发，穿上雨衣，跟着阿莉来到甲板上。暗灰的天空一头扎到大海里，船升起来，又跌入巨石般的海



浪中间，他们紧紧攥住栏杆。雨水狠狠冲向他们的手和脸，刺痛他们的皮肤，在沉闷、浮满泡沫的海浪上砸出片片斑点，而海浪却像巨人一样在他们身边赫然站起来。

“好像这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俩了！”阿莉的声音盖过风的呼啸。

船滑上一个浪尖，哲迪瞪着远处一片无缝的灰色，颤抖着。“我要去见船长！”他大叫。

菲利克斯·麦克古尔坐在舵柄后，一手把舵（不过哲迪怀疑他只是在抓紧舵柄以免摔跤），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打开的那页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线条。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读书？”哲迪愤怒地大喊。

船长让他看书封皮，是《台风》，约瑟夫·康拉德写的。书名下是一幅巨浪的图画，和现在包围着他们的大浪一模一样。

“我正在找点儿灵感，”船长快活地说，一根粗拇指戳向书页，“真是个棒水手，这个康拉德老怪物，不过话说回来，书里说的你不能全信，我想。”他挠挠脑袋，“瞧，按这里说的，我们可以把船偏离航线一点点，这样就可以避开风暴，或者说，绕开它。”

船猛地撞在高陡的浪墙上，阿莉没抓紧栏杆，滑倒在舵柄旁。

“风暴诡计多端，”船长同情地膘了一眼阿莉，“哎呀，我们是碰上麻烦了，千真万确，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风暴——这肯定是一种预兆。”

“什么预兆？”哲迪在雨中喊道。

“要发生的事情，小伙子，哎呀，要发生的坏事情。”



哲迪转动眼珠子，他敢肯定，此时他的一生正如放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闪过。他看见了自己是个小豆点儿时长的什么模样，他第一次在孟买走丢时是怎么哭的，然后他死了。

阿莉一骨碌爬起来，冲回到栏杆边。她抓住栏杆，面向大海，头往后仰，两腿叉开。哲迪看见她嘴唇在动，他倾身向前，听见一阵亢奋而愉快的高唱，他吓坏了，瞪着她像一只狂躁的海鸥一样挥舞胳膊。突然，她转身面对他，满面发光，在暴风雨怪异的绿光的映照下，她变成透明的，不真实的。哲迪突然觉得自己已经给吓死了，正漂向一个疯狂的幽灵国度。

“就像坐过山车！”她喊着，“又像在弹子机里！”她合着波涛滚涌的节奏摇晃着身子。

“当然，它们和风暴有相同之处，”麦克古尔总是显得那么笨拙，“哎呀，俗话说，我们是不同的鱼，在同一大海里游泳，比如说我吧，我就不喜欢浑身弄得湿湿的，是的，先生。”

“那，你为什么又当了水手？”哲迪问。

麦克古尔表情狡黠：“不是我想当，是有人替我做了这个主。”他皱起眉头，狠狠地瞪着自己的膝盖。

哲迪阴郁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可转念一想，麦克古尔是个长着胡子、头顶秃了一块的大人，如果像他这样的人都不能自己做主，那这个世界真是太奇怪了。不过，他现在还无暇考虑这一问题，风在怒吼，海浪在翻涌，要将他吞没。当前最紧要的是生存问题。他记起来了，他以前考虑过很多次生存问题。他心里一闪：其他人除了生



存——拼命抓住生命的栏杆，只求安全和温暖，是不是还做别的？也许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要做更高尚的事情。不过这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船斜向一个波浪，哲迪又想起了暴风雨。他看见阿莉古怪地摇晃身体，麦克古尔的浅蓝色眼睛梦游一般盯着星空，他料定他们没有多少希望逃得过这场劫难。

哲迪摇着船长的肩膀。“喂，”他质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麦克古尔咧嘴笑了。“冷静点儿，年轻人。”他抖抖身子，“我说过了，我们可以偏离航线一点点，不过又该往哪个方向走呢？该怎么找到原来的路线？我和这条老船只知道一条路线去那座岛——从辛巴达还在船上当小差开始我们就一直走这条线。”

阿莉朝他们弯过身来，他停了一下。“照我看，”他继续道，“这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天气。”他定定地瞧着灰色的远方，眼神如没上栓的窗子，荡来荡去。

“可是，看在上帝分上，不是有罗盘、雷达和回声探测器这类东西吗？”哲迪喊道。

麦克古尔一副厌烦的样子。“我从来弄不懂这些东西，我总是对其他事情更感兴趣，就像贝壳，你知道，我收集的贝壳真不错呢。”

阿莉停止了摇晃，好奇地看着他，“你那个作家跟你介绍大海的时候，难道你不听吗？”

“哪样中我的意，我就听哪样，其他的就这样过去——”他一只手拂过脑袋。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只能当个海岛上的水手，而不



是书里某个著名的船长。”阿莉咧嘴笑了。

“哎呀，就是来回接人送人嘛，我喜欢的就是这个。我的主人要我在故事里看地图，作研究，可我一点儿不感兴趣。俗话说，本性难改嘛。”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哲迪喊叫道，急乱地看着那两个人。这世界疯了，没错。大海淹没了天空，船长疯了，这个女孩，唉，她那张唠叨嘴里能说出什么像样的话呢？

老天爷，真是不可思议，现实终于变得越来越可怕，超出了他的想象。

“我们会渡过难关的！”阿莉朝哲迪尖叫，“随着波浪摇晃，想象你自己是一只海鸟，正随风翱翔！”

哲迪在晕糊中突然看见了一只鸟，身边的海浪越涌越高，如山峰，如悬崖，一股胆汁涌上喉咙，他闭上双眼。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晕了过去。

黎明来临，天空上升到原来的地方，大海下沉，只微微涌动，天空和大海之间横着一条细线，如刀割一般笔直。太阳初升，这条线在闪亮，在舞蹈。

哲迪睁开一只眼睛，舒展身子，四下张望。小船沐浴在阳光之中，充溢着新泡茶的清香，他感到了一丝乐观，心想那些自称刚从地狱回来的人们会不会就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阿莉端着热气腾腾的茶缸从甲板上下来，大叫道，“我们渡过了难关。不过说实话，我有一下子以为这船会炸开呢。最糟糕的时候，麦克古

尔开始拉起水手的劳动号子，唱的是水手淹死，寡妇哭啊哭的。”阿莉笑了，把哲迪的茶递给他。

哲迪气恼地动动身子，他才找到一点儿宁静的感觉，现在全被破坏了。为什么这女孩的感情总要这么外露呢？她为什么一定要想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哲迪感到自己心里沉甸甸的，像浴缸装满了水，却没人来拔掉塞子。甚至他的名字，哲迪诺夫，你也得一字一顿地发音，就像圆喇叭上的一个低音符。他知道，妈妈把他想象成一个芭蕾舞演员，口衔玫瑰，充满艺术魅力，可他却成了交响乐中最低沉的一个音符，没有跃起的感觉，感到的只是地球的重力。

可阿莉还在絮叨。“哦，真棒，那种力量和愤怒在你血液中啾啾流动，就像接通了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强大极了，像在风中怒吼的狮子。”

“你的模样就像一个疯子在风中朝我怒吼。”哲迪说。

阿莉啪地把茶杯顿到桌上。“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扫兴？”她嗤声说道。

“你刚和死神握过手，为什么还能那么兴高采烈的？”哲迪反问道。

两人沉默地吸着茶水。

过了一会儿，阿莉说：“不过你是不是真的想过我们会被淹死？如果我妈妈觉得危险的话，她是决不会把我们送到海岛上去的。”

哲迪叹了口气。这女孩怎么这么相信另外一个人呢？真滑稽。“你知道，你妈妈无法控制这个世界，意外总会发生的，就像这场令人愉快的、安全的小风暴。看在



上帝分上,我们不全是她那该死的书中的角色。”

阿莉不安地挪挪身子。有时她的确想过她妈妈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她觉得不安。妈妈当然总是很厉害的:她们决定你去哪个国家,你呆在哪家旅馆,她们培养你吃饭的口味,替你选定衣服。不过,如果你的妈妈同时还能创造人物,嗯,那你得停下来好好想想。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自己呢?她,阿莉,当她出生时她是她自己吗,一张白纸,一点儿别的都没有?如果你妈妈是个作家,你想问题的方式肯定就会与众不同。等她回家后,她一定要和康赛塔谈谈这个。她打冷战,意识到家似乎已在千里之外。

一只海鸥盘旋、俯冲,它粗厉的叫声撕裂空气,像在宣告什么。

“看到了吗?”船长朝他们走过来,一边喊道,“那只海鸥告诉我们陆地快到了,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就会看见海岛,要不我就不叫麦克古尔!”

他搓搓双手,咧嘴笑了。在暗淡的晨曦中,他短短黑色胡茬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就像他的脸被弄脏了。哲迪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衬衫是灰色的。

“今天早上我们感觉怎么样?”他嗡嗡地说,“小姑娘看上去对我们的历险感觉不坏,不过哲迪,你看上去瘦了点儿。”

“我妈妈说,我壮得像头狮子。”阿莉骄傲地说。

“阿莉一点儿想像力都没有,”哲迪嗤之以鼻,“她想象不到淹死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什么叫水的坟墓。在她眼里,它们都不存在。而我呢,我想像力很丰富,昨晚

我刚刚度过一生中最不舒坦的一夜。”

“哎呀！”麦克古尔叹气道，他常常在说话时走神，此时他更感兴趣的是美丽的清晨。不过他觉得现在时候到了，他应该找到一句谚语，给谈话划上圆满的句号。“对一个人有利未必对另一个人也有利，”他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非常得意，踱步走开去准备早餐。

是阿莉第一个发现水中升起一团黑影。它像一个突然出现的问号，截断了平滑的地平线。阿莉皮肤开始刺痛起来，现在这感觉还有点捉摸不透，海岛露面了，冷静而深不可测。

哲迪悄悄靠上来，离阿莉不远，他们一声不吭地靠着栏杆，极目远眺。

“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可以摘椰子啦！”麦克古尔站在舵盘后，喊道。

不过当他们越靠越近时，只看见海岸边高耸的灰色悬崖，黑色的暗礁从水中猛然升起，一圈暗礁配上一片鹅卵石海滩。悬崖如此流畅地从海平面升起，阿莉看得目不转睛，觉得一股隐隐的冲动如暗流一般在体内升起。

她打个冷战，小船围着悬崖打转转，被浪尖冲进浅水湾峡中，一切突然阴暗下来。小船突突地冲过哗哗的海水，阿莉觉得那些坚固的岩石对他们毫不热情。

她又想起了妈妈。康赛塔现在正坐在床上，品着茶，兰斯洛特也会在那儿，它爬上枕头，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睡篮弄得乱七八糟。

阿莉的心被什么猛拽了一下，她瞟了瞟哲迪，他的表情和头顶的花岗岩悬崖一样生硬。突然她觉得特别特别



地孤独——以前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当然她现在和学校里的那些孩子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了——她觉得古怪,与众不同——不过她总会找到并依靠一个熟悉的人。在这儿,每个人都是陌生人。她想知道哲迪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

她抬起头,发现海岸线在变,花岗岩悬崖变成郁郁葱葱的柔和的小山,一丛丛的树木铺满平滑的山坡。阿莉瞟见青绿中跳动着一块块的亮斑,小船绕过海岸往北,阳光照亮海岛,如聚光灯一下照到了舞台上。

阿莉和哲迪眨巴着眼睛,眼前的海岸点缀着棕榈树,它们弯弯的手臂朝他们伸过来,沙滩闪着光,树叶闪着光。阿莉旅行过多少次了,但从未见过大海有这样的颜色,那么湛蓝,就像无数颗蛋白石在熠熠发光。

在海滩的另一边有码头,小船朝它驶去。

“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麦克古尔船长大叫。

“……俗话说……”哲迪和阿莉同时低声说。五天来第一次,哲迪笑了。

5 海岛的秘密

海岛状似一轮弯月，因为蛋白石海滩（阿莉给起的名）像天狗咬月亮一样把海岛北边啃去了一大块。近海滩处有一座小山，被九重葛染成了紫色，麦克古尔船长就住在上面，从那里，他可以饱览大海的景色；从围绕房屋右边的走廊，他又可以看到城镇的另一头。

从麦克古尔的房子眺望，城镇在蓝天下闪闪发光，它高高地盘踞在山坡上，白色的房屋顺着地形的起伏高高



低低，迂回曲折，一条长长的白色台阶整整齐齐地切入土地，从小镇一直往下延伸至海湾。

小镇以东是甘蔗地、橘林和香蕉园，山坡高处生长着肉豆蔻、细香葱和多香果。（麦克古尔说，闻到多香果珠芽发出的香味，你就知道这是多香果树，一定不会错的。）海岛东北角是雨林，青苔如小小的绒爪爬满崎岖的岩石，整个雨林葱郁而柔和。

海岛的这半边是凹进去的海滩、绿色的田野和森林，总是沐浴在阳光中。在海岛的另一头，即月亮凸起的背面，终日见不到阳光，像藏着一个秘密，只有几块青草地爬在花岗岩悬崖上，高陡的悬崖隔断了日光，在那些深深的谷地里是黑得像蝙蝠翅膀一样的洞穴。麦克古尔说从没有人探访过海岛的这一面。人们说这些山洞很危险，你不能闯入那片黑暗。岛上的人们有一种感觉——从不说出也不谈论，但却强烈无比——没有南边那片神秘的黑暗，就没有北边仁慈的阳光。

“我都成了一棵冒蒸汽的树了！”哲迪喘息着说。

热带的空气沉重而凝滞，片片白雾悬挂在空中。哲迪舔着从嘴唇冒出的汗珠，跟着阿莉和麦克古尔张望。他们正快速爬上山坡，哲迪听见阿莉兴奋地谈起一种植物什么的，她可能连汗都没出呢。

海上的轻风已经离他们很远了，现在的空气厚重、甜腻，你好像张口就能咬它一口。

“没有哪个地方，”哲迪咕哝道，“连埃及的沙漠都没这么热。”

这种热不是燥热,那种强烈的阳光用一片阴凉就能隔断。这种热气湿润,包围着你,像动物暖暖的呼吸,它能凝成水珠,像泪珠一样挂在叶子边沿。

阿莉努力赶上前面的船长,她假装没听见哲迪的嘟囔,不过这热气也让她十分意外,它陌生、浓厚、绵延不绝、挥之不去。空气中不时飘过鸡蛋花和丁香的味,令人心颤的蝉声一阵又一阵,像心跳一样有规律。

“等等我!”哲迪吃力地爬过灌木丛和树根,一边叫道。

麦克古尔船长在前面大步流星,他粗大的手掌一会儿扯开藤蔓,一会儿拍向稠密的蕨类植物。听到哲迪的叫声,他停下来,回头张望。

“就快到了,”他说,“只要翻过这座小山,你就可以大饱眼福啦,小伙子!”

“这里总是这么热吗?”哲迪大口大口喘气,问道。

“差不多吧,”船长满面笑容,似乎这是个好消息,“连蜥蜴都得不断挪窝,要不就会融化掉的。不过每天下午都下雨,倾盆大雨,然后辣辣的太阳又出来。雨停后,每样东西都会发光,像给擦得亮亮的。啊呀,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小岛,就是这里。”

船长张开双臂,像是要拥抱整个地平线,他双目炯炯,一旦上了海岛,他的迷糊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头扎在灌木丛中,好像螃蟹在沙土里忙碌地转来转去,好像这里就是他的家。

现在树林在头顶上渐渐形成顶盖,在这绿色的通道中,蝉嗡嗡地鸣叫。阿莉看见绿鹦鹉、红鹦鹉在林间闪



过,她停下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落在她的手臂上。

“瞧,哲迪!”她喊起来。阳光下,蝴蝶如绿宝石闪闪发亮。

汗水如溪流般顺着哲迪的脸颊淌下,鬈发粘在脑袋上,她想起了他们见面的第一个夜晚,她瞧着他不舒服地扯扯背包的背带,那塑料背带在他湿漉漉的肩头直往下滑。

“我们不能等出租车来吗?”他嘟哝道。“热死人了,”他继续道,“你们知道,这地方到处都是病菌,到处都是细菌生长需要的美餐。”他一巴掌拍向大腿,再细看自己的巴掌,一个硕大的蚊子瘪瘪地贴在上面,还有血迹。

“妈哟!”他夸张地叫道。他打开背包,拿出一个标有“奎宁片,适用于疟疾”的瓶子,吞下两片,无可奈何地继续爬山。

巨大的蕨类植物和树根一样粗厚的缠人的藤蔓很快淹没了阿莉和船长,哲迪一脚绊在一个树根上,摔了一跤,他干脆躺着不动。“小男孩在热带丛林中失踪,”报纸的头版头条会这样写道,“被母亲遗弃,被蚊子吞噬,终致饿死,母亲悲痛欲绝。”这样她才懂得,她应该把他像包裹一样随时带在身上,把他放在最舒适的地方。

不过想象自己的尸体在热带的阳光下溃烂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想象自己死去,以惩罚另一个人。如果他真死了,他妈妈可能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哲迪常常生动地编织出自己死亡的动人图画——潮水涌来,他却被困在一块岩石下,或被毒蛇(这岛上肯定有成千上万条)、或被大白鲨吞



吃掉。太生动了,以至于他在半梦半醒中回过神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完好无损。不过他知道,死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死神迟早会找到他,把他打倒在地。他活不过四十岁,这是肯定的。

好吧,瞧瞧他父亲——他就是四十岁时死的,人人都说哲迪像他爸。“一个模子出来的,”他们说过,“他的鬈发就是从他爸那儿来的。”(当哲迪还很小时,他常常想,也许爸爸就是因为长着鬈发才变成秃顶的。)

“哲迪!”传来阿莉的声音,“快点儿!你在干吗?”

哲迪叹口气,翻身爬起来,察看膝盖,那儿破了皮,该死,他一瘸一拐地朝声音走去。

将近山顶时,他看见阿莉,她的头发湿淋淋地紧贴在耳后,光滑、平直,她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哲迪的心沉了下来。

“来呀,”她说,“来看看房子。”

麦克古尔船长立在一小块空地上,大丛大丛的肉豆蔻包围着它,像鲜艳的糖纸包裹着一颗糖。

每一面墙涂的都是亮色,但都不一样,甚至不太显眼的门框、窗台、优雅的百叶窗的每一横条都是色彩各异,从蓝色到金色到屋顶的夕阳红。这屋子就像一道近在眼前的彩虹,是阿莉见过的最可爱的一间屋子。

他们爬上走廊,转身和船长一起欣赏眼前壮观的景色。椰子树和木兰树融成一片翠绿,像席垫一样铺向大海,点缀其中的是硕果累累的荔枝树,一簇簇荔枝果如红色的小眼睛在闪烁。如血的红色植物绽开白色的花朵,有些树的叶子很奇异,橘红的、粉红的,就像花瓣。



阿莉断定这是个最充满生机的地方。

“我该把太阳镜带来，要不眼睛会给晃瞎的。”哲迪喃喃自语。他眯眼打量着这片景色，周围五彩缤纷的背景衬得他的脸色更加苍白，月亮似的苍白。他像一头身虚体弱的夜行动物，佝偻着背，低垂着头，好像周围的光芒会整个儿把他吞吃掉似的。

船长潇洒地打开门。“欢迎光临寒舍！”他瓮声瓮气地说。

屋里却凉快得很，令人精神一振。前后门都敞开着，似在友好地欢迎客人。带遮篷的阳台使穿堂风凉快下来。

阿莉走进她认为是客厅的房间，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一把藤椅中。

她快活地长出一口气，心想，在这里真像呆在家里一样，这种如此自在的感觉令她吃惊。地板上那张旧海草席垫就像是她的（连垫角上的那片茶渍也那么熟悉），舒适的藤椅和浓重的鸡蛋花香从窗户飘过来，也都是那么熟悉，但仍令人激动，似乎它们从她体内的某一深处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她坐在藤椅里，嗅着热带植物的芳香，脚拇指玩弄着一根从席垫上松散出来的海草，兴奋和自由使她变得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船长从厨房出来，使劲搓着手，期待地看看阿莉，又看看哲迪。“嗯啊，伙计们，午饭来个‘糊鲁他得马儿’怎么样？吃鱼能让你聪明，俗话说。还有，一蟹在手胜过两蟹在锅——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糊鲁他得马儿’是什么呀？”哲迪疑心起来。船长



又钻进厨房不见了。

“海里的水果。”阿莉答道。她曾经在意大利一座海港呆过好几个月，自认为已经遍尝在地中海里游来游去的所有海鲜。（当时她妈妈在为《迷人的旅行》写一篇《西西里岛的海鲜美食》的稿子。她长胖了六公斤，说话也开始像个渔妇，不过那篇稿子倒是很受欢迎。）

哲迪还是一头雾水，阿莉只好进一步解释道：“就是一种拼盘，有蟹、贝壳和其他东西。”她认为现在不说出来更好些，尤其是对哲迪这样的人。

可哲迪不饿。他觉得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吃饭。走路、看地图、和陌生人说话，这些让他没了食欲。他计算过，他长这么大，共吃了一万三千一百四十顿饭。这个数目是根据他一天吃三顿饭算出来的，当然，在那些臭气熏天，鼠虫乱窜的国家他是很难一天吃得了三顿的。在那种地方，唯一活下来的方式就是吞下维他命，坐在那里等着这个国家改善它的饮食状况。

“我饿死了，”阿莉说，“我能吃下一头鲸鱼！”

“年轻人，这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进嘴的，”船长从厨房里哼着曲儿出来，“这些鱼新鲜着呢，你们得满盘子追它，才能吃上嘴！”

阿莉咯咯笑了，瞟了一眼哲迪。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边，沉重的航空背包还吊在肩上。阿莉生气地想，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洗碗槽边上的湿抹布一样没劲儿。她在椅子上动了动。对她来说，哲迪的存在变成了一片阴影，缠着她，让她躲不开。他那坑坑洼洼的双腿好像暗示他活不长了，加上他的阴郁，她心头笼罩着一片乌云。



他让她感到又生气又抱歉。

她下定决心，不能让他败了我的兴，一定不。她朝他皱了好一会儿眉头。

哲迪生气地回瞪她一眼，开始扯扯背包，看看擦破的膝盖。

船长又从厨房晃了出来。“顺便说一下，”他漫不经心地说，“我答应过让你们看看我收集的贝壳，”他指指靠墙的一个大玻璃柜，“我弄吃的时候，你们可以好好看一看。如果来个自我评价的话，我收集的贝壳最丰富多彩，最能启迪智慧。”

柜子有六层，每层都摆着好几排像星星一样闪亮的贝壳，发出珍珠母一样柔和的光线，大的如椰子，有些花纹繁杂，像苍白的胡桃。哲迪打开一扇玻璃门，犹豫了一下，拿出最大的贝壳：

它奶油色，又透出粉红，状似一只鸟张开巨大、光滑的双翅在飞翔。哲迪仔细端详，他几乎能分辨出一张脸被大风吹得平瘪而紧绷，他打了个冷颤，但又舍不得把它放回柜子里去。

“是蝙蝠！”阿莉紧贴着他后颈吓唬他，“看，它鼻子瘪瘪的，耳朵尖尖的——看，就在头顶那个地方，蝙蝠我在哪里都认得出来！”

哲迪气恼地咕哝着。现在看上去它的确像一只蝙蝠，甚至那对翅膀也像在扇动。他努力想找回最初的感觉，但那蝙蝠的鼻子和大眼睛越来越突出。在哲迪看来，这一变化使这贝壳变成了阿莉的宝贝，是她发现的。气恼刺痛他的心，就像有只拳头堵住了他的喉咙。

“啊！大维斯帕提利奥。”船长在他们身后叫道。他的大手搭在两人的肩上，兴奋地凝视着哲迪手上的贝壳。

“维斯帕提利奥，”哲迪重复道，“是拉丁语，蝙蝠的意思，是吗？”

“是的，叫大蝙蝠。”麦克古尔说，他瞧瞧哲迪，“照你这个年纪，你懂的东西可真不少，呃？”

哲迪耸耸肩，不过阿莉看出他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我读过很多医书，”他解释道，“传染病和瘟疫常起拉丁名字，像我这样经常旅行的人就会了解它们。”

“哦，”船长又回到他钟爱的话题，“你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贝壳，只有在这座岛上才找得到大蝙蝠贝壳，这种呢，又是最大的一种。”船长突然低声说道：“他们说这种贝壳来自大洋，守护着它的秘密。”他睁大眼睛，似乎想透过贝壳看到海洋的深处。“岛上到处都有蝙蝠贝壳，”他的声音恢复正常，“就在街边墙上的玻璃箱子里，这样人们可以停下来观赏它们，想一想它们的生活，再继续走路。”

“这习惯够古怪的，”哲迪说，他并不盼望见到那些盯着蝙蝠看的古怪居民，“他们干吗要那样做？”

可船长仍沉醉在自己的贝壳中，并不理会他。“好好欣赏其他的漂亮贝壳吧，”他催促道，“比如说，这种蝴蝶贝壳肉可以做很棒的咖喱杂烩汤。”船长迅速地望望哲迪，又望望阿莉，他的胸膛心满意足地膨胀起来。“以前没开过这样的眼界吧？‘一贝及时救头痛’（本来是‘一针及时胜九针’，英语谚语，译者注），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吧。”船长把午餐摆在一张黄瓜绿的桌上，热气腾腾的碗中冒出香喷喷的烤鱼（和其他东西）味。旁边几十个带壳的贻贝摆在棕榈树叶铺就的垫子上。

“真正的宴席，呃？”船长笑逐颜开，开始从冒热气的碗里给大家盛食物。

哲迪看着他的碟子，那些小鱼像沙丁鱼，面团里包的是一片片海绵一样的鱼肉。他怀疑地用叉子戳戳，想问：“这是什么？”但他害怕听到答案。依他看，食物不该混在一起，每样东西原来是怎么回事，煮好后也应该是怎么回事的。

“章鱼的味道怎么样？”船长问。

没错，面团下面露出蜷曲的触角，像手指一样扭曲、耷拉着，顶头是一排紫色的吸盘。

“有些章鱼的触角能长到二十米长哩，”船长将一根触角抛进嘴里，快活地说道，“能绕你的脖子一百圈，不过这些是小章鱼，今天早上我的朋友克鲁索才抓到的。”

“鲁滨孙·克鲁索（英国作家笛福的名著《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男主人公，译者注）？”阿莉问，她的叉子停在半空中。

“是的，最初的那个，”船长答道，“因为他不同意他的作者那样处理海滩那个情节，就给打发到这儿来了。告诉你们吧，他还是不太喜欢那些奇妙的户外运动，只是为朋友和汉克尔小姐出去捕鱼。”他的叉子刺向一条沙丁鱼。

这岛上肯定有什么虚幻的东西，哲迪想，他看着盘子，认定这一切和这些食物都让他难以下咽。

海鲜吃完后,麦克古尔船长端出一大盘水果,芒果和番木瓜,甜甜的荔枝和绿皮的紫色无花果,都切成半月形的薄片。

“真是一顿大餐呀!”阿莉欢呼,她从无花果下面拉出一束覆盆子,它们像鱼子酱一样在她舌头上啪啪作响。

“都是自己种的,自己摘的。”船长骄傲地宣布道。

哲迪挑了一片芒果(至少他以前吃过)和一个无花果(他可以自己削皮,这最卫生)。

“哎呀,”船长满意地点点头。“你可以随便在这里的树上摘果子吃——天堂,我是这么叫的。”不过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用警告的口吻说:“你们可以随便吃,除了南边的柿子,千万不要去摘它们,要不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阿莉发现他的脸突然变得尖长,像是蚀刻在阳光中。

“这柿子有什么特别的?”阿莉轻轻问道。

船长迟疑。“它们有魔力,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站起来,开始收拾饭桌,好像不愿再说下去。

可阿莉心潮起伏。她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一种水果怎么会有魔力呢?它和活下去又有什么关系?还有其他事情她也想弄明白:比如说这蝙蝠贝壳——它们是罕见,可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到墙上?真是离奇古怪,不过她要自己去探索这个秘密。就她看来,哲迪除了他自己,别的都不在乎。

不过当船长回到桌边时,哲迪首先开了口。“说到活下去,”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想这岛上会有医院吧?你们的医疗设备放在哪儿?有没有药品、救护车之类的?”



船长茫然地看着他。

哲迪只好解释。“我读过的书说，疾病在热带很流行，”他掰起指头，“有黄热病（通常发生在猴子身上），有疟疾，蚊子传染的，有血吸虫病，由一种污染渠水的寄生虫引起的（这种病真恶心，我就不细说了），当然，还有麻风病，得了这种病，你的手指和脚趾会一个接一个掉下，接着是腿和胳膊。你不知道吗，在以前，麻风病人总要戴一个小铃，警告别人不要靠近他们？我敢说麻风病的传染性大极了。”

船长瞪着哲迪，一脸茫然。寂静使哲迪冒火，他抚弄刮伤的膝盖，想要一点消毒剂，但转念一想，这里肯定一点儿都没有。似乎没有一个人了解什么是生命之本——谈论什么水果和活下去都是胡说八道。光是维生素C谁也救不了。

“我们不需要医院什么的，年轻人，”船长慢吞吞地说，“我刚才说过，这岛上有魔力，能治好所有的病，我们只要听从它就行。”

“你是指那些该死的柿子果吗？”哲迪一肚子气爆发了。

“哎呀，它们不过是我们的命运之网中的一根线。”船长又目光朦胧起来，似在沉思宇宙的奥秘，不过他加上一句，“别担心，哲迪，你到了学校，就会有人向你解释这岛上的规矩，如果你是值得信赖的话，就是这样。”

“什么学校？”哲迪质问道，“你说的值得信赖，是什么意思？你要是把阿里巴巴（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主人公，译者注）

的全部财宝都给我,我也半点儿兴趣都没有。”

“怪哉,不过阿里(阿里巴巴的昵称,译者注)也不感兴趣,所以才到这里来的。那些抢劫呀,强夺呀,让他消化不良。”

哲迪看看阿莉,阿莉朝他耸耸肩,安慰地微微一笑。

“噢发!”麦克古尔船长打了个嗝,想要终止谈话,“这样喋喋不休让我头痛,该睡午觉啦,俗话说,‘睡得早,梦得早’(本来是‘早睡早起’,英语谚语,译者注),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你们两个可以到那个空房间伸伸腰,今晚我带你们到伯莎家。”

“伯莎是谁?”哲迪和阿莉同时大声问道。

“当然是住在鞋子里的那个老太婆啦。”船长答道,拖着脚步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6 捣蛋鬼



岛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普通的自行车。五点整，麦克古尔船长在大门口准备好三辆自行车，每辆车的后座都装有一个篮子，把手处有车铃（响起的却是《水手辛巴达》的曲子）。阿莉很高兴，她去年才学会骑单车，可从来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

哲迪吓坏了。依他的经验，如果你的妈妈没有固定的住处，这会给你带来众多的不幸，其中之一就是没能好

好学会一样东西。现在瞧瞧，又来了，所有他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掌握了骑单车这一基本技术，就他不会。他生平只骑过一次单车，溜过两次冰。如果在他身下移动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双脚，他心里就七上八下的，这很不自然，而且随时会摔跤，结果不是死了，就是摔成四十六块。

在哲迪不得不面对骑单车这个严酷事实时，所有这些和其他的可能性在他心头一闪而过，这时阿莉已经跨上车，快乐地直打铃。她很可能是在单车上出生的，哲迪想。他小心翼翼地爬上车，寻找刹车的地方。

“这儿，在后面。”阿莉说，向他演示怎么用脚刹。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哲迪像风中的小树，摇摇晃晃。

“好，跟我来！”船长喊道，他们朝东边的伯莎家出发。

海岛的路高高低低，铺得整整齐齐，像一条线一样蜿蜒穿过田野，路不宽，只够两辆自行车双向行驶，看不出有大马路或汽车，哲迪松了口气，希望不要有太多的拐弯。只要是顺着直线走，那他还能对付得过去。路看上去很平坦，保养得很好，这里还真够文明的，他思忖。

太阳在他们身后沉下地平线，一切色彩变得更深沉，空气也变得更凉快。阿莉的头发水流般向脑后飘去，清爽的风吹拂她的面颊，她不时摁摁车铃，只是为了听听喧闹而快乐的《水手辛巴达》。

他们向前飞奔，经过酸橙林和南瓜地。从北边的群山吹来多香果树浓烈的香味。他们小心地穿过甘蔗地，当接近东海岸时，远处现出一线细细的海洋。船长叫道：“到了！你们到家了！”

他们眼前是一间古怪的灰色石头建筑，模样像一只



老式鞋子，从圆圆的脚趾延伸出去，沿一条直线直达脚后跟，然后突然停住，像靴子一样蹿上二楼，一道低低的木栅栏掩映在常青藤中，环绕着木屋。

哲迪和阿莉瞪眼看得目瞪口呆。

“呀，这个女人住在鞋子里！”哲迪喊道。

“可不是，”船长说，“小说就是这样写他的，你知道是怎么说的吗：‘从前有个老太婆住在一只鞋子里，她孩子太多，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麻烦的是，伯莎从不喜欢孩子，管他们叫捣蛋鬼，因为他们总是东碰西撞，总是吸鼻涕。”

“好极了，”哲迪哼了一声，“还有人不喜欢我跟她呆在一起呢。”他希望船长再不要像唱歌那样说话。

“没事，你们在这里会呆得——舒舒服服的，俗话说，”船长安慰道，“伯莎算是个好女人——哎，她来了，问候她吧。”

一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太婆蹒跚着朝他们走来，她只有一根扫帚杆大小，和扫帚杆一样皮包骨，她身上唯一长一点儿的東西就是她的耳环，几乎垂到下巴。哲迪推断她老得不能再老了，因为地球重力要很多年才能把耳环拉得这么长。她朝他们伸出疙疙瘩瘩的手，他闻到樟脑和科隆香水的味道。

“你们好。”伯莎说。这么小的个子，声音却这么低沉。她上下打量他们，风帽下双目炯炯。“还过得去，”她终于做出结论，苍老的嘴巴皱缩成一个微笑，“这些捣蛋鬼已经断奶了，不用拿着手帕追着给他们擦鼻涕，也不用给他们说这说那的，呃？”



伯莎习惯跟自己说话,如果她放低嗓门,或说别人听不懂的话,那倒也罢了,可当你老得像伯莎那样,一天里有大半天只想打盹,不管是在沙发上还是任何地方,那社交风度就会丢个一干二净。

“我有自己的手帕。”哲迪说道。他还不了解伯莎的怪癖。

“呃?”伯莎吃惊地说,“怪人,头发像红萝卜。好了,你俩进来吧,站在这里没用,木已成舟。你好,麦克古尔,学校见。”她推搡着两个孩子从鞋子的前门进屋。

眼前一下暗了下来,哲迪和阿莉直眨眼睛。石头墙上只挖出两个窗子,等眼睛适应了屋里的阴暗后,他们看到的是一间简陋但整洁的屋子,长得像一条走廊,中央是一张大大的木桌。阿莉想,如果她有孩子的话,一定都在这桌上吃饭。屋子尽头是一道木楼梯,向上盘旋,消失在黑暗中。

“你们俩就睡在那儿,”伯莎指向黑暗处,“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人一间,离我远点儿好。一点整开午饭,晚饭是六点,中间这段时间我要休息。”

“不过是谁这样安排的?”哲迪问,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

“木已成舟,小萝卜头,只要你们让我好好休息,就会没事的。当然这是汉克尔小姐的主意,她是学校校长,老是多管闲事,想改造我们。她觉得这样对我有好处,就这样安排。”

“你有孩子吗?”阿莉还看着那张空空的大桌子,问



道。

“不，没有。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作者真可笑，把我写得这么老，腿脚又不灵便，还硬塞给我一大堆捣蛋鬼。我的作者挨巨嘴鸟叮过，脑筋走岔了。”

对人们神秘兮兮地一再提到什么作者，哲迪不想听了，他转身上楼。

“这就对了，走开吧，”伯莎赞同道，“但愿这一个也跟着去，那小姑娘长大了肯定是个多嘴婆，看耳朵就看得出，招风耳。晚安，我要上床。你们在楼上肯定会找到三明治的，还有需要的一切。记住，独立是捣蛋鬼的美德。”说着，她嘎吱嘎吱地回到有樟脑气味的房间舒服去了。

哲迪站在楼梯顶，那里漆黑一片。黑暗中有种滑腻的刮擦声在悄悄向他靠近，像是什么爪子在抓挠石头地板，哲迪的心猛地跳起来，双手在墙上乱摸，想找到电灯开关。

灯亮了，他发现自己站在过道上，过道通向两个房间，就像伯莎说的。刮擦声越来越大，是从第一个房间传出的。哲迪深吸一口气，把背包紧紧攥向胸前，拧动门把手。

一样毛茸茸的东西扫过他光光的小腿，窜过地板，哲迪啪地打开灯，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蜷缩在小床上，脸皱得像干梨。

“猴子！”哲迪惊叫道。他上前一步，盯着那条紧紧缠住床柱的长尾巴。

哲迪发起抖来。黄热病，猴子在热带传播的就是这种病。这只猴子身上说不定满是黄热病毒呢，它还坐在

他的床上！现在它的毛发肯定已经穿过薄薄的蓝色床单，晚上睡觉时他肯定会吸进这些病毒，明天早上他肯定就已经神态昏迷、胡言乱语了。

他瞪眼看着猴子，鼻翼一扇一扇地，猴子也瞪眼看着他，在皱巴巴的眉弓下，它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边在吸着脸颊，好像非常害怕。

“斯克，斯克，斯克。”它嘶嘶叫唤，黄黄的牙齿在打架，身子前后摇晃，好像一个小小的毛孩子感到非常惶恐不安。

哲迪端详那张惊慌的小脸，心想，这张脸从出生那一天起就一定显得很老了。它让他想起痛苦的往事，他感到一阵刺痛，像是身体内部被啃咬一样。有一次他在动物园看到人们用一只猴子做科学实验。猴子的妈妈被带走了，人们用木棍编出胳膊和腿来代替她，想看看小猴子是否能发现真假妈妈有什么不同。它知道。哲迪永远不会忘记那发育不良的斑斑驳驳的小身体，光秃秃的，和它那双茫然的眼睛，它看上去似乎不知道该怎么长大。当时哲迪知道它在想什么，他去救它，可整个事情变得麻烦起来，又是警察又是搜索，还有妈妈没完没了的教训。

哲迪朝床上的猴子伸出手去，它开始吱吱叫唤，像落入陷阱的动物一样跳来跳去。哲迪像棵树一样静静站着不动，温和地对它说话，手一直伸着。猴子爬过来，把它粗硬的鼻子和嘴巴伸到哲迪手里，闻着，嗅着，然后它下定决心，爬到哲迪的怀抱中，轻轻蹭着他胳膊上的茸毛，睡着了。

哲迪屏住呼吸，抚弄那细细、黑黑的茸毛，感到它的



身体暖乎乎地贴着自己。他看着猴子的胸膛有规律地起伏着，它一簇簇白毛像鬓角沿着脸颊一路下去。在这一刻，哲迪感到了奇异的幸福。只要这猴子需要，他愿意永远做一棵树，甚至一片森林。



7 小城探索



“它叫琼斯先生。”阿莉一边把黄油涂到烤面包上，一边说。

“你怎么知道？”哲迪问。

“今天早上伯莎告诉我的，我老早就起来啦。‘小心琼斯先生，’她说，‘它会绊着你们的。’看来你是和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同住一个房间。”

琼斯先生坐在哲迪的大腿上，正剥着香蕉，它把香蕉



皮给哲迪，然后张开两颗门牙，大声地咀嚼香蕉。吃完早餐后，它爬上哲迪的肩膀，开始慢条斯理地细细搜索哲迪的鬓发，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它放到嘴里的。

阿莉惊奇地瞪大眼睛。

“琼斯先生很干净，也很懂礼貌。”哲迪生气地辩解道。

“你怎么知道？”该阿莉发问了。

“从它的眼睛就看得出来——亮亮的，很活泼，还有它光洁的毛发。我照顾它，你不用担心。是我先看见它的，它在我的房间里。”

“我不担心，”阿莉说，“不过小心黄热病。”妈呀妈呀妈呀，她想，为什么他俩就不能分享这只猴子呢？

哲迪见什么要什么，有一天他会撑死的，和他度假就像和一条大蟒蛇呆在一起：他什么都整个吞到自己肚子里，却不作半点奉献。

不过看到浮现在他脸上的那种神秘的崭新笑容，她心软了。也许有些东西他想独自拥有，她思忖。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她沉默了。她很高兴这次没有多嘴，也许一开口，这些特别的感觉就会变味儿。有一会儿，哲迪那张安静、出神的脸在她眼中显出了另一种涵义。

阿莉吃完早餐，站起来：“我想骑车到城里转转，你想一块儿去吗？”

想到要骑一长段路，穿过橘子园，哲迪就先觉得累了，他的屁股还在痛，奇怪的是，指关节也痛，可能是车把抓得太紧了。

“不，谢了，”他说，“我还是想在周围看看，观察昆虫

生活什么的。”

还要和琼斯先生玩耍。

阿莉走近城里时，首先看见的是一道巨大的石头拱门，门楣刻着“欢迎来到第一章”。更像是走进一本书呢，她想。当她穿过巨大的灰色拱门时，一股凉气陡然顺脊柱而下。

第一章的街道窄得像走廊，曲曲折折，猛一下左拐，猛一下右拐，阿莉只好下车，推着车子走。她小心翼翼地踏着光滑的铺路石，沧桑的岁月和往来的脚步把它们磨得光光滑滑，有两次她险些滑倒。看起来这小城很老了，中世纪的，有拱门，有螺旋般的楼梯。白石灰下，墙垣像老人的驼背从地上隆起，这些模样古怪的石堆好像随时都会垮掉的，阿莉想。

临街的房屋大门紧闭，阿莉只听见自己的脚步踏在石头上，响亮而孤独。也许第一章的居民只在晚上才出门，像负鼠一样。阿莉几乎想踮着脚尖走，她觉得自己好像偷溜进一个陌生人的家。向前延伸的街道窄得像过道，阿莉看见人们把一盆盆花摆在窗户伸出的架子上，这样一来，街道似乎成了房子的一部分了。

她听见前方传来人们的叫嚷声，街道一下宽阔起来，变成一个大广场，广场中央一排排货摊拥挤在一起，手挎菜篮的人们围着摊子大声地讨价还价。

“心情不好的请到这里来！”一个草药摊后传来声音，“有了我的‘菲奥尔糖浆’，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哭泣和忧虑全跑光！”



阿莉看见一大堆盆栽植物,和一长排小瓶子,里面盛着颜色鲜亮的液体。

“这是什么呀?”阿莉把头伸过一排植物,问道。

“草药冲剂,纯天然药剂,”一个女人出现在眼前,“你有没有特别容易伤心、受惊吓,神经衰弱,可能那把老骨头里还有点儿关节炎?”

“我才十二岁呢!”阿莉抗议道。

“哦,那我也有药,叫‘生长剂’,给你,是用皮图伊塔斯树做成的,吃了它,你会像树木发新芽那样猛长。”

女人眉开眼笑。她脸圆圆的,像长势良好的苹果,双臂粗壮,皮肤光洁,像是涂过油,她可以替田园生活作广告了,阿莉想。不过那顶黑帽子不好,它又高又尖,老是耷拉下来盖住她的眼睛。

阿莉拿了一小瓶熏衣草水以“降降温”,她要去找个阴凉的地方。阳光下的广场成了一条大裂缝,热气蒸腾,炎热难耐,人山人海,阿莉不得不挤来挤去,朝一条凉快一点、安静一点的街道走去。

她坐在台阶上,闭上眼睛,感觉真怪,嘈杂声一下飘得远远的,拱门下的阴影似乎就像阳光一样,一下子就能切断声音。她用一根手指抹过膝弯和后颈,小珠子一样的汗水布满全身,她想像狗那样吐出舌头,喘气。

宁静中,从头顶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玻璃杯敲击的声音,那声音清凉、冰冷,如海浪拍岸一般令人感到凉爽。

阿莉抬起头,她坐的这截梯子盘旋上升,直达屋顶。她爬呀爬,一直爬到她能举目四望的地方。屋顶是一座平台,摆饰着盆栽天竺葵,和一顶沙滩伞。伞下的阴影中



是一把折叠帆布躺椅，上面的男人是阿莉见到过的最胖的。

他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橘红色的丝质长裤，在腰和脚踝处紧紧扎住，中间部分如巨浪滚涌。他闪亮的肚子突出来，苍白而光滑，像准备下炉的水果布丁。他左手拿一个杯子，右手拿一大罐冰茶。

“太热了，连路都没法走。”他对下面的阿莉叫道。他口音很重，令阿莉想起沙漠和棕榈树。“上来，我们喝一杯，这里不错。”

阿莉也是这样想的，她继续往上爬，梯子转了个圈，先通向一道门口，门框垂下一排长长的细绳，再往上才到屋顶平台。

“随便点，别客气。”那人指了指一张帆布躺椅。他懒洋洋地把桌子往自己这边拖了拖，给阿莉倒了杯冰茶。

冰茶清冽甘甜，阿莉一下子连灌下两杯。

“你是刚到的，是吗？”布丁男人问，阿莉点点头。男人微笑，露出一颗金门牙。阿莉注视他的脸，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见到一双眼睛有这么深邃，这么黑亮，这么和善。

“我知道一切。”那人说，他的双眼因动情而湿润，变得明亮起来。阿莉感到在那双眸子里游荡着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悲伤。

“天是热，”他悲伤地继续道，“不过你可以到海里洗澡，那里好，大海——湛蓝、清凉，像绿宝石。啊，珠宝啊，它们是给窃贼偷的。我呢，我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妈妈这样说的。‘阿里，’她说，‘割人喉咙天生不是你干的，把



小偷下油锅你也做不到,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没错。”在颤抖的空气中,他的叹气如一片不幸的阴影。

他停下来喝茶,阿莉也喝茶,沉思着。这人当然与众不同,你可以说他更古怪,和她在学校碰到的孩子都不一样,但和他呆在一起,她觉得很自在。知道你眼前的这个人和她一样,绝不虚伪,是一种好感觉。阿莉感到身心自由、轻快,这和她刚踏进船长的家感觉一样。现在她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管她说什么,都会没事儿的。

“你的眼睛很和善。”她是这样想的,就这样说了。

“它们是我灵魂的窗子。”那人回答。这次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肚皮像果冻一样颤巍巍的。“你需要什么吗?你想看什么吗?”现在他有了新的活力,甚至能撑起一只胳膊肘来,“我的店铺在楼下——你初来乍到,如果看到什么喜欢的,尽管拿走吧。我相信的是智慧,不是财富。”他又滑进椅子里,闭上善良的眼睛,似乎这个世界和它的贪婪让他受不了。

透过流苏门望下去,下面黑得像山洞,不过也像山洞一样阴凉。墙上一块牌子写着“阿里巴巴古玩店”。阿莉大吃一惊,但愿脚下那片阴影里没有四十个大盗在等着她。

屋里光线暗淡,杂物像海滩上的贝壳堆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地板上和凳子上。阿莉能看见的是:装在天鹅绒盒子里的鲸鱼牙,孔雀羽毛,红宝石耳环,绣有水晶小玫瑰花的公主外袍,钳鼻毛的小镊子,镶蓝宝石的小折刀,一副假胡须,一大堆假发,一只有毒的戒指和一个奇异的钟。钟面上标出的不是钟点,而是世纪。它真漂亮,



上面的瓷釉有青绿、紫色和红色，两只翅膀往后扇动，这是店里最漂亮的東西。

“最好别碰这东西。”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阿莉吓得跳了起来。

阿里悲伤地从她手里拿过钟，说：“如果你转动指针，你就会到另一个世纪，这样很不方便。”他悲哀地微微一笑。

阿莉打了个冷战，用力点点头。

“也许你属于从前，”他盯着钟，继续道，“我也属于从前，告诉你，从前有太多的抢劫，太多的杀戮，全是砍砍杀杀，不太好。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在继续旅行前最好去听听明天的课。”

“你也会去吗？”

“哦，会的，”阿里阴郁地说，“我的课程是斗剑。”他慢慢挪出店铺，走前还提醒她，看中什么就拿什么。

阿莉一个人在阿里巴巴的财宝堆里转来转去，一会儿捡起一只蓝宝石胸针，一会儿拿起一副骆驼鞍，拼命想哪样东西更值得带走。她一边看，一边怀着既害怕又兴奋的心情想着明天，明天她就要到世界上最古怪的学校报名上课。

与此同时，在伯莎家，哲迪和琼斯先生正在果树林里散步。他们走得很慢，因为琼斯先生常停下来饱览美景，长尾巴带着它在丛林间飞荡，它不停地啃着水果，牙缝间夹满了果肉果皮。

最后园林变成一片空地，那儿一个小池塘闪闪发光，



岸边点缀着百合花。哲迪看到青蛙在浅水处蹦跳，它们的小手是淡绿的。一丛丛鲜花在草地上绘出道道彩虹，泉水里银光流溢，有如繁星在其中闪烁。

哲迪在池塘边坐下，揩揩前额，凝望着繁茂的树林，绽放猩红花瓣的兰花，芙蓉和鸡蛋花——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扔下一粒种子，哲迪想，明天它就会变成一朵花。这里全是新叶，绷得紧紧的，闪闪发光，随时准备绽放。热气会发光，空气也像有了生命。

哲迪扯起膝盖边的一朵花，凑近它空空的、深深的粉红花蕊，芳香宜人，他想起了妈妈。

哲迪呻吟起来。在孟买，你应该快乐，在这样的热带天堂，你更应该快乐，要不真是太负天意了。在这儿，连每棵树每根草都在大喊：“高兴起来吧！”这些惹人喜爱的鲜花，香味醇厚的水果，热情问候你的天空，令你难以回避——如果你还是愁眉苦脸，那简直要羞愧万分了，就像在宁静的屋子里吵闹一样不懂礼数。在这里，他没有理由埋怨房间不好，埋怨患了感冒，埋怨战争爆发，这里只有他，哲迪，一个人呆在天堂里。

麻烦的是，他还在想念父亲——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这痛楚总是如影随形。似乎他有的不是父亲而是这种痛楚。想想要是爸爸在这儿和他一起探索这岛屿，爸爸肯定知道所有植物的名称，连那种怪怪的、长得像粉红色的猫尾巴的也一定知道。他们到野外宿营时，他总是用平静的口吻告诉他那些小虫小鸟什么的，他们会坐上几个小时，谈世界的起源，冰川期，谈是否还会出现另一个冰川期。

好吧,他下定决心,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什么也不要太在乎。以后他不会再爱什么人,最多只是非常喜欢,这样一旦他们走了,他也不会太痛苦,或几乎察觉不到的那种坏感觉只是一点点,就像擦破一点皮一样。

琼斯先生跳到他眼前,扯他的袜子。哲迪微笑了。当个猴子肯定快活得多,他想。只要有香蕉,只要没有蛇,生活就很快快乐了。不过他转而记起动物园里的那只猴子和它茫然的双眼。不,他,哲迪只想做一只海蜇:透明的,让热带的五彩缤纷流过他身体,可能碰都不碰一下身体的边沿。他就这样游来游去,让食物、水和世界冲刷过他,没有过滤,没有感觉。

“琼斯先生!”哲迪站起来,喊道。

那张忧虑的脸出现在眼前,长长的尾巴利索地绕过肩膀。一股暖流悄然涌向哲迪的喉咙。琼斯先生。现在他有了一个可靠的朋友,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哲迪很久没有疼爱的感情了。他希望琼斯现在还小,身体健康。如果现在就失去它,那真是可怕。实际上总是这样。

猴子爬上哲迪的腿,抓了一下他的膝盖。“哎哟!”哲迪大叫,弯下身来检查擦伤。昨天的伤口还没愈合,面上渗出一层黄色的软皮,天!感染了,他预料的没错。他知道在这样的热带地方,什么都愈合不了。天太热。也许他的腿会长出坏疽,他们不得不给他截肢。以后他们会叫他蹦跳的哲迪。不行,这次他一定要向岛上的这些人问清楚,到底有没有医生和膏药什么的。没有现代医学的帮助,伯莎还没成熟就变老了。

哲迪让琼斯站上自己肩头,转身走进香蕉园,他一心



只想着他的膝盖,没看见阳光滑过香蕉叶,也没注意到成群的鸚鵡如一道突起的火焰冲向天空。他只想去看医生,越快越好。

屋里没人。哲迪闻到熟悉的樟脑味和孩子们的袜子味(奇怪,没有孩子,却总是到处有袜子),他叹了口气。长长的桌子旁只摆了两张椅子,桌子中央是一大碗色拉。伯莎不见踪影。哲迪蹑手蹑脚走到她房间,侧耳倾听,只听到一阵细微的鼾声,像一列火车在遥远的地方隆隆驶过。他现在知道了,伯莎帮不上一点儿忙。

“你找医生干吗?”阿莉一边盛色拉,一边问。

“看来你没注意到,我膝盖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感染了。”

“嗯,有什么问题明天你都可以在学校问清楚的。”阿莉愉快地说。

“人人都在说这个学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哲迪叫道。

“啊,岛上的人到那里去学,呃,他们感兴趣的课程。”

“你是说手工课之类的?成人教育?”

“差不多吧,”阿莉嘎吱嘎吱地嚼着莴苣,说,“你不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吗?”

“嗯——”哲迪说。

阿莉滔滔不绝地描述了一番第一章这座小城和阿里巴巴的古玩店,还给他看她为她妈妈挑的红宝石耳环。

“我给你挑了这个。”阿莉拿出一本脏兮兮的笔记本。

用皮绳捆住。里面有一半已经写满了，还签有“刘易斯·卡罗尔”的名字。

“这个笔记本很珍贵，”阿莉解释道，“卡罗尔先生是著名作家，他写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你知道。他肯定在这儿呆有一段时间了，他要调查爱丽丝。我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可能是她不想离开哈特的茶会，要不她可能不想吃蘑菇。哦，你高兴吗？”

哲迪耸耸肩。“如果这是真的，那它会呆在大英博物馆。你什么都信。”她可以送给他任何别的礼物，却偏偏给他这个又旧又脏、用过的本子，她在拿他开心。他想，她肯定是在临出门的最后几分钟随手给他捡一样东西。她想他不过值这些。

“我会一辈子珍藏它的。”他嘲讽地说。

一阵沉默。

“见鬼，你到底怎么啦？”阿莉突然发起火来，“你什么都不喜欢，是吗？什么都没让你高兴起来。你就像戴着眼罩的马，只看见自己的鼻子，我至少对周围的事情还感兴趣。”

“一点没错，”哲迪生气地说，“你只是瞪着周围的一切，好像那是一场电影。你什么都听，什么都信，从不用脑想一想，就让一切穿过你的身体，又急急忙忙去看别的。我看低能儿才这样，不会思考。生命进化最初的形态，水母，你让我想起的就是这个。”他瞪着她。

阿莉跳起来：“你让我想起一条冷酷的大蟒蛇，把生命挤出你碰到的每样东西！怪不得你妈妈不要你！”她大步走进厨房，把碟子掼到水槽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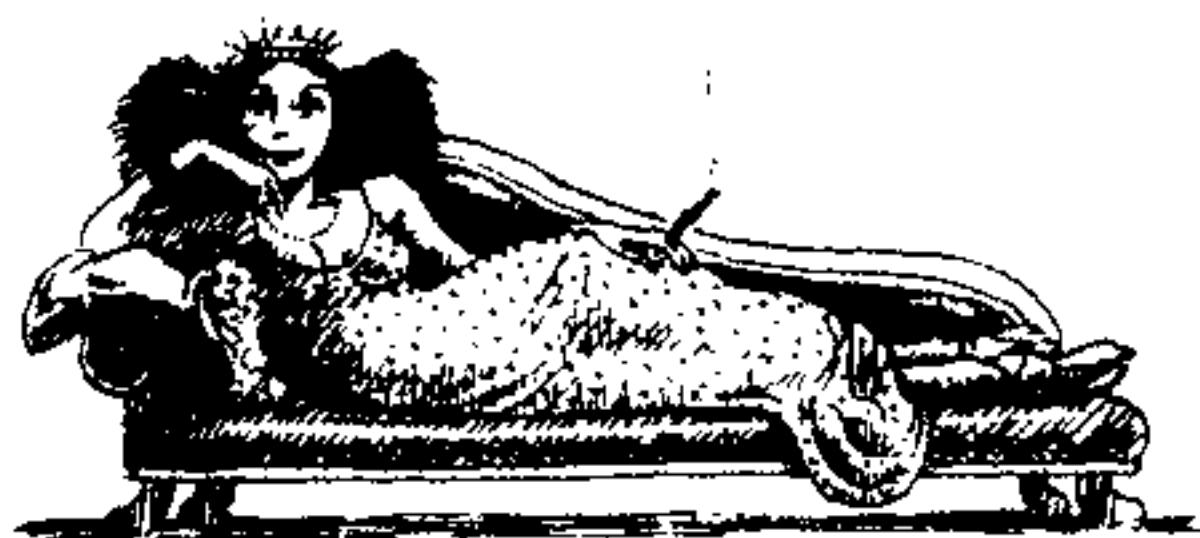


“妈呀妈呀妈呀！”她喊道，又大步走回屋里，“你凭什么认定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你这个可怜的大笨蛋，你对我和我在想什么一无所知。你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对我什么也不了解。你总是想大事。为什么你就不能自己去找找乐子呢？有一座岛等着你去看，有海滩让你游泳，你就不能想开点儿吗？”

“和水母住在一只鞋里，”哲迪冷冷地说，“我没法想得开。”

阿莉大步走回厨房，用力打开水龙头，她希望把哲迪和那些水泡一起冲走。





汉克尔小姐独自一个人管理反叛人物改造学校。是她在三十年前把那些惹祸的故事人物的名字贴在墙上，是她手捂胸口，用祈祷来镇压在学生们的灵魂中作怪的反叛精灵。她发誓要让所有的小说人物按他们作者的命令去做人，她要让巨人像个巨人，是英雄的就要扯好袜子（当然，如果作者让他们穿袜子的话），努力建功立业。

不过学校本身比汉克尔小姐老多了，也比她的任何



学生老多了。没有人知道学校是什么时候创办的,但墙上还挂有一根家法棒,据说是一个史前时代的穴居人用来教训他的仆从菲伯曼,让他改邪归正的。

汉克尔小姐从前也是个作家,不过那时候她更感兴趣的是做厨师,闲暇时间她在岛上开了唯一的餐馆,叫“甜蜜的生活”,专营甜点。随着她对餐饮兴趣日浓,教学上难免分心,于是她鼓励学生们彼此交换菜谱和树苗,当然也要求他们行为端庄。对于女校长的新爱好,学生们自然高兴(这比上行为课好过多了),他们发现,如果能引诱她大谈烤土豆或烧蜗牛的最佳方法,有时候一个上午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只有当作家们(如安娜·芬伯格夫人)碰巧造访时,汉克尔小姐才急急忙忙恢复校长身份,严格执行纪律。幸好,阿莉和哲迪来的时候,没有看见有什么作家来视察,估计他们也不会来。

阿莉率领一自行车队向小城第一章进发,她后面是东摇西摆的哲迪,再后面是伯莎和麦克古尔。天热得像火龙在喘气,从鞋屋出发开始,伯莎就一直在咒骂天气,她的耳垂也在烦恼地摆动。可麦克古尔快活得很,在城拱门下朝他们吆喝。他的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装着两个新捡到的贝壳,他要在“展示与讲述”课上介绍它们。

很快他们不得不全体下车,推着车朝学校走去。街道和阿莉描述的一样狭窄,哲迪越来越感到不安,好像自己正在被拽进一座深深的迷宫。

“喔喔,看,那儿有个蝙蝠一样的东西!”阿莉叫道,指向右边的墙。

哲迪没有马上扭头去看,因为从昨晚开始他们一直没有讲话。不过当他看见麦克古尔甚至伯莎都停下来,眯起眼睛看时,他也忍不住了。

墙上嵌有一个玻璃柜,像是个小保险柜,玻璃后面是一只亮闪闪的贝壳,有张开的双翅,蹲在一簇鲜花上,是大维斯帕提利奥。它没有麦克古尔收藏的那只那么大,但同样发出珍珠母般的光彩。

哲迪瞪着伯莎和麦克古尔,他们睁着双眼,却好像视而不见,他们注视贝壳时表情平静,在凝神静思,好像那贝壳是个知心老友。

阿莉瞟了一眼哲迪,她的眉弓成一个问号。哲迪向她扮鬼脸,嘴巴一开一张,希望她能看出他在惟妙惟肖地模仿水母。阿莉踢了一脚他的小腿,他痛得大叫一声,这似乎惊醒了伯莎和麦克古尔,他们眨眨眼睛,一行人继续赶路。

很快他们来到一条两边窗户摆满花朵的明亮街道,尽头是一幢大宅,俯视着所有其他的建筑。大宅也粉刷成白色,但不是合围的,而是冲向尖顶,像女巫的帽子。阿莉想,真像我妈妈的写作间。她感到像是有一只胳膊搂着自己的肩膀,自在多了。大宅四周是一群群尖顶小楼,都串连在一起,主楼门口挂着牌子“反叛人物改造学校”。

哲迪张大嘴巴,但不是在看学校,而是在盯着伯莎和麦克古尔和出来迎接他们的胖男人,他皮肤光滑,只穿着底裤。一股冰冷的寒气蹿上哲迪的脖子,阳光下这三个人站在一起,有点古怪,像是少了点儿什么。他朝他们脚



下看,地上只有阳光和石头。这些人没有影子!

哲迪检查自己,他有,熟悉的细长身影,细得像根棒棒糖。它旁边是阿莉的,结结实实,大耳朵。哲迪用手擦了擦脸。

“你好,年轻人。”穿底裤的男人说,朝他走过来。

哲迪往后退,双手插到口袋里。“我拒绝和没有影子的人说话!”他厉声说,再不肯吭一声。他一动不动站在校门外,他哪儿也不去,就是说,不和没有影子的怪异东西去任何地方,嗯,直到麦克古尔给他一个完满的解释为止。

学校里面光线黯淡,大门敞开,迎进一些阳光。天花板高高拱起,到处吊满了灯,厚厚的石墙挡住了外面的热气,不过挡不挡倒也无妨,因为屋里挤满了人,人人都在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屋子都快被这热烈的嘈杂声撑破了。阿莉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心想这倒可以开一次挺有意思的化装舞会。

人们四下里坐着,有的坐在扶手椅上,有的坐在沙发上和凳子上,阿莉没看见有书桌或练习本,不过有些人在腿上摆放着笔记本和铅笔。一个大个子站在一边,他真是个巨人,脚板和阿莉的胳膊一样长,穿着绿裤子、绿马甲和饰金边的绿夹克。绿色一路爬上头顶,头顶上是一顶三角帽,插着一根绿羽毛。这个巨人在专心缝鞋子。

巨人的附近懒洋洋地坐着一位美丽无比的女人,她身材苗条,风度优雅,腰身错落有致,像一把小提琴,点缀着水晶小玫瑰花的缎袍直盖到她那双饰有闪光小金片的鞋子上,一顶金冠嵌入她的鬓发中。



阿莉只想坐下来，瞪大眼睛瞧个够。太多要好好欣赏的了——比如说，她就想好好看看那个穿黑色晚礼服，手拿乐队指挥棒的绅士，还有他旁边那个胡子又长又卷，睡眼惺忪的男人，这人从肩头到膝盖都披着兽皮。他后面的那个人不就是克利夫·罗伯逊，去年和他们呆在一起的克利夫吗？

“克利夫！”阿莉大叫。

耳环一闪，那人抬起头。“阿莉！”他叫道，“甜排骨！过来！”

阿莉挤过很多椅子，扑到克利夫温暖的怀抱里。

“你来这儿干什么？嘟——嘀，哒，嘟——哒……当你永不落泪的时候？”克利夫在她耳边唱道。

“你现在在表演节奏与布鲁斯（节奏极强的一种美国黑人音乐，译者注）吗？”阿莉咧嘴笑道。

“是的，”克利夫说，“这是唯一的音乐——我真正想做的就是这个。你过得怎么样呢，忧郁的宝贝？”

阿莉告诉他在桦林湾的生活，糟糕的学校，哲迪（他在哪儿？肯定还在外面盘问可怜的麦克古尔），告诉他自己如何需要度假，不过她首先要了解这所学校的庐山真面目。

“你在这儿要学法律吗？”她问道。

“是啊，呃，”克利夫叹道，“我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学那玩意儿——不动产转让、遗嘱、民事侵权行为、第3款、B条例，全都是垃圾。汉克尔小姐站在我后面，戴着那该死的法官假发。不过下课后，我回去弹吉他。我在城里有间很不错的屋子，就在睡美人隔壁。”



“谁？”

“厄勒克特拉，她自己起的名字，她就是那个睡美人，你知道，她应该在梦乡睡上一百年，王子才到，就是这样。不过这个睡美人患了失眠症，这是让她的作者大为光火的原因之一。”

“你是说她睡不着？”

“是啊——他们什么办法都试了。瑜伽、甘菊茶、催眠疗法，都不起作用，她属于神经紧张那一种，认为睡觉是在浪费生命，她喜欢拍电影，赴宴，要不就四处闲逛。”

阿莉端详那个穿缎袍的美丽女人，她正起劲地和那个穿晚礼服的男人聊天，不时将烟嘴戳向空中，好像在强调自己的观点。

“那边那个巨人，在缝鞋子的，他是谁？”

克利夫笑了。“哦，那是莱德·布罗根，是个小妖精，本该像蘑菇那样小，他却不停地长。他讨厌做小妖精做的事情，像做鞋子之类的。他总是不听话，不是把金子藏起来，反而帮人家去找金子。老布罗根温顺得像只绵羊，却壮得像座山。”

突然，屋里响起嘘声，一个矮胖女人匆匆走到前面，她腰间围着围裙，一只手抓着长柄勺，好像刚刚搅过什么东西，另一只手端着一盘盖好的菜。她转身面对学生，阿莉看见橘红色的刘海儿和骨碌碌转的眼睛。汉克尔小姐，反叛人物改造学校校长。

汉克尔小姐朝嘘声说道：“呃，同学们，开始上课了，现在是‘展示和讲述’时间，今天就从我的阿拉斯加邦布冰果开始。你们见过有哪样东西的色彩有这么纯，味道

有这么甜，模样有这么高，这么可爱的吗？”汉克尔小姐把一根手指戳进小山一样的奶油甜点中，舔了舔。

“配方！配方！”全班合唱起来。汉克尔小姐骨碌碌的眼睛放射出光芒。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她扬扬得意地说，在边墙上拉下一块黑板。

讲完后，她拍拍双手，说：“现在——开始上课，我想看看你们都给我展示些什么。记住，这门课程叫‘行为规范’，所以，说话的时候要表现得好像你们的作者在这里一样。”（一大片呻吟声。）“好了，埃明特鲁德，你可以开始了。”

一个年轻女人站起来。她穿着花花绿绿的宽松衣服，脖子上挂一条菊花链子，还有一条绕在手腕上。她不停地摆弄滑下来遮住一只眼睛的黑帽子。她就是阿莉在广场上碰到的那个卖草药的！

“汉克尔小姐，”埃明特鲁德说，举起一朵紫花，“我刚刚把报春花和伊西迪卡进行杂交，发现了一种新花，它可以使疲劳的骨头恢复生机和气力。”

“嗯，”汉克尔小姐叹气道，“很好，亲爱的埃明特鲁德，可你有没有邪恶一点的东西让我们看？你应该是个邪恶的女巫呀。把一些漂亮的青蛙或蟾蜍搅拌在一起，再加上一只蝾螈的眼睛或蛇的肝脏怎么样？现在你不会做这样的行当吧，嗯？”

埃明特鲁德闷闷不乐地向空中一伸手，耍魔术一般从空气中抓来一只青蛙，青蛙在她手中黏黏的，扭来扭去，她皱起鼻子。“亲爱的，把你的脸色弄得铁青一点儿，



别搞得那么红光满面，健健康康的。阿里巴巴的店里有一只不错的假鼻子，合你用的。好了，谁是下一个？”

阿莉着迷地注视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一个二手车推销员不断地数落自己想推销出去的一辆旅行轿车的缺点。那个穿晚礼服的人是个乐队指挥，在给他们唱歌时老是走调。“音乐应该使人心动，”他说，“而不是使人平静。”不过汉克尔小姐不同意。他说他生不逢时，汉克尔小姐要他开始向莫扎特学习，要不她就把他指挥棒扔到海里。

阿莉朝屋子后部张望，哲迪通过一扇门溜进来，蹑手蹑脚地紧贴着墙走，就像那种你一放到叶子上就会变成绿色的虫子一样，他想把自己藏起来。阿莉向他做了个鬼脸，不过没人注意到，他们正全神贯注于台上的“展示和讲述”。哲迪悄悄地朝阿莉靠过去，尽管她粗鲁无礼，令人讨厌，但却是他目前在这座岛上所能见到的唯一活人，有影子的活人。

“安——静，”汉克尔小姐举起长柄勺，让大家安静下来，“我差一点忘记了，我们今天有位客人，我还没介绍她呢！”

整个屋子警惕地骚动起来，穿绿衣的巨人布罗根叫起来：“是不是重要的客人？是作家吗？”大家都发起抖来。哲迪全身发僵，不过并没人注意到他。

“不，不是，”汉克尔小姐说，全场松了口气，她接着说，“这个孩子在度假，是到这儿来换换空气的，来，亲爱的，到这儿来，呃……”

“阿莉。”阿莉说，不情愿地离开克利夫，和汉克尔小

姐一起站在屋子前头。

“是的，阿莉，当然，我和你母亲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嗯，给我们说说你自己，小心肝儿，你有没有什么要展示或讲述的？”

阿莉看着那一大堆面孔，那些面孔也在看着她。她脸涨得火热，两眼低垂。我的耳朵一定红得像火，她想，它们一定像旗子那样伸出来。在桦林湾上课的情景在她眼前一闪而过，那次她得发表谈话，人人都在偷笑，好像她是星外来客似的。现在她脸上热得几乎要把她的脑子烧坏了。

“王子的裤子哟，是谁把你写成这个样子的？”安静中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可怜的孩子，你的作者没让你说什么话吗？我看你是沉默寡言的那一类人物，悄悄地积攒力量，然后突然爆发，是吗？你的个性一定受到很大的压抑，没错吧？”睡美人盯着她说，一边用红色的长指甲弹掉一截烟灰。

“我不是被写出来的！”阿莉一下子迸发了，“我没受到压抑！有些人说我有点怪，但我能说话，他们甚至说我的嘴像机关枪呢。”

“不过你不知道吗，占怪的感觉棒极了。”睡美人用沙哑的声音说。

“为什么？”阿莉惊讶地问。他们在学校里叫她古怪的温德伍德，那感觉可不是棒极了。

“我可不觉得一个没有影子的人有什么棒极了，”哲迪轻蔑地对着阿莉的耳朵，说，“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太古怪了。”他现在就站在她背后，他温暖的呼吸吹到她脖子



上,天,她正需要这种感觉。

“呃,”厄勒克特拉说,“这要看你说的古怪指的是什么。如果你问我,古怪就是与众不同、独特、有个性、有味道,这样的古怪就是棒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都到了这儿,我们是作者真正的一部分——这部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了解。”厄勒克特拉瞟了一眼阿莉,她大大的蓝眼睛犹如一大片完美瓷片上的一汪湖水。妈呀妈呀妈呀,她真美。她说古怪没什么,那真是没什么。只要她玉口微张,人们会为她跳下悬崖,粉身碎骨也不在乎。

“把烟熄掉,亲爱的,”汉克尔小姐说,她可不是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你知道这不合规矩,有哪个王子会去亲一张冒烟味的嘴?你至少要做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吧,亲爱的。”

阿莉从来没见过有谁能比厄勒克特拉更精神,她身材瘦削,意志坚定,活像个惊叹号。

“有位著名作家曾经说过,”厄勒克特拉不理睬汉克尔小姐,继续道,“小说应该道出人之所思,而非人之所言。”厄勒克特拉停下来等着这句话产生的效应。

阿莉一脸茫然。

“你还不明白吗?我们这些人物是我们的作者之真正所想,就是难以驯服、充满野性的那一部分,”她指指自己,“我们可以成为很棒的一部分,你不知道吗?我们来自他们的思想,他们心灵最深处的梦想,我们说出了人之所思!”

“可我不是小说人物!”阿莉说。这样的话,古怪还会很棒吗?

“这是不是说，”哲迪慢吞吞地凑近阿莉的脖子说，“这些人都是书本里的人物？所以他们没有影子？”

“是的。”阿莉从嘴边挤出这两个字。

“上帝！”他大声说道，一下倒在阿莉的后背上。

“那是谁？”汉克尔小姐厉声说道，“我们还有另外的客人吗？”

哲迪从阿莉背后走出来，脸色惨白，嘴巴歪向一边，好像在忍着疼痛。

“啊，是的，”汉克尔小姐叫道，“我想起来了。”她转向阿莉。“你妈妈说你带来了一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哲迪。”哲迪低声说。

“什么，亲爱的？”

“哲迪！”他喊道，“你知道，就是字母表上的最后一个字母，一个马后炮，就是你的通讯录上那没用的空页，让你乱写乱画的！哲迪！”他满怀厌恶地说完这番话。

“这好说，”厄勒克特拉用烟斗指着哲迪，“你的作者把你写成了一个悲观者。”

“我不是悲观者，”哲迪发火道，“我不过是现实地看问题，这世上没多少可乐的东西。有三分之二的人饿得要死，你知道。”

“继续说，”厄勒克特拉催促他，“我正在拍一部片子，叫《摩登世界的悲观主义》。告诉我，核力量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一片黑暗，”哲迪忧郁地说，“没有未来。”

“棒极了！”厄勒克特拉欢呼，“你说得很精彩！”



哲迪瞪着厄勒克特拉。灯光下，她的秀发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她那圆圆的蓝色双眸如洋娃娃一样清澈，闪动着乳白色的淡淡火焰，她是他生平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女人，而她却说他棒极了。

“那么告诉我，一个像你这样的悲观者相信运气吗？”

“呃，我会说你被雷劈的可能性比你中奖的可能性要大些，”哲迪热切地说，“我想这就是我对运气这一问题总的看法。”

“妙极了。”厄勒克特拉激动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谢谢。”哲迪笑逐颜开。

阿莉哼了一声。

“吃午饭了！”汉克尔小姐引吭高歌，拍着双手，“谁想尝一尝我的阿拉斯加邦布冰果？”

饭后，汉克尔小姐带领所有的人进到一个小一些的房间，从布置上看，像是个小教堂。在一个玻璃柜里有一只大蝙蝠贝壳，灯光由下而上，它那光滑的大翅膀散发出光芒。

“让我们静默一会儿，感谢我们的保护神梅林。”汉克尔小姐压低嗓门说。每个人都立正，阿莉和哲迪也依样画葫芦。

过了一会儿，人们又鱼贯回到主屋，坐下来，哲迪一定要挨着厄勒克特拉坐。

“请问，我可以问个问题吗？”阿莉紧张地尖声说道，“你们为什么只拜这个大蝙蝠，岛上到处都是呀。梅林是怎样保护你们的呢？”

沉默，大家都看着汉克尔小姐。

“这是海岛的秘密，亲爱的，”她迟疑地说，“我们只告诉信得过的人，这关系到全岛人的生死存亡，甜心。”

“你认识我妈妈都有二十年了！”阿莉叫道。她下定决心了，不知道答案决不回家。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恨的话，那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你们都知道要是我妈妈觉得我们会给这座岛带来危险的话，她是不会让我们来的，难道她有一次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不让你摔下悬崖吗，汉克尔小姐？”

校长点点头，打了个冷战。“呃，康赛塔的确说过你是可靠的，亲爱的。也许我该给你念念规则，你能替你的小朋友做担保吗？”

“没问题！”阿莉说。哲迪向她做了个鬼脸。

“好。当然，如果向岛外的人泄露我们的秘密，将受到可怕的惩罚，”汉克尔小姐语气亲切，不过眼睛却瞟向哲迪，“非常可怕。”

阿莉咽下一口唾液。

“那，还不如不知道的好。”哲迪低声嘟哝道。

“七百年前，”汉克尔小姐开始了，“魔术师梅林来到这座岛上。亲爱的，你们可能读过关于他的故事，书上说是他决定了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命运。他令人生畏，梅林就是这样，而且很阴险毒辣，不过他游历了这座岛后，给它留下了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汉克尔小姐停下来，双眸闪亮。“他留下了一种神药。”

阿莉和哲迪屏住呼吸。

“只要滴一滴神药在舌头上，任何创伤和疾病都能愈



合。”

“神药在哪里？”哲迪问。

汉克尔小姐端详他。“在一个碗里，在岛南边一个洞穴的深处。”

“可蝙蝠贝壳和这有什么关系呢？”阿莉问。

“为了制这种神药，梅林把他的魔术糅合进用独角兽的角磨成的粉末、采自世界上最古老的森林的露珠和研磨成粉的大蝙蝠贝壳中，这种贝壳是他带到岛上来的。每天都我们都感谢梅林给予我们这份礼物。”

屋里荡起一阵叹息。

哲迪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要是真有这种神药的话，怪不得岛上没有药店或医生，这里真是天堂。不过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竭力想清醒过来。人怎么会没有影子呢？梦想又怎么可能成真呢？他说过，他们要是想生存下去，就离不开它。

“对不起，”哲迪清清喉咙，“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柿子呢？我这个膝盖感染了，要是它恶化的话，我得知道拿什么药。”

“你觉得那会长坏疽吗？”厄勒克特拉感兴趣地问他。

“很有可能。”哲迪说，朝她微笑了一下。

“除非实在迫不得已，亲爱的哲迪，要不你绝不能去摘那些柿子，”汉克尔小姐告诉他，“你看，梅林留下一个保护者，一只真正的大蝙蝠守卫着放有神药的山洞。大蝙蝠不许任何人进到洞里。如果你不带上柿子，它会熄灭你随身携带的任何光亮。柿子增加它的魔力，是奉献给善之信仰的贡品，所以任何时候都要有足够的柿子，才



有足够的力量。”

“是的，一点儿没错。”哲迪热切地赞同道，用一根手指抹了抹膝盖。

“好了，到此结束，”汉克尔小姐说，“你们俩要发誓保密。好，我们开始下午的课程。在座位上弯下身子，亲爱的布罗根，请尽量想象自己是个小小的人。”

哲迪和阿莉面面相觑，这一次，哲迪忘了向她做鬼脸。



9 重塑自我



哲迪骑着单车朝蛋白石海滩飞驰而去，天空湛蓝、广袤，微风里洋溢着梔子花香，琼斯先生坐在后面的篮子里。整整有七分钟，哲迪忘记了疼痛的脚，也忘记了有可能从车上摔下来。

这是因为他一心想着他的同伴，睡美人。只有她，厄勒克特拉，骑车的姿态才会这么优雅，哲迪想。她向后仰身，像靠着一张无形的椅背，她双脚移动自如，身子的其

他部分悠闲自在，似乎是躺在沙发上。她穿一件黑色的丝绸短衫，像影星（敢于暴露的影星）的睡衣，尖尖的银耳环随着她的秀发一起迎风向后飞舞。

“黑色是最好的颜色，”她告诉哲迪，“它端庄、神秘、富于变化，和我的上部电影很相称。我知道像你这样的悲观者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啊，一点没错，”哲迪答道，“我喜欢黑色。”当然是从这一刻开始。

真是不可思议，他现在想道，他，哲迪，字母表上的最末一个字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正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应邀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姑娘去郊游，正朝热带海滩飞奔而去。谁能相信这一切呢——他，有史以来最郁闷的孩子？他把手按住心口一会儿，心在怦怦猛跳——不是因为害怕或恐惧，而是在友好地跳动，欢快、喧闹，就像头顶的太阳在高喊，这一刻他觉得它不会令他失望的。于是他试着打开话匣子。

“你在岛上呆了多久了？”他问。

“啊，时间，”厄勒克特拉叹道，“这是个大问题，你不认为时间是个私人问题吗？”

“不，我觉得不是，”哲迪答道，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想它过得快，它却慢慢吞吞的。你想让它停下来，它却飞逝而去。我觉得它没有人情味儿——它就在那儿，嘀嘀嗒嗒，谁也管不了它。”

“妙极了，”厄勒克特拉喊道，她现在的确是在倾身向前了，“一个真正悲观的回答。我要在影片里用上它。”

哲迪微笑了，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悲观”



过。

他们走的是海边那条路(远是远一些,不过风光秀丽,厄勒克特拉提议说),穿过茂盛的草地,有一次还穿过一群山羊。琼斯先生醒过来了,精力充沛地尖声大叫,哲迪不用去想怎么躲开这群羊,它们就全都散开了。琼斯先生是个好伙计。

不时地,厄勒克特拉向他指点那些引人入胜的风景,比如小山上那座整齐洁净的白色小屋,在它锥形屋顶一旁,弯曲的烟囱喷出绿色的烟圈。

女巫埃明特鲁德就住在小屋里,厄勒克特拉告诉哲迪。她有一座“妙极了”的菜园,可汉克尔小姐对她很有意见。

“现在埃明特鲁德向‘时太’施了一种美妙的魔法。”厄勒克特拉说。

“是时间?”哲迪说。

“你知道,‘时太’这种植物——可以作香料,加在食物里,味道会更美。不过埃明特鲁德知道怎么把它和过去时杂交——第四维空间。”

“怎么做的?”哲迪问。

“秘密,”厄勒克特拉微笑,碰碰自己的鼻子,“不过在这岛上它好几次成了急救药呢。”

他们进入热带雨林,植物越发稠密起来,香味也越来越浓厚,凝成一种带泥土味的湿气。哲迪紧张地看着蜿蜒在倒下的藤蔓中的小路。他偶尔抬头看看无花果长长的根须像绳子一样垂吊下来,纠缠在一起,还有一种奇怪的树,它开着月亮一样苍白的花朵,厄勒克特拉说这种花

一年只开一次。

“我肯定再也看不到它了。”哲迪说。

“运气不好的话。”厄勒克特拉笑着说。

网一样的青草覆盖在潮润的红色泥土上面,也变得柔软起来,枝叶在头顶形成的华盖变得明亮、朴实起来,眼前是倾斜的山坡。再过去,哲迪看见了一丝蓝色,他的心飞翔起来。

“最不喜欢海滩生活的人从此也会变得快快乐乐的!”厄勒克特拉叫道,一马当先向前冲。

哲迪笑起来。不过厄勒克特拉在前面越走越远,他一边瞪着开阔的绿色田野,一边开始使劲蹬车,直到他也顺路飞奔而去。

绿色山峦一闪而过,琼斯先生挂在篮子上,兴奋地吱吱尖叫。哲迪飞下山坡,和琼斯先生一起合唱,他觉得自己如利剑嗖嗖穿过空中。呼啸的风声刺痒了他的皮肤,一种无比的快乐使他全身颤抖。他飞呀飞呀,直到自己也融入飞翔的绿色和广阔的蓝色之中,他的心强劲地爆炸开来。他越飞越快,大吼大叫,直到肺部发起烧来,琼斯先生的尾巴紧紧缠住篮子。我想永远这样下去,哲迪想,我和车子和猴子和这风,像矛在飞,勇往直前。现在他赶上了厄勒克特拉。他们一起疾驶进一条椰林大道。绿树笼罩住一片寂静,他们也放慢速度,安静下来。椰树挺直如哨兵,高大端庄,它们投下的阴影在向沙滩一路延伸而去的大片草地上纵横交错。

就在那儿,沙滩陡然出现。波浪温柔地翻涌,卷起,向海滩推进。哲迪看了又看,四周空无一人——只有眼



前的大海和沙子。

他们把车子放在一棵棕榈树下，打开带来的东西。厄勒克特拉给琼斯先生几个香蕉，警告它不要去碰别的东西。不过猴子因为双脚终于碰到了坚实的土地而大松一口气，它蜷起身子，睡着了。

“我们游泳去！”哲迪说。

他们很快脱得只剩下泳衣，跑下沙滩。脚下的沙滩洁白而宽阔，滚烫滚烫的。除了三趾海鸥留下的原始脚印，再没有其他脚印，他们真可以像探索者把旗子插到新发现的土地那样用脚印来显示本人到此一游。

浅滩处海水温暖，不过当他们潜到波浪中央，水变得又深又冷。哲迪发现整个世界变成一片寂静。当他上浮的时候，海水温柔地滑过他的眼睑，为他的双腿缀上金边。

他轻飘飘地在波浪中上浮下沉，他仰卧水中，瞧着海水把天空打碎成一块块闪着绿光的硬币，闪着银色斑纹的小鱼溜过他的身旁。

后来，哲迪在沙子湿硬的浅水处呆着，串串水珠缀在他双腿金黄细柔的汗毛上。他把脚后跟摁进沙里，看着它们在压力下发白。他感到自己生平第一次睁眼看世界。

他往回走了一会儿，发现厄勒克特拉将身子贴坐在沙子上，像一块掉下地的蛋糕，沙子从她指缝中流过，她朝他微笑。

“梨子，”她说，“我带来了好多好多梨子。”

哲迪突然发现自己饿坏了，他甚至记不得自己有这

么饿过。他们跑回树下找吃的，琼斯先生又睡着了，躺在香蕉皮中间打鼾。

梨子在那儿。哲迪吃了五个，然后是冷鸡肉、西红柿和脆皮面包。

吃完后，哲迪将头枕在航空背包上，琼斯先生蜷缩在他的肘弯中，猴子的颊须刺痒了他的内肘。他喜欢琼斯呼吸的样子，细微但声音清晰，好像鼻孔不够大似的。他想起了爸爸，他肯定特别喜爱这片海滩。

“那么你，”厄勒克特拉叫道，“有影子的你，我的电影里得有人扮演年轻的悲观者，你呢，看上去太高兴了。别对我显出那么心满意足的样子，好不好！”

“你不想在我身上睡觉吗？”哲迪说。

“永远不，”厄勒克特拉睁大眼睛答道，“多么庸俗的想法。”

她侧身躺在毡子上，眼前是一本打开的书，书名叫《温室效应——回归混沌的倒计时》。

哲迪呻吟，他翻过身来面对她，但小心不要压着琼斯先生。“那么，没有影子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他懒懒地问。

“我从来就没有过影子，所以不知道，”厄勒克特拉想了想，说，“我想会轻松自由些吧——你走动时可以少带一样东西。”

哲迪想了一会儿。“你是真被写出来的吗？我是说，就像罗德·达尔写男孩查理，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一样？”

“是的，”厄勒克特拉说，“他们两个我都认识。”

“那一定非常古怪。”哲迪说，他在努力想象。



“我觉得这很棒，”厄勒克特拉一根红色的长指甲指着他，“做一个故事人物意味着你有机会改变和提高——重塑自我！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特别是像我这样叛逆、有趣的一类。我不过是第一遍草稿，你知道。”

她重新躺下去，闭上双眼。“也许你可以重塑一点点自己。我是说，你想一辈子当个悲观者吗？不过告诉我，在你急于行动之前，你是如何开始一切的？你是生来如此，还是现代社会让你变成这样的？”

哲迪谈着，听着，看着海鸥在天空盘旋，白色的肚皮反射出午后的阳光。不过他一直在盘算着一个奇异的想法：重塑自我。

他长这么大，所见所闻的都是关于人们如何经历大风大浪，然后脱胎换骨。他妈妈的朋友写的都是这样的故事，有些人拍这样的电影。他们发现了真爱、游历、沉思、登山！他不过是继续这样经历下去，人却还是老样子。不过如果他作记录——记录下他想记住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所发生的，那就是有了另一个自我做伴。他可以造出一个新的哲迪，就像刘易斯·卡罗尔造出爱丽丝一样，只不过他的哲迪是真实的；它将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可以变化的自我。既然他能学会骑单车，学会爱一只猴子，学会和一个没有影子的人谈话——他当然也就能造出另一个自我！

厄勒克特拉又回到书本上，哲迪于是坐起来，伸手到包里摸索。阿莉送他的笔记本还在，他把它拿出来。

纸张发黄，许多地方笔迹已经变得模糊，但他还能认出许多字。看得出的地方大部分都说到爱丽丝：又瘦又

高，睡眠惺忪、玩槌球游戏。本子只写满了一半，最后一句戛然而止：“见鬼，爱丽丝逃跑了！”

哲迪咧嘴笑了，他感到深深的歉意。阿莉实在是给了他一件珍贵的礼物。他想起她如何描绘她拿到这个本子的商店，想起自己嘲讽她时，她的脸色是如何阴沉下来。不过他想起她说的话（怪不得你妈妈不要你），于是把她赶出自己的思绪。

他翻开没有写字的第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下：新哲迪日记[简称 NZ(New Zed)，不过 NZ 不是指新西兰(New Zealand)这个国家，而是这里的主人公]。

在右上角，他写下：海岛，1月10日，星期二。

“今天，”他写道，“新哲迪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骑车时速达到每小时三十公里！这个国度的居民没有影子。他勇气十足，无所畏惧，谈吐机智，风度迷人，是他美丽的同伴靓丽小姐的绝佳伙伴。”

哲迪正要写到新哲迪因为运动量大而食欲大增，这时天空一阵炸雷，他抬起头，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地平线上涨出大片大片不断膨胀的乌云。不一会儿，乌云密布，西边和东边的群山变成了紫色，像黑色的灌木丛一样升起来围住云层。

哲迪四下张望，空气出奇的平静，鸟儿、虫子一动不动，然后电闪雷鸣，雨开始下起来了。

雨又厚又密，像敲击窗玻璃一样劈里啪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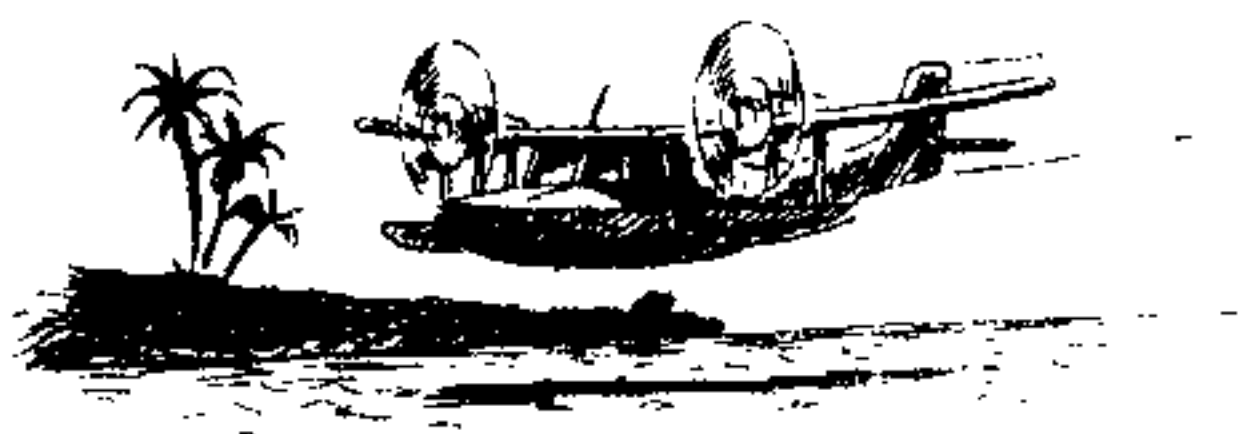
“快，收拾东西，我们的书！”厄勒克特拉喊道。

这天怎么变得那么快？吃惊的哲迪低头看着琼斯先生，它浑身滴水，毛发紧贴在皮肤上，看上去只有原来个



头的一半大，可怜兮兮的。哲迪把它拎起来，包裹在浴巾里，塞到自己的衬衣里面。

110 古瑟特为您效劳



雨小了一些，哲迪和厄勒克特拉从浴巾下探出头来。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就减弱成轻柔的刷刷声，只在他们脸上拂过一阵阵轻轻的水雾。不过哲迪往海上望去，天空仍是黑沉沉的，地平线上，电闪阵阵。

哲迪想起他来时在海上碰到的那场风暴，和麦克古尔那天说过的话。“这是不祥之兆，”他说，“坏事情就要来了。”哲迪打了个冷战，呆呆地望着乌云低垂的天空。



正在这时,他看到一样东西,光滑修长、银光闪闪,它撕裂云层,越靠越近,两只翅膀发出奇异的光芒。

“水上飞机!”哲迪低低说道。他和厄勒克特拉现在已经能听见它沉闷震颤的马达声,看见它身体下的两只浮筒。

很快,震颤声高涨为轰鸣声,飞机在水面上向下滑翔,直到几乎要碰到水面。厄勒克特拉开始跑下沙滩,但哲迪没动,他的脚像在地上生了根。

“走啊,哲迪!”她喊道,“去见见新来的吧!他一定很酷!”

哲迪下到沙滩上,飞机也刚好降落到地面。舱门咣咣一声打开了,爬出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大个子,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在他身后,无声无息地踱出一只老虎。

哲迪张着嘴,目瞪口呆。老虎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钻石缀饰的银项圈,项圈和一根银皮带相连。

那人扯了一下带子,说:“坐下!”老虎打了个呵欠,露出两颗又尖又黄的利牙,坐了下来。

“下午好,下午好,很高兴认识你们!”那人叫道。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取得最佳效应,问候也不例外。他微笑时,露出完美的牙齿,不过他的双眼却骨碌碌乱转,像黑色的鱼儿窜来窜去。

哲迪觉得这人的脸就像一块没煮熟的肉,半生不熟的。他的皮肤红扑扑的,下颌紧缩,肩膀和肚皮在熨得平平坦坦的衣服下凸出来,就像丝绸西服裹着一块大石头。

“鄙人叫古瑟特。丹尼尔·古瑟特为你们效劳!”他伸出手来,哲迪发现他的指甲修剪过,不过他的皮肤又冷又

湿滑。

突然，琼斯先生从哲迪的衬衫中嗖地伸出脑袋，恐惧地圆睁双眼，瞪着老虎，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老虎并不理睬它，只平静地看着前方，它一身油亮的黑毛使它看上去既高贵又昂贵。

“是的，是的，任何人只要不是混饭吃的，都会有个熟友，呀，天哪！”古瑟特先生看着瑟瑟发抖的琼斯先生，叫道。

“熟友？”哲迪抚摸着猴子的脑袋，说。

“是啊——巫婆有黑猫，企业经理有老虎，男孩有猴子。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熟友。那么，年轻人，你干什么的？我敢说你是在这里的植物园干活，对不对？这里的泥土最合适种传统的咖啡豆，我敢打赌。你们的口号是什么——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想一句——‘天天喝我们的咖啡，天天活得有滋有味，精力旺盛又充沛。’不错吧，嗯？我就是这样，灵感总是源源不断，所以我的事业兴旺发达。那么，你生产什么，咖啡、可可、烟草？想在这里发财，对不对？看上去这是座很不错的海岛，地图上没标出来，收税的人不会到这里来多管闲事，用他那该死的鼻子东嗅西闻，对不对？”他搓着双手，热切地看看厄勒克特拉，又看看哲迪。

“呃，实际上，”哲迪开口道，“我是来这儿度假的。”

“度假，嗯？已经发了财了，我敢说。”他开玩笑地捶了一下哲迪的肩膀，“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思想独立，真正的实干家，我不该感到奇怪。那么现在过好日子了，是吧，漂亮的女人，玩帆板，海湾里还有个船坞，对不对？”



哲迪摇摇头，可心里的新哲迪却在微笑。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古瑟特先生？”厄勒克特拉问。

他眯起眼睛。“人，就是我的生意。管理就是管人——和他们的钱。”他朝她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让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从我在故事中出现的那一天起，我做什么就赚足什么。我投资金矿，我购买石油、烟草和军火的股份，我玩股票，收购银行。你想得出来的一切行当，我都做过，都赚了钱。”他拍拍胸口。“一个成功的故事，这就是我。不过别把我的事告诉给收税的！哈，哈！”

他转身朝飞机挥手，等候在飞机里的飞行员大喊了几句，也挥手。引擎轰鸣，飞机缓缓兜了个大圈，升空了。三个人站在那里，凝望着飞机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云层后面。

“好了，就这样了，让我们好上加好吧！”丹尼尔·古瑟特说，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雪茄，“来一支吗？要不来支香烟吧？”

“不，谢谢。”厄勒克特拉说。

“我以为你抽烟呢。”哲迪说。

厄勒克特拉皱了皱鼻子。“我讨厌抽烟，我抽烟不过是想惹汉克尔小姐生气。”

“汉克尔小姐是谁？”古瑟特问，“这一带谁负责？银行老板是谁？有没有赌场？现在可有一桩好生意做了——全世界的游客都会到这儿来，你会发大财的。现在就行动吧，时间就是金钱。”他拎起公文包，扯了扯系老虎的带子，踌躇满志地大步走上沙滩。

“不知道古瑟特先生会不会同意来演我的电影，”两



人跟在他后面，厄勒克特拉沉思着说，“他可以成为悲观思想在这个现代世界流行的根源之一。”

“嗯。”哲迪说，不过他却在想着别的。他正想象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实干家，一个独立自主的思想者。

哲迪一心想自己的事情，没看见有半个影子在跟随古瑟特先生。它移动笨拙，和这个大个子的身影不合拍；它瘦小，不像人影，像一条蛇，很不显眼。不过老虎不时回头看，不安地朝它吼叫，好像它是活的一样。



月 女强人横遭不幸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克丽拉·克伦兹布刚刚遭受了她经商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她在纽约一座大厦第四十九层自己的公寓里,做仰卧起坐。

每当危机降临时,克丽拉的第一原则是积极行动。让我告诉你吧,就在此时,她的第三十一个仰卧起坐正做到一半。

“为什么是我?”她吐出一口气,望着窗外的夜空,“为

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年轻，有名气，整个纽约都称赞我——可现在，丹尼尔·古瑟特走进了我的生活，啊！”

只提了一下他的名字，克丽拉就已经忍受不了，痛苦地一下四仰八叉倒在地板上。她不再做仰卧起坐，而是平平地趴在地上，胳膊平伸出去，就像被子弹击中一样。她躺在那儿，从落地窗望出去，就这样一动不动，甚至连缎子睡衣都不穿，就这样过了一整夜。

克丽拉·克伦兹布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两年前，纽约市投票选举克丽拉·克伦兹布为年度商界女强人。纽约是座尔虞我诈、竞争激烈的城市，能在这样的城市里获得如此殊荣，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每天早晨，她在吃早餐（生蛋清拌橙汁——她的身体棒极了）的时候，总要读一读关于她自己的文章。

“聪明的克伦兹布女士取得成功的速度令人惊讶，”他们说，还有，“克伦兹布女士的商业头脑堪称我们所有人的典范。她善于管理人，人就是她经营的一切。这便是她的信条！”还有：“在艰苦奋斗和美国生活方式这两方面，克伦兹布女士是一座活的丰碑！”克伦兹布欣喜地一口气读完。她生平第一次，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克丽拉去赴许多鸡尾酒会，结识了参议员、影星和钱包鼓得像足球的阔老板，他们都想和她做做生意。啊是的，她喜欢出名，每晚都出去吃饭——只去最好的餐馆——让人们都看见她和大使们在一起品尝香槟酒。

好了，现在如果要宣传你的成功（在讨价还价中挣大钱），还有什么比写一本书更有效呢？最好是一本畅销



书。纽约最有钱的出版商奇登、可登和凯帝第一个找上门来。他们探查出她喜欢光顾的餐馆，便请她去吃饭，点她爱吃的菜，然后向她提出写书的想法。

“你们是说，”克伦兹布女士被牡蛎卡了一下喉咙，拼命瞪圆眼睛，说，“你们想要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生活的书？呃，先生们，我深感荣幸。让我想想，我可以从我获得成功的那笔生意说起，是和——”

“啊是的，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奇登先生说，“您知道，我们发现，如果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来写商界天使，书最好卖。”

克丽拉·克伦兹布放下叉子。

“我的合伙人是想说，”凯帝先生插进来，“我们希望阁下您写出您身上体现出男性力量的那部分，就像是传统意义上养家糊口的男人所能做的那样。”

“不过您可以使用自己的生活素材，完全可以，”可登先生加上一句，“只不过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性。”

开始克丽拉·克伦兹布大为恼怒。她是智慧女性的典范，她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现在要把她说成男商人，亏他们想得到！对这一顿晚宴的主菜，她只稍有不满意，至于甜点嘛，当奇登、可登和凯帝说要提供给她一笔钱，足以让她在加勒比海一艘远洋班轮上生活一年，而且可以经常举行派对时，她接受了，甜点也不错。

这便成了克丽拉·克伦兹布一落千丈的开端。

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克丽拉坐在电脑前。她感到迷惑，也很害怕，因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她无法理解的主

人公，她给他起名叫丹尼尔·古瑟特，一个目光和她一样敏锐的商人。不过他却变得阴险、狡猾，成了一个骗子和小偷，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她怎么可能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呢？对于这个人，你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令人憎恶。

突然，风在她背后刮起，她椅子转了一圈。就在她对面，一个西装革履的大个子男人懒洋洋地坐在那儿，公文包搁在大腿上，无动于衷地晃着脚。

克丽拉跳起来：“你不纳税，是什么意思？”

丹尼尔·古瑟特微微一笑。“在一个完全自由的贸易系统里，任何一个合格商人的目标是什么？尽可能地赚取利润，对不对？”

“首先，古瑟特先生，”克丽拉严斥道，“自由贸易，不是完全自由，你说起来像是街头斗殴。你知道，做生意是有章可循的，你一开始就得遵守规则。”

“啊，规则，你是说凉拌卷心菜，你吃色拉就吃这个，哈，哈！你我都知道怎么打擦边球，对吧？和我在一起，宝贝，你会前途无量的。外面有许多吸血鬼都想知道怎么灵活运用规则，对吗？”

克丽拉和他争了一个小时，然后睡觉去了。他让她恶心极了。

夜夜如此。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和呛人的雪茄烟圈一起转圈子。他打断她的工作，指点她写这写那，贬低她的朋友。他想会见政客、公司经理、有权有势的人，呀，天啊！瞧，他精心策划，趋炎附势。她想加进另一个人物，但古瑟特总是干扰她。当然有时候他也灵感大发



——天，他从她那儿学到了一切！但愿她能把他转个个儿，从坏人变成好人，她的书同样可以好卖。

克丽拉好些日子没去办公室了，员工们在拼命打电话找她。生意在滑坡，他们说，她到底在做什么呀？

可她怎么能丢下丹尼尔·古瑟特这样的人不管呢？她搏斗、挣扎、恳求，直到有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她才明白他一定会走的。

克丽拉的公寓里有一个小房间，平时总上锁，没人知道这个房间，不过房间里有一堆关于巫术的书。她的大姨妈梅恩常看这些书，而她从不看。梅恩把这些书给了她。在她眼里，梅恩穿着邋遢、笨手笨脚，头脑有问题，她都羞于提起自己有这样一个亲戚。再说，克丽拉崇尚理性，不赞成施魔法之类的。不过大姨妈在遗嘱中把这些书籍留给她，于是克丽拉把书都锁起来，将钥匙藏到床垫底下。毕竟，让这些书落到坏人手中是不行的。

可是，工于心计的古瑟特逐渐了解到这个房间、巫术书和钥匙。凌晨，在筋疲力尽的克丽拉熟睡时，他偷偷溜进小房间，找到那些书，拿了最大的一本，每天晚上读一章，记下如何施魔法，再进行练习。

一天晚上，克丽拉做了一个可怕的梦，突然惊醒过来，心怦怦猛跳。她听见魔屋里有响动。她伸手到床垫下，钥匙不见了，她心情沉重地悄悄来到客厅里，看到一线黄色的灯光从魔屋门下透出来。

她一步跳过去，冲进房间，发现古瑟特站在悬挂的灯下，手捧魔书。她瞪着他，他两眼发光。克丽拉发现在刺眼的灯光下，一条蛇一样的阴影在他脚下扭动。

“你和这个影子在这里干什么？”克丽拉喊道，“你不能有影子！”

古瑟特拍拍书本。“魔法，我亲爱的克伦兹布女士，魔法。你对这些财宝视而不见，你犯错误了。很快我会和你一样成功，而且只会更强大、更有权势。哈，哈！”他点燃一支雪茄，“你想打个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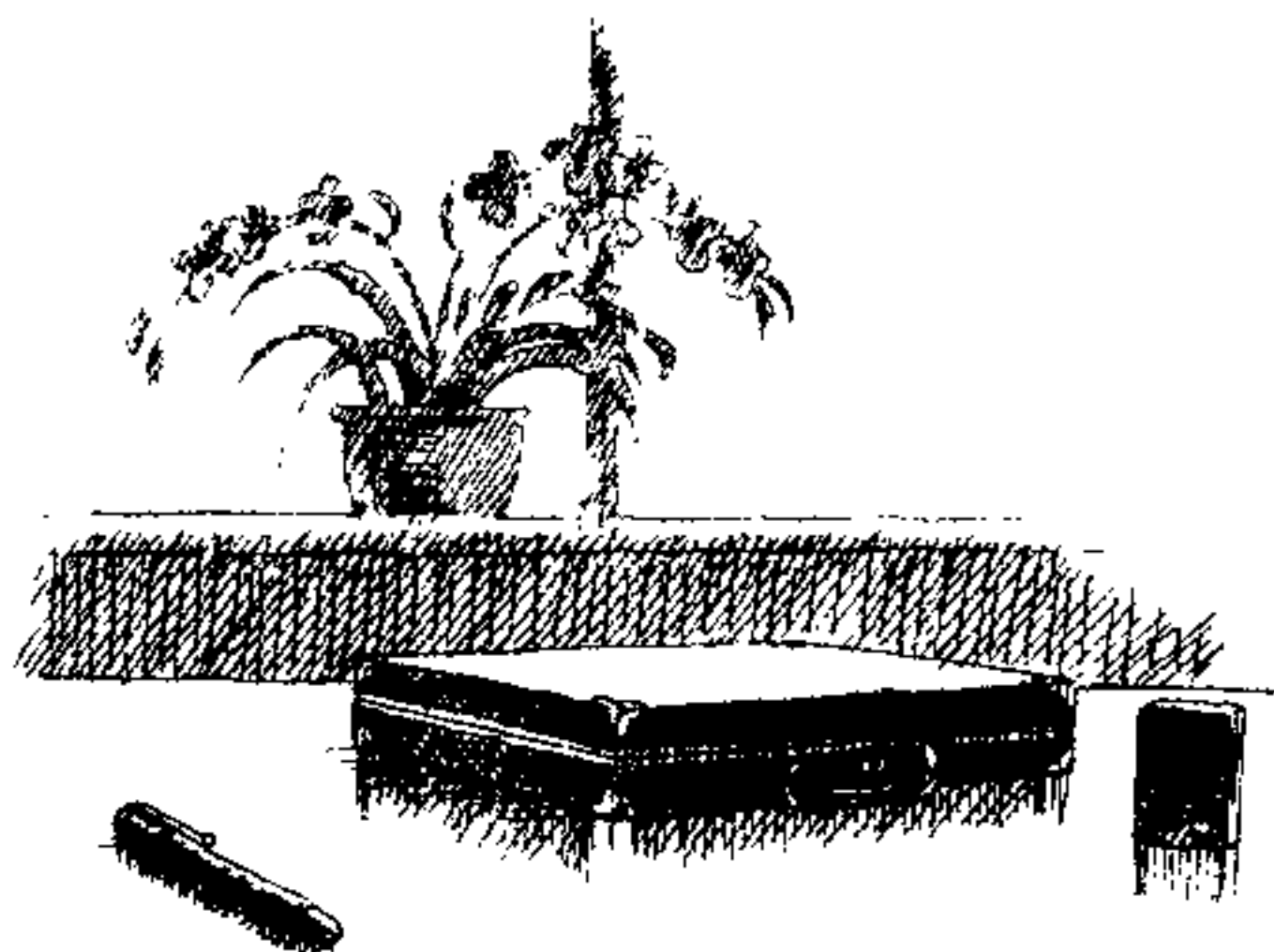
克丽拉从他手中夺过书本，用力踩踏地上的影子。她把他推出门外，自己坐到桌子前。

她得做些什么。她应该毁掉他吗？取消“保存”？可她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他拥有了她所有的灵感！谁能帮助她？也许另一个作者可以帮她。这种事情肯定在其他作者身上发生过，她想。她做了十个仰卧起坐。她在思考。

康赛塔·温德伍德！就是她！她度假时在法国的一个地中海俱乐部见过康赛塔一面。有趣的女人。她提起过她笔下一些不听话的人物，说她怎样把他们打发到某个小岛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去。她是开玩笑的口气，不过也许她的确有办法改造他们。满怀希望的克丽拉拿起电话……



192 古瑟特的生活准则



丹尼尔·古瑟特对自己的成绩感到满意。他在城里弄了间不错的小屋，窗台上摆着一盆盆兰花，还有阳台让他的老虎呆着。他在飞机上已经对它施了魔法（飞行员那张脸还是令人难忘的，哈，哈），那形象正合适它，没——错！他皱起眉头，要学好魔法，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老虎时不时看上去要褪色、消失。古瑟特还要下苦功学学如何施法留住这东西。



他搓搓双手,到目前为止一切尚好。他对岛上居民作了小小的调查研究,就他看来,他们智商平平,他可以玩他们于股掌之间。现在他来到这所学校,他要会见校长女士,和那群人混在一起,这样就会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做点生意。这座岛需要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丹尼尔·古瑟特就是完成这一伟业的人。他拎起公文包,冲着镜子微笑一下,拍拍右胸口袋里的口授录音机。

万事俱备。

阿莉目不转睛地看着刚刚走进来的那个男人。她看着他鞠躬、微笑,完美的洁白牙齿在闪光。太完美了,她想,肯定是假牙。他的眼睛像鱼眼一样细小瘪平。原则一:警惕那些嘴笑眼不笑的人。(敬而远之。)奇怪,自她上岛以来一直就不用复习这些原则。不过丹尼尔·古瑟特让她感到不安。

虽然屋里的其他人没有她这种感觉。

他说话时,他们呵呵笑,点头,被他迷住了。他像个晚会主持人一样在屋里大步地走来走去,自信地搂搂这个肩膀,拍拍那个后背,还朝睡美人情意绵绵地挤眉弄眼。

“他是个成功的人,就是那个人。”坐在她旁边的哲迪说。

“那他来这里干什么?”阿莉问。

哲迪耸耸肩。“也许他比他的作者还聪明呢。”

“我们很多人都比作者聪明,”坐在他另一边的厄勒克特拉说,“嗯,夜晚两点找他聊天正合适——我敢说他



也是不睡觉的。”

汉克尔小姐举起手，屋里响起嘘声。“大家欢迎丹尼尔·古瑟特先生，”她宣布，“我们岛上新来的。”

古瑟特站起来，整了整领带。

“谢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这里。呃，尊敬的人们，让我们开门见山吧。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我们先来讨论讨论我们的《使命声明》，”

“我们的什么？”大家一齐问。

丹尼尔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据我了解，这里的旅游业简直是一潭死水。我们要建立起合适的景点，几家夜总会，昼夜营业的鸡尾酒吧，一家赌场——这很重要。在海滩上建起几幢摩天旅馆肯定会吸引人，我发誓。”

“很好，丹尼尔，”汉克尔小姐表示赞同，“你的作者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不过，就像所有的商人一样，你首先得看看我们这里需要什么。这海岛不太需要这种，呃，生意。”

“哦，我们可以使岛上需要这种生意，汉克尔小姐，”古瑟特眯起鱼眼睛，说，“税收对这里鞭长莫及，我认为您作为校长的职责就是要充分开发这座岛屿。面团卷起来，皮球滚起来，我们笑起来，对不对？”

“谢谢，丹尼尔。你现在可以坐下了，开始读一读你的《行业道德规范手册》。”

“一群外行。”古瑟特咕哝道，像垮塌的泥堆一样一屁股坐到位子上。

沮丧的古瑟特成了旁观者。这时，阿里巴巴被推进

来和诺丁汉郡的郡长进行决斗。他善意地只朝空中挥剑,而郡长像平常一样打瑜伽功,沉思着。伯莎在演示换尿布,可却被别针扎了手指,再也不肯做下去。

古瑟特打开公文包,拿出口授录音机,它四方形,黑色小巧,上面有几个按钮,用来录音和放音,这是最新的款式。他将录音机凑近嘴巴,开始对它轻轻说话。阿莉伸长耳朵听。

就在这时,巨人精灵布罗根缓缓地走了过来,屋里荡起一阵骚动。那顶绿帽子斜扣在他头上,犹如山上的一座小屋。他每走一步,地板便微微震颤。

他一屁股坐到丹尼尔身边的大椅子里。“很锅(高)兴见到那(你),我叫布罗根。”他低声说,声音却像打雷一样。他握了握丹尼尔的手,几乎把他的手拧断。

丹尼尔热情地对他微笑,当布罗根再次朝前看时,他对录音机说:“资源一,莱德·布罗根。我听说这个巨人蠢得像只羊,什么都白给别人,连他妈妈中奖的奖品也会拿去送人。利用他的博爱,哈,哈!”他四下张望,与哲迪四目相对。哲迪无声地说“你好”,并像他心目中的实干家那样朝古瑟特老于世故地皱皱眉。

古瑟特拿起录音机对准嘴巴:“资源二,一个叫哲迪的男孩。拍拍马屁,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不过接下来他看见阿莉在盯着自己,双眉弯成两个问号。他悄悄对录音机说:“一个叫阿莉的女孩,人和名字挺般配,耳朵像电视天线,可能是个克格勃特务,爱管闲事,提防她。”他停下来想了想,加上一句:“从校长那儿多了解了解这两个孩子的背景——利用他们想做大事的



弱点,肯定能找到为我所用的东西。”

古瑟特心不在焉地看着故事人物的必修课程,不停地冲着手上的录音机说悄悄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你的大拇指现在怎么样啦?”埃明特鲁德转身问布罗根。

“你的大拇指怎么啦?”坐在她旁边的阿里巴巴问。

“今天早上他为上课缝鞋子时给狠狠地划了一刀。”

布罗根咧嘴笑了,晃晃受伤的拇指。拇指粗大、健康,毫无受伤的痕迹。

古瑟特凑过去细看,大吃一惊。“可伤口愈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会这样?”他追问道。

埃明特鲁德和阿里巴巴咕哝些什么,然后转身面对汉克尔小姐,不再理他。

古瑟特坐在那里,盯着布罗根。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个秘密吗?他接触到了某个秘密,毫无疑问,这么快就有所领悟!他搓搓双手。待会儿他要把布罗根拉到一边,从他嘴里全套出来,这肯定轻而易举,如探囊取物。

下课了,大家一个个往外走,古瑟特捅捅布罗根的膝盖(他大约有布罗根的膝盖那么高)。

“那(你)想跟我血花(说话)?”布罗根带着浓厚的爱尔兰土腔。他们朝一片阴影走去,巨人蹲下来。

“我想那(你)在岛上过得不错。”布罗根友好地微笑。他每呼吸一下,古瑟特的头发就被吹得乱蓬蓬的。“哪天到我假(家)来坐坐——我种有橘子和柠檬,全岛举(最)

好的!”

“当然,我很乐意,”古瑟特回以微笑,“这座小岛真是一个很棒的旅游胜地。我这个人一向好奇,我在想今天早上你被弄伤了手的事。现在你的手指不疼吗?”古瑟特一脸忧伤,你还以为他刚刚宣布了破产呢。

“没细(事),多谢关心,是梅林的神药把我的手挤(治)得好好的。”布罗根微笑。“梅林的神药,”古瑟特重复道,用舌头品味这几个字,“这种药一定非常有效,是什么药?”

布罗根挪了挪身子。“呃,恐怕我不能捉(说)给你听,几(这)是岛上的秘密。”

“不过你不像故事里那些贪得无厌的小精灵,是吗?他们迈着小腿跑来跑去,把所有可爱的金子全藏起来,留给自己。不,你是慷慨大方的那种,从你的体型我就看得出来。你总是和人分享你的宝藏,分享你的秘密,对不对?”

“嗯。”布罗根挠挠脑袋,点点头。

“神药难道不是一种宝藏吗?你不想把它全部占为己有吧,对不对?你不想和我,呃,你的新朋友分享它吗?”

“啊,当然。如果你要这样捉(说)的话,我就捉(说)吧。”

古瑟特在后背偷偷鼓起掌来,成功了。于是他催促、询问、暗示、启发,直到布罗根把山洞和宝藏和盘托出,不过他没提到大蝙蝠或柿子的事——仅仅因为古瑟特没问到这些。



“不过你怎么知道是哪个洞，这些山峦中一定有成百上千个洞呢。”古瑟特穷追不舍。

“啊，你算是问对了，”布罗根叹了一口气，差点儿把古瑟特吹翻在地，“不过那条路只通向那个仙（山）洞，洞口上面的大石头黑得跟夜晚似的，不难看出。”

“哎呀伙计！”古瑟特喊道，踮起脚来拍了拍他的后背，“你帮了你的伙计一个大忙，我不会忘记的！”

布罗根咧嘴笑了。“能帮上忙，我总细（是）很高兴，我喜欢看到满意——”不过他只是在对空气说话，因为古瑟特已经大步离去，一边急急地对着手中的录音机说话，恨不得一下把听到的一切都记下来。

布罗根站起来，望着古瑟特的背影，一种莫名的感觉在他肚子里下沉。他还没有把一切告诉那个人，他只是告诉他大致情况，没人会知道这一切的，但不管怎么样，布罗根并没有因此好受些。今天给毁了，那种下沉的感觉让他失去了平日里的快活，就像不断扩散的云层整天都遮住了太阳一样。

与此同时，丹尼尔·古瑟特却欣喜若狂，他在公寓里踱来踱去，把一块块鲜肉扔给老虎。呜哇哇，这是他最最走运的一次，神药！全世界最令人垂涎的财宝——而他，古瑟特，就要拥有它了！他跳过一盆植物，踏着芭蕾舞步旋转进厨房。

命中注定！他就知道他会有更大作为的。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起个商标名，设计商标图案。“古瑟特的长生不老药”——不，太长。“古瑟特生命灵丹”或“古瑟特生命动力”。啊，他会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政府会

对他低头哈腰，黑手党首领们会嚎啕大哭，军火商们和商业巨头们会气得发疯。整个世界成了他的盘中餐——他要吃个精光，呀，天哪！现在要制定行动计划……



谎言和弱点



埃明特鲁德住得离阿莉不远，阿莉差不多天天去她那里玩，她们一起喝用真柠檬做的冷饮，然后一起下菜园。

埃明特鲁德在山上有一间白色屋子，大门旁玫瑰盛开。一个女巫这样生活，真是不像话，汉克尔小姐总这样说——这更像一个童话故事的幸福结局，而不像一个巫婆的小屋，这与她的身份实在不合。（不过当埃明特鲁德

给她的餐馆送来成堆成堆的新鲜蔬菜时,她照收不误。)

在自己的菜园里,埃明特鲁德种有梔子花和九重葛,还有成百上千种蔬菜和草药,一年四季满山遍野都弥漫着花香和香料的味道。

埃明特鲁德把自己的一块菜地让给阿莉,阿莉撒下罗勒种子,现在她注视着第一枝小芽冒出地面——闪亮、娇嫩、芬芳。埃明特鲁德说色拉里放罗勒会很好吃,或者把它和鲜西红柿拌在一起,蘸香油和醋吃。

现在阿莉巡视着她的小小菜园,她想拥抱自己,真怪,她对这些小小的叶子有说不出的疼爱,它们就像她自己的宝贝,全都健健康康、循规蹈矩。

“当你撒下种子,看着一棵植物成长,长大成人,真有意思,”埃明特鲁德微笑道,“这真是一种奇异的魔法。”

“是的,”阿莉表示同意,“我在家有个花园,我喜欢就坐在那儿,周围的一切很平静,但在生长。你是不是总记得自己实际上是个女巫,埃明特鲁德?”

“嗯,我就是不喜欢种那些伤人身体的花草,我天生不是这样的。”

“那你会永远呆在这岛上吗?”

“实际上,我的作者在考虑把我放到另一个故事中,背景是非洲。他要给故事起名叫做《马里的巫术》。”

“啊,我希望能改变自己的或我朋友的背景,你知道,”阿莉兴奋地继续道,“我已经决定了我长大后要做什么,这个念头刚才一闪而过——我想做个植物学家,就是这样,做一个研究植物、和植物生活在一起的人。我以前担心自己最终会成个隐士,只有一只蝙蝠和一块青豆地



做伴。不过现在我想了解各种各样的植物，了解你是怎样进行杂交的，了解它们是如何生长的——说不定我将来会发明一种我自己的植物！”

“就叫阿莉风草类植物吧，”埃明特鲁德笑了，“特点就是蝙蝠状的花朵，和坚果的香味，很罕见。”

“就是这种！”阿莉叫了起来，于是她们继续劳动：除草、栽种、聊天，一直到喝柠檬汁的时间。

她们一道走进屋里，阿莉看着埃明特鲁德晒黑的柔软的后背和她友好的步伐（她总是把脑袋歪向一边，好像在倾听什么），一股爱意涌上她心头——爱埃明特鲁德，爱她自己，爱这座岛。近来她一次也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她，甚至怎么想她那一点三厘米长的牙齿。也许她妈妈是对的——她需要有所改变。

她们坐在阳台上，中间是一大瓶鲜柠檬汁和一盘胡萝卜蛋糕，这时，有人在她身后的栀子花丛中吹口哨。哨声粗哑，像磁带卡了壳，似乎吹哨人只知道一个曲调，就一直吹它。

她们定定看着花丛，过了一两分钟，一颗脑袋冒出来，然后是黑色西服和公文包。

“哈，你们在这儿！”丹尼尔·古瑟特叫道，“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他连声叫道，满腔热情，友好无比。“天气好极了，对不对？”他把一根手指伸到衣领底下，阿莉看见他的上嘴唇冒出颗颗汗珠。她怎么都想不通，他怎么在这么热的天还穿西装。

“来喝一杯柠檬汁吧。”埃明特鲁德热情邀请他。

难道他不打算问他他在栀子花丛后干什么吗？阿莉

瞪着越走越近的古瑟特。

“唉，这就是生活，呀，天啊！”他一边坐下来一边叹气，大口大口地喝柠檬汁。“嗯——”他咂巴着嘴，阿莉闻出来他刮须后用的是很贵的润肤液。她屏住呼吸。如果说有谁使她不想呼吸的话，那就是他。

“你的老虎在哪儿？”她问道，四下张望。

古瑟特朝花丛望去。“呃，它和我在一起呢。”就在他需要的时候，这该死的畜生又褪色了。“大概四处溜达去了，你知道老虎总是这德性。”

“不，告诉我。”阿莉开口道，可古瑟特转移了话题。

“你这座菜园真不赖呀，埃明特鲁德女士，你一定赚了大钱(make a mint, 巨额)吧，呃？”他捅了捅她的肋骨。

“哦，我是喜欢种东西，包括薄荷(英语：mint, 薄荷)，古瑟特先生。”

“哈，哈！”古瑟特轰然大笑，直拍膝盖，“我就喜欢这个，幽默感，薄荷里有大财呢，哈！是的哟，你一定是个种菜能手，为什么你这样能干的女士不扩大扩大业务范围呢，开几座庄园什么的？”

“我对有特殊用途的草药和蔬菜更感兴趣。”埃明特鲁德吸着柠檬汁，答道。

“比如说我听说过的时太草？就是那种能捉弄时间的东西？”

埃明特鲁德站起来。“时太草，古瑟特先生，不管你给它起什么名字，也不过是我菜园中的一种植物而已，用它来做蔬菜馅饼很不错。现在我得去拿些柠檬汁来。”

“我帮你。”阿莉叫道，跳了起来，正要伸手开门，却听



见古瑟特正对着他的录音机偷偷说着什么，她愣住了。

“资源三，女巫埃明特鲁德，难啃的骨头，傲慢的素食嬉皮士，没有生意头脑，身怀巫术，但对行动毫无用处，放弃。她的朋友‘天线耳朵’绝对是个讨厌的东西，必须除掉。”

阿莉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但谁要是探子，她从不会看错。她躲到门后往外瞧，这时，她发现他的脚边有一团阴暗的东西在扭动，那东西又细又短，像条蛇——那是影子！但不知怎么地它看起来扭曲、笨拙，阿莉觉得恶心。

她悄悄走出来，瞪着古瑟特，盯住他巴掌上像一颗黑色小炸弹似的录音机。

“你在跟那机器说什么？”她质问道，“你刚才躲在栀子花丛后面干什么？”

古瑟特皱起眉头，浓密的眉毛挤在一起，形成一条长线，像毒蛇在爬动。他眯起眼睛，然后又笑了。阿莉讨厌那微笑。

“我在漫游海岛呢，亲爱的，就像你一样，路过这里，顺便拜访，我旅行时总是要写日记的——”他举起录音机，“你是不是也写日记呢？”

“哼，”阿莉说道，坐了下来，“那么，我想请问你那个影子是作什么用的。”她直直看着他。

“一个小姑娘有这么多问题！”他有点儿泄气了，“呃，这么说吧，我发明了这个影子。每个人都需要有影子——没有影子的人只是半个人！当我在它身上下功夫后，它会变得和你的影子一样实实在在，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有意思了，哈，哈！不过谈我已经谈得够多了，我们来



谈谈你吧。”他拿出一根雪茄，点燃。“我听说你在度假，你需要换换空气，对不对？”

“差不多吧。”阿莉咕哝道。她不想他利用这些讨厌的问题来刺探自己的生活。

“那你的妈妈是个作家，呃？我敢说她打发了很多人到这里来‘换换空气’。”

“她让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换那种空气。”阿莉生气地说。

“那你觉得你妈妈想让你换什么样的空气呢？”

阿莉瞪着他，他笑得天衣无缝，舌头在他那完美的牙齿上扫了一遍。

“也许她想让你学乖点儿。如果她能改变她的人物，她肯定会忍不住要改变你，这情有可原。”古瑟特的声音如黄油一般滑腻，“我听说你在学校一次也没评上过最受欢迎女孩，她一定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她就是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她并不想让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阿莉喊道。

“不过她还没给你写过一封信，是吗？”

阿莉咬住嘴唇。她已经发了三封信，一直在盼着妈妈的来信。她认为在这里通讯有些不正常，因为信是靠船接送的。当然，她知道这里没有电话，啊，这个人真可笑。

“据我所知，”古瑟特显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朝她靠过来，“我告诉你是为了你好——你好做准备——嗯，我的眼线说你妈妈的确想要汉克尔小姐对你采取某种行动，使你成名，她认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阿莉瞪着他。

“不过笑一笑吧！就我看来，这所学校能创造奇迹，不出几年，你就会变得有模有样了。”他一跃而起，把录音机塞进右胸口袋里。

“我走啦，”他喜气洋洋地说，“不想打扰你下午的安排，图达鲁——呜，”他面对门口，朝里面的埃明特鲁德叫道，“谢谢柠檬汁！”他大步走过小道，咔嚓一声在身后关上大门。

阿莉远远地听见他呼唤：“老虎，来呀孩子！你到底藏哪儿去啦？”

她闭上眼睛，沉寂中，地球似乎停止了转动，她的心怦怦乱跳。她看到妈妈的脸，以及和她谈起海岛时眼里闪烁的光芒。

啊，那人真滑稽——不，他邪恶，像一个会传染的肿瘤。可康赛塔是不是真要改造她，要她脱胎换骨？她的亲生母亲！她想起妈妈温暖的拥抱，每晚睡觉前她哼自编的曲调，她的胸膛一下变得空空如也，她想号哭起来。

埃明特鲁德出来，两人一起到山坡上散步，在多香果林中漫步，铜锣般的太阳在她们身后下沉，不过阿莉的心回到了桦林湾，她在想学校，想林恩和曼迪凑在一起咯咯直笑。她用舌头扫了扫那一点三厘米长的牙齿，想起了她的“第一原则”。在篝火般的夕阳下，树林发黑，阿莉远远瞧着这一切，但无心欣赏这一切，沉重的心事像紧锁的门把她关在屋里。

这天晚上，伯莎做的晚饭是鸡肉和烤土豆。



“你这个时候没有睡觉,对我们来说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哲迪咧嘴笑道,“你也没变成南瓜或什么的呀!”

“厚脸皮的捣蛋鬼,见了人不会说话,给根杆子就顺着往上爬。你要多少个土豆?”

“四个。”哲迪说。

“食量大如牛。你呢,阿莉?”

“我不饿,谢谢。我只要一点儿鸡肉。”

“捣蛋鬼真让人没法捉摸,”伯莎拿过阿莉的盘子,咕哝道,“那小子先前吃饭像鸡叮米,那女娃吃得下一头牛,现在反过来,变得像天气一样快,肯定是内分泌失调,是不是觉得自己瘦了,阿莉?”

“你脸色不好,你知道。”哲迪表示同意。

两人的关心让阿莉鼻子发酸,她摇摇头,挤出一丝微笑,大家开始吃晚饭。

“好吃。”哲迪说。

“论吃的,这岛上没有谁家比得上,”伯莎骄傲地说,“波茜·布里奇斯小姐的餐馆‘甜蜜的生活’。”

他们聊起吃的、学校和伯莎的关节炎,突然,阿莉发问道:“你们觉得丹尼尔·古瑟特这个人怎么样?”

沉默一小会儿,伯莎说:“像是个爱干净的家伙,衣服上一尘不染,动不动就笑,我就不懂他笑什么,不像是要害人的样子。”

“他笑可能是想让人看到他的假牙,”哲迪说,“他告诉我那是在赢了对手一桩生意后,他让纽约的最棒的牙匠做的。”

“你们就没发现他身上有别的假东西吗?”阿莉说。



“没有，”哲迪沉思着说，“确实没什么。他好像很友好，讨人喜欢，是有点儿动不动就谈生意，不过我想不关我们的事，哈，哈！当然，他的老虎是有点儿吓人，不过他管得住它。”

“是啊，不过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管得住丹尼尔·古瑟特多久。”阿莉阴郁地说。

伯莎站起来清桌子。“哎哟我的腿又疼了，”她叹道，“但愿我的作者把我写成塞巴女王。”她一瘸一拐走进厨房。

“你说‘管得住’是什么意思？”哲迪问道。

“你没看见他的影子吗？丹尼尔·古瑟特有一个影子，他要巫术让它长大，影子的样子邪恶，他的样子也邪恶。”

“嗯，我想是有点儿怪。不过几个星期前我觉得没有影子的人真怪！这岛上的事总是让你想不到，这点你难道还不懂吗？”

瞧他那口气真是个大老，阿莉想。几个星期前他还以为故事人物都只在书里才会有的！她再作一次努力。“瞧，哲迪，那影子是有来头的，古瑟特会巫术，他靠巫术会变得更厉害。很快他就和他的作者一样厉害，甚至更厉害，很快他就是不可战胜的了。”

“那就祝他好运吧，”哲迪无动于衷地说，“他可能要找我做他的生意伙伴呢，他说我是个真正的实干家，你知道。”

阿莉站起来，真拿他没办法。要是她把她妈妈和古瑟特的话讲给哲迪听，他又会找借口轻描淡写，敷衍了



事。天，哲迪被古瑟特的巫术制住了，岛上的其他人也一样。“我在告诉你，那人危险，”她喀一声推开椅子，说道，“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14 不期而遇

丹尼尔·古瑟特站在阳台上，张望着整条街道，夕阳西下，房屋的白石头发出粉色的光雾，所有的百叶窗都像眼睛一样闭上了，只有鸟儿在远远的山坡上鸣叫。

“这一切都将是我的，”古瑟特轻轻说道，“我可以随心所欲。”他一脚踢在老虎的屁股上，“伙计你听到了吗，都是我的。”

他转身提起背包，今天他穿的是猎装，绿色咔叽裤，



和大自然的绿色融为一体，脚上是厚厚的靴子，还带了双筒望远镜、一瓶水、一只火把和录音机。

“走吧，伙计。”他唤醒老虎，扯了扯皮带。老虎睡眼惺忪地伸伸腿，掀起嘴唇嚎叫了一声。“别在我面前消失，”古瑟特厉声说，“今天我们要去看看那个洞，我可不想身边一个伴儿都没有。”

他们悄悄溜出门，下了楼，古瑟特仔细观察四周。我们还是早点出门好，他想，对着太阳眯起眼睛。当他们来到城郊时，太阳正灼烤他的后颈窝。

他们往南走上通向海滨的小路，小路曲曲折折地穿过酸橙林和梨树林，绕过山坡。

“该死的路，”古瑟特直喘粗气，“拐来拐去像根猪尾巴。”老虎在他后面飘飘忽忽的，在热气中像要消失似的。古瑟特不时回头看，却发现空气中只飘荡着几根金黑相间的布条条，像海市蜃楼一样隐隐约约的。

“你注意力集中点，别消失，你这只蠢老虎，”古瑟特喊道，“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不是白白给你施法的——做你的分内事，摆出个样子来！”

他们艰难地跋涉，没见一个人，阵阵蝉鸣犹如阵阵鼓点催促他们前进。“简直不懂他们为什么不把路弄直来，”古瑟特对着老虎发牢骚，“不就是拿一根尺子，顺着标记一路挖过去直到终点就行了嘛。人人都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在生活中你就要一直朝着目标前进，听见了吗，老虎？生活不是时装表演。”

当他们瞥见海岛南边山石嶙峋的峭壁时，太阳已经高悬在空中，再往远看，陡峰之间是波光粼粼的大海。



古瑟特停下脚步，举起望远镜四下观察。悬崖簇拥大海，沧桑岁月把铁灰色的山崖变成一个个空洞，都佝偻着背，像在护卫着一个秘密。古瑟特目不转睛，脖子上毛发耸立，地上的影子在扭动。

老虎对着影子吼叫，浑身的毛直竖起来。“少管闲事，伙计！”他厉声道。远处，沸腾的海洋一阵阵冲向岩石，在深蓝的天空下，显得那么灰暗、阴沉。

古瑟特把望远镜转向右边，看到了他一直渴望见到的。

它位于巨大的灰色岩石中间，但与众不同，它拔地而起，油光黑亮，腹部中空，裂出一个山洞。

“就是它，伙计，我们走吧！”他跌跌撞撞地走下小路，来到坚硬的山石地面上。

没多远，小路的地面不再干净平滑，而变成了蜿蜒小道，切入乱石丛中，不过方向显而易见，古瑟特和他的老虎东摇西摆，一路蹦跳而去。

他们挤过巨石的夹缝，爬上岩石，翻过岩石，古瑟特的望远镜在他两腿间乱晃，老虎呼呼喘气，石缝中长出的簇簇有刺的青草，像小刀一样刮擦着他们的腿。

不过这时路已到尽头，在他们头顶上赫然悬着那块巨大的黑石，古瑟特再前进几步，定定站住，瞪着向无尽黑暗延伸的洞口。

“是黑的。”他低声说，挺直肩膀，伸手到背包里拿出火把。“好吧，我们走。”他咕哝道，一头扎进洞里，老虎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还没走上几步，火把的火摇曳几下，熄了，黑暗吞没



了他们。在天鹅绒般的浓重漆黑里，古瑟特看不见自己的手和脚，他变成了一双拼命朝虚空凝望的眼睛。

接着，一股浓烈的霉烂水果发出的甜味弥漫洞里，空气转动，旋转，如风暴中的波浪。一阵大风刮进洞里，抽打古瑟特的头发，吹得他的衬衫哗哗作响，现在他才知道这阵风是巨大的翅膀扇动起来的。他感到锋利的爪子抓挠他的裤子、他的胸口、他的脸颊，有什么东西又冷又湿令他窒息，差点儿透不过气来。他听到老虎在他身后雷鸣般吼叫。他拼命转过身来，摸索到柔软的毛，抱住，把头埋在老虎的后背里，身子晃来晃去，他们一起跌跌撞撞，摸出洞外。

古瑟特四仰八叉地躺着，呼呼喘气。他战战兢兢地摸了摸身子，皱着眉头看着腿上和胸上的划伤，坐了起来。老虎躺在他旁边，在飞快地褪色，古瑟特把一只手放在它头上。

“至少你把我带出了洞，伙计，”他说，“别褪色，你是一只好老虎。”他弄丢了望远镜，不过背包还缠在肩头上。

“嗯，你永远不可能白吃白拿，这是做生意的第一原则，”他告诉老虎，“我们不过刚遭遇一次不幸，如此而已，看来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他抓抓脑袋，“那个巨人大蠢瓜还瞒着我什么，不，先生，我连一眼都没看到那神药，衣服也给毁了，我怎么解释脸上这道口子呢？”

他搜遍背包，拉出录音机。

“行动在此中断，”他冲着黑盒子说，“必须重新开始。探洞信息不全，肯定有密码，一种魔法。”他瞪着山洞的黑嘴巴。那个大蠢瓜不会再跟他说什么了，还有谁呢？他



按了一下“开”按钮。“找出资源二，男孩哲迪。向他套出有关信息，给他送礼物吧，让他开口。”

他关掉机器，站起来。呜哇哇，他两腿发僵。他到处张望，可老虎已经褪色，消失在岩石中。嗯，他得钻研巫术，毫无疑问。今晚他得把书从克丽拉那里弄出来，不过，呀，天哪，他讨厌读书研究，他生来是做事的！他四下看，检查自己的影子，它还在那儿，堆在他脚边，样子是不雅观。嗯，他也得研究研究这个。这是最紧要的，他必须要比现在强壮两倍才能完成这次行动。等他做到这一点时，没人能阻止他。

古瑟特把背包甩上肩膀，出发了，越快找到那个男孩哲迪，这世界就越早属于他，这难道不对吗？

海岛，1月16日

星期一下午五点

今天新哲迪骑马(!)带阿莉去蛋白石海滩。克利夫·罗伯逊，那个带吉他的男人，有一匹马——十五掌高的母马，浑身毛发亮如黄油硬糖，眼里充满野性，它名叫“烈火”。

新哲迪以前从未骑过马，当他跳上马背——又从另一边掉下来时，他毫不畏惧。靠着他一贯的勇气，他很快掌握一切，他握住缰绳，阿莉坐在后面，搂着他的腰！

他们在途中只停留一次，因为母马对青草发生了兴趣，新哲迪发现马是一种很倔的动物。他试着和它谈谈，可正要取得效果的时候，阿莉

踢了一下它的屁股，它像子弹一样射出去。新哲迪一条腿拖在地上，一条腿卡在马镫里，被一路拖着！不过他总是那样无所畏惧，并开始扭转局势。在忠实的阿莉的帮助下，他使出惊人的臂力，重新跃上马背。

在海滩上，一只海鸥惊动“烈火”，新哲迪放任它飞奔，说：“我的老天爷！”它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驰骋在沙滩上。阿莉尖叫(她喜欢这样)，紧紧靠住新哲迪宽阔的后背，不过新哲迪熟练地操纵缰绳，所以她靠紧他以求安全，和女人有过一定交往的新哲迪喜欢这个……

哲迪咬住笔头，觉得笔头黏糊糊的，上帝，但愿没人看见这个，不过的确没错，他对阿莉有了另一种感觉，就在近来几天，也许是她变得安静了，开始担忧一些事情。不过今天她笑个不停，在他耳边胡言乱语，和平时一样。不，也许是在胡言乱语，是他有了变化。现在和阿莉在一起时，不再有跳顿足爵士舞、胡乱跺脚的感觉。今天她也给吓坏了——夹杂着极度的兴奋——两人都险险躲过一劫，黄沙飞扬，波涛滚涌，骏马狂奔，风声呼啸，在茫茫宇宙中那特别的一刻，她成了他的一部分，他怦然心动。然后他感到她的心在贴着他的肋骨跳动，突然，他明白了她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拥有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思想，他渴望了解这一切。

不过后来克利夫来了，说他们像可口可乐广告中的一对浪漫情侣，还大惊小怪了一番。他们惹怒了可怜的



“烈火”，于是他们抛弃它，一头扎进大海里，阿莉向他演示怎么在水下翻筋斗。后来，哲迪游出老远，直到克利夫和阿莉看起来像两颗西瓜子，他深深潜进艳绿色的海水中，潜进一片宁静中。

他盖好钢笔盖，认为该想的都想到了，今天是他有生以来过得最好的一天。到目前为止。

“猜猜看，哲迪！”阿莉冲进他的房间，喊道。

哲迪砰地关上日记本，她真该敲门。

“哦，对不起，我该敲门。”她说。

“没关系，那么‘猜猜看’什么？”

“我妈妈来信了！她说她没有写信给我是因为她在努力完成她的书，写作进展顺利——她和我常开这种小玩笑。不管怎么样，她没有给我写信还有另一个原因——”她深吸一口气，满面发光。

“是吗？说吧，你不告诉我的话，会爆炸的。”

“我爸爸要回家过一段时间！这很棒吧？妈妈说她想等到这事确定以后再写信告诉我，看来，我爸已经决定下来要在国内做一个顾问，这样他差不多天天可以呆在家里了，近来他很不高兴离开家，我妈说，”她看了看信，“我们家的杯形蛋糕举世无双——”哲迪偷笑。阿莉做了个鬼脸：“我们的杯形蛋糕创世界记录！”

“太棒了，”哲迪说，“你真好运。”他微笑，在床上挪了挪，给她腾了个地方坐。

阿莉坐下。“我一直在等信，我想你妈妈也一直在忙战争和别的什么吧，说不定那边已经不能寄信了。”

哲迪耸耸肩。“马德琳从来不擅长写信，想想她还靠

写作为生呢，滑稽。也许就是这样——我想你会对文字腻透的。”他拉扯床单。

“但愿我们两个能同时快快乐乐的！”阿莉脱口而出。

“今天我们是一起高兴的。”哲迪抬起头来说。他们冲着对方咧嘴笑了：阿莉拉下嘴角，那模样就像哲迪掉下马背时惊恐的样子。

他们大笑着滚在一起，这时伯莎在楼下叫他们。

“哲——迪，阿莉！有人来看你们，总是笑的那个人，请下来吧，他的老虎在传染我花粉热呢。”

哲迪咯咯笑起来，但阿莉一跃而起，冲向门口。“好啊，”她说，“我正有话要跟那人说呢。”

丹尼尔·古瑟特坐在长长的餐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当哲迪和阿莉进来时，他跳起来，踩着了老虎的尾巴。

“晚上好，晚上好，你俩晚上好，”他不理睬老虎的嚎叫，嚷起来，“你俩都好吗？”

“好，”阿莉大声说，“我刚收到妈妈写来的一封可爱的长信，她盼着我早点回家，她想死我了，把这个消息塞进你的雪茄，好好抽吧！”

“啊，她一直让你高兴，我很高兴，那么哲迪，我亲爱的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呢？”

“呃，谢谢。很高兴见到你，先生。”

“高兴？我的脚，”伯莎大声说道，“是那老虎，还是那人的润肤液让我打喷嚏？像进了美容院，但愿他别呆久，我的饭可不够他和两个捣蛋鬼一起吃。不知道那老虎会不会看地方拉屎。你要来一杯茶吗，呃先生？”

“呃——”古瑟特清清喉咙，掏出一支雪茄，“不，不，



我不想麻烦你们，只能呆几分钟。”他的脸一下子躲藏在一阵蓝烟后面。

伯莎开始咳嗽。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哲迪急急说道：“你受伤了吗？你脸上那个口子——好像很深。”

“是的，呃呃，嗯，”古瑟特咕哝，“我到森林里走走，你知道，对这个地方来点儿感性认识，一根树枝弹出来，刮了我的脸，哈、哈！不过不劳无获嘛，我的同行都这么说。说到工作嘛，我的孩子，”古瑟特停下来，吹了一口雪茄，“向你提一个生意上的建议吧。”

“一个什么？”哲迪说。

“是的，是的，像你这样一个好小伙子，一个真正的实干家，你和我可以在这里干出点名堂来。”

“直说吧，你在打什么小九九？”阿莉插嘴道。

“这建议是让哲迪考虑的，不过我不再占用你们的时间，明天我请哲迪吃午饭，怎么样，小伙子？在‘甜蜜的生活’吃顿大餐，怎么样？”

“非常乐意，”哲迪眉开眼笑，“谢谢！”

“那就一点钟吧？好了，现在真要做饭了吧，对不对？哈，哈！”他把雪茄摁到一个碟子里，扯了扯老虎的皮带。“我要说图达——鲁喽。”他点点头，微笑，踱出门外。

“熏死了！”伯莎嘟哝道，手里的碗布朝蓝烟挥去，“半小时内开饭。”

哲迪到花园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琼斯先生，阿莉跟着他。

“你明天真要去吗？”她问。

“你和讨厌的胡子先生相处得怎么样？来一顿香蕉大餐怎么样？”哲迪冲着猴子说道。琼斯先生高兴得尖叫起来，跳上哲迪的连衫裤。

“怎么样？”阿莉不耐烦地又问一句。

“当然去，”哲迪说，“为什么不去？”

“因为他是个间谍，是个骗子，这就是为什么。他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他会骗你的，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也许他就喜欢和我交朋友，觉得和我说话有意思，这不奇怪吗？你肯定你不是嫉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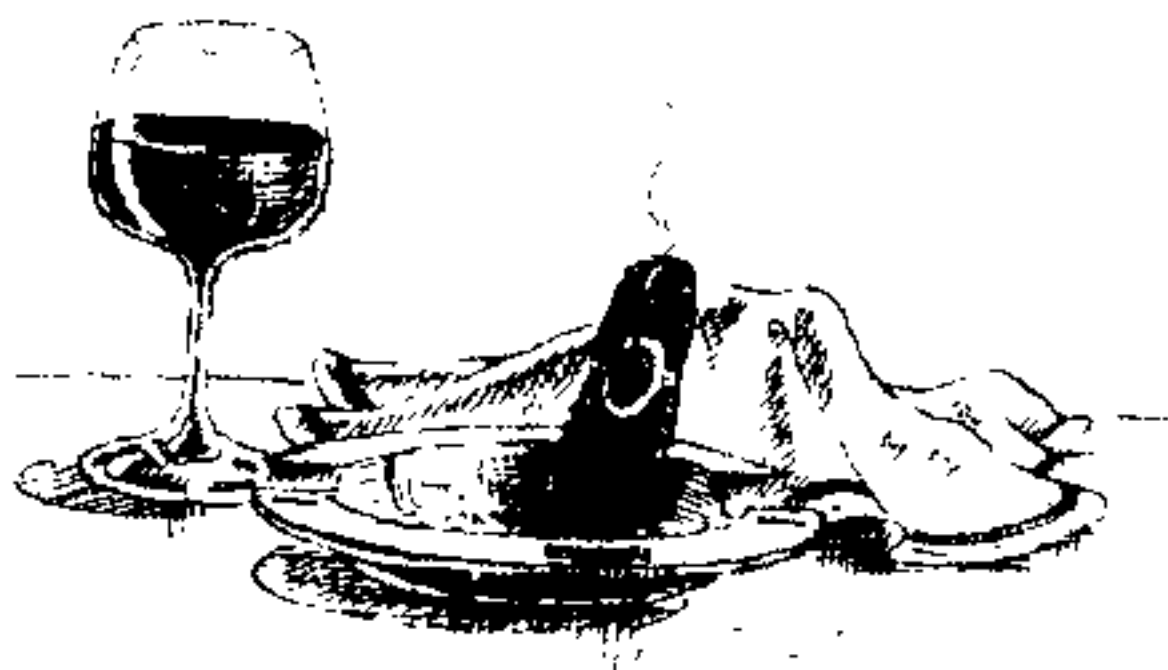
“嫉妒谁——可恶的老古瑟特？你开玩笑吧？听着，我想警告你。他——他乱说别人，都不是真的，他说什么都是撒谎。除了他自己，他谁也不关心，他爱给人下套子。”

“为什么呀？你可没告诉我这一带有野兽呀！哦，阿莉，别担心，我又不是在狮子窝里吃饭！来吧，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我们走吧，去看看在煮什么，哈，哈！”哲迪微笑，不折不扣古瑟特完美的微笑，“对不起，开个玩笑。”

不过阿莉没笑。



15 午宴



中午一点正,哲迪走上“甜蜜的生活”的台阶。一路上,他慢慢踩车,这样就不会让汗湿透衬衫。衬衫是绿色的(阿莉说这配红头发最好),牛仔裤是白色的。出门前他照了镜子,非常满意。他的头发又长长了一点儿,卷得更像波浪。他觉得自己看上去从容自如,风度翩翩

他停在门口,汉克尔小姐露面了。

“快进来吧,”她喊道,“现在让我看看,你订了桌和占

瑟特先生共进午餐？是的，是的，这边来，我在阳台上给你准备了一张漂亮的桌子。”

她领他穿过大理石地板，经过盆栽棕榈树，来到一个熟铁栏杆围成的小阳台，浆过的白色台布上摆着一盆百合花。

哲迪四下张望，屋里宽阔，摆满古朴的椅子和巨大的赤陶盆栽植物，背景音乐是轻快的古典乐曲。哲迪发现附近一张桌子旁坐着厄勒克特拉，正起劲地和仪表堂堂、穿着燕尾服的乐队指挥谈什么。她那根涂成猩红色的手指戳向他，她的烟斗在空中乱舞。

“电影这门艺术和音乐一样重要，你这个小呆鸟。”哲迪听到厄勒克特拉的声音从屋里飘出屋外。

“当然，”指挥说，“但电影需要音乐而音乐不一定需要电影，我想说的就是这些。电影需要音乐来制造气氛悬念、联系……我不是小呆鸟。”

“好了，我们来和这美妙的烤鱼联系联系吧。”汉克尔小姐旋到他们跟前，把两个碟子放在他们面前。

厄勒克特拉抬起头，眼珠子转向哲迪：“我的悲观者明星怎么样？生活仍是一片漆黑吗？”

“哦，生活变得越来越发灰。”

“很快你就成全灰的了，那么我的电影在哪里？”

“别隔着整个屋子嚷嚷，”汉克尔小姐批评厄勒克特拉，“一点儿没有淑女形象，把烟熄掉，别忘了你是睡美人呢。”

厄勒克特拉嘟嘟囔囔，吃起了鱼。

哲迪观赏风景，但觉得一个人独坐傻乎乎的。他看



看表,一点过十分,古瑟特来的时候最好显出忙碌的样子,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日记本和钢笔,开始读了起来。

日记本已经写满了三分之二。哲迪一边浏览,一边微笑。新哲迪这小子当然深谙生活的真谛!哲迪还把海岛、美人厄勒克特拉和山洞也都写进去了。今晚他要把这顿午餐写进去,这是他新事业的开端。

“埋头苦干,我就喜欢这样!嘿,我的年轻人,天气不错,对吗?”丹尼尔·古瑟特搓着双手,低头冲着他笑逐颜开。一枝新鲜石竹别在他的衣扣里。

“你好,古瑟特先生。”哲迪跳起来,两人握手。

两人就坐,古瑟特拿出一份包在金纸里的礼物:“一点小意思,帮助你成功。”说完,他往后靠在椅子上看着。

哲迪打开礼物,是一本书,叫《在商业学校里学不到的经商之道》,有五百页。

“这会让你出类拔萃的,哈,哈!”古瑟特喊道,他瞥见桌上的日记本,“不过我看见你已经在工作了。”

哲迪赶快关上本子。“哦,不,只是日记,我就是这样记事的。”

“好办法,”古瑟特点点头,“帮我们打开记忆之门。”

汉克尔小姐来了,他们点了蛋黄奶油酸辣酱拌烤鲑鱼,开胃酒是明虾鸡尾酒。

古瑟特谈论通货膨胀、进口关税,怎样在瑞士的银行开户头,一直谈到上甜点。甜点是巧克力奶油冻。

“呃,年轻人,今天请你到这儿是想征求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什么事?”哲迪说,胸口激动得上下起伏。机遇来

了,他想。

“这座岛需要一种拳头产业,”古瑟特开口道,“使它和其他岛都不同的产业,对不对?”

“是的,不过这里已经有了蛋白石海滩,迷人的雨林和马和——”

“是呀,是呀,谁都能写一本旅游宣传册,”古瑟特挥挥手,“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岛屿也都有雨林,不,我们需要的是特别的東西,有魔力的东西,使人们蜂拥到这里来。你和我?”

哲迪点头,脸颊开始发热。他现在才知道自己也希望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脖子挂着相机、穿着沙滩裤,爬上这座岛。

“没错,我听人说起这岛上有种神药,他们说这玩意能治愈一切,这就足以使所有人打起背包来这里,我谈的是长生不老!你听说过有比这更好的商机吗?”

哲迪低头看着盘子,奶油冻溶化了,在上面形成一个小水坑,他的脸直烧到耳根。

“怎么样,小伙子?”古瑟特低声说,四下望望。

“嗯,”哲迪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神药,古瑟特先生。这是岛上的秘密。”

古瑟特尖锐地看着他:“那他们怎么会告诉我呢,呃?我知道它在岛南部的一个山洞里,但我不知道怎么进去,有个该死的野兽守护着它,我得知道怎么进去,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这个,明白吗?”

哲迪的双脚在桌下交叉,又分开。

“这笔生意我们三七开,好吗?”



哲迪一言不发。

“好吧，你要讨价还价呢，四六开，不能再多了，我得负责安排一切——市场筹划、航线安排、旅馆，怎么样，你说说看。”

“听着，先生，”哲迪深吸一口气，模仿古瑟特的口气，“神药不是用来发财的，它是赐给小岛的礼物，它在这里已经有上千年了，你不能买卖它，它得永远在这里。”

“你在跟谁说话呢——‘天线耳朵’小姐吗？她是不是已经垄断了这笔生意？听着，小伙子，你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你在这岛上很孤独，就像我，你得争取做第一。”

“我不孤独，我也不像你。”哲迪的声音变得冷淡起来，他已经不在乎古瑟特怎么看他了。

“哦，我不会说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和善意的人团团包围着你，对吧？你有一个阿莉这样的朋友是会招惹敌意的，哈，哈！特别是那天她告诉我那些事后——我要是你，和她在一起就会处处小心，她是个醋坛子。”他微笑，点燃一枝雪茄。

“如果你去问阿莉，她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哲迪冷冰冰地说。

“瞧，哲迪，我告诉你这个，不过是为你好。你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得为前途着想，谁也不会帮你的。”他吐出一口烟，哲迪觉得恶心。

“阿莉告诉我，你母亲——她是个记者，对吗？——告诉她妈妈，说她不在家时需要找个地方安置你。”

“是的，那又怎么样？这我知道。”

“问题是，哲迪——我该怎么说呢——你母亲想找个

永久的地方，瞧，她不再为你而回来，永远不，嗯，试着从她的角度想想吧，她不想背着个大包袱过日子，不想有人阻拦她事业成功，对不对？”

哲迪的脸色变得和盘子里溶化的奶油一样苍白，他两耳嗡鸣，像里面关着一只虫子。

“不管怎么样，阿莉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古瑟特继续道，“她有一双天线耳朵，她应该知道这些，哈，哈！她觉得你妈妈说你是——她是怎么说的？——有史以来最郁闷的男孩。阿莉竟同意这种说法！这样说一个朋友够义气吗？我没亲眼见过，不过都说你胆量不小，所以你看吧，孩子，你有自己的头脑，开始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别人不会替你做的，不过丹尼尔·古瑟特愿意扶你上马，还送上一程，相信我！”

哲迪再也看不下去他的甜点，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现在他随时会呕出来，可能是虾子，生虾子，赤裸裸的交易，他总得应付这样的交易。呃……活生生的虾子在碟子里游动，滑溜溜，灰不溜秋，血管毕露。他用手捂住嘴。

“对不起。”他咕嘟一声，冲进餐厅内间，看见一扇门上写有“男”字，立刻冲到洗手池旁。

“见鬼。”古瑟特说，俯身到桌上取烟灰缸。他掐灭烟头时，注意到了哲迪的日记本。

他皱着眉头哗哗翻过爱丽丝的故事，接着看见了新哲迪日记的第一页。他不屑一顾地翻起上嘴唇，就像他的老虎。这小孩的想像力够出格的！他贪婪地往下读，每看几页就抬头看看哲迪回来了没有，终于他翻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神药可以治好任何疾病，愈合任何伤口，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到岛上时刮伤的膝盖从第一天就发炎了。脓形成……”吧啦吧啦吧啦，古瑟特一路扫视下去，谁想去看这小子的脓？

“……不过它似乎自己愈合了，也许是新哲迪对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受不了发炎的腿……”吧啦吧啦吧啦，古瑟特翻过这一页。啊，在这儿。“……一只蝙蝠守卫藏有神药的山洞，谁把光带进去，它都会熄灭掉，除非你把一种叫柿子水果带进去，我想柿子就是一种密码吧，我觉得梅林设计这种密码很聪明，这样谁也进不去。岛上多数人家都在屋里留有柿子，以备急需之用，这就像在卫生间的壁橱里备有抗生素一样，当然比那更好。我希望自己能得到一点神药，不过一定只在特殊时候才能用它。新哲迪说我不需要它，不过终有一天新哲迪会到岛南边去探索那些美妙的山崖……”吧啦吧啦吧啦。

古瑟特仰靠在椅子上，微笑。这小家伙真是个小鬼。他仔细合上日记本，写了张支票，放在盘子里的面包屑堆上，然后站起来，走出门外，连头也不回。

哲迪坐在马桶盖上，用纸巾擦了擦嘴，他浑身发抖，脸像洗手池一样惨白，不过吐了一阵后，他总算不再感到恶心了，只是虚得很，恨不得躺到谁的怀里睡上一觉。

想到这儿，他两眼刺痛，咬紧牙关。阿莉真的说了那些话了吗？他妈妈真的这么——这么——嗯，她当然说过他郁闷。古瑟特是怎么知道其他事的呢？哲迪觉得像有一块石头掉进了肚子里，心头沉甸甸的。想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想想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他快步走向门

口,摆脱这个想法,来到阳台上。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古瑟特已无踪影,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就在他投下一颗炸弹之后。说坏话的混蛋!哲迪的手握成拳头。他直觉得浑身像着了火。他想象古瑟特双手紧紧抓住悬崖边沿,而自己抬起镶有平头钉的靴子踏下去,将他的手指一根根踩断,直到他滑下去,掉在下面的岩石上,粉身碎骨!杂种!

他低头看看衬衫,口袋处有一块辣酱的污迹。从容自如,风度翩翩,可笑至极。他就像块破布,人们想捡就捡,想丢就丢。

他走出餐馆,爬上自行车,心想,我可以去跳崖,不会有一个人在乎的,没有人,除了新哲迪。



16 启示录



阿莉看着阴影延伸过花园，鸟儿在林中鸣叫，像一把五彩纸屑飞向空中。暮色朦胧，它们在天空下形成黑色的V字，朝家飞去。

哲迪应该能回家了呀，阿莉又看了看表，他知道六点钟应该回家呀。伯莎六点钟开饭，她不容忍他们吃饭迟到。

阿莉站起来，在苹果树下舒展腿脚，手指却碰到一个

软乎乎的东西。琼斯先生吱吱叫着，穿过树枝窜下来，用尾巴吊在树上晃来晃去。

“你也担心，是吗琼斯？”她说。它跳到她肩上，在她耳边吱吱喳喳，还捂住脸。“那个可恶的古瑟特，我敢说他已经走了，跟哲迪说了什么，说了坏话，可能绑架了他！”

就在这时，伯莎在屋里唤她。

“那个小捣蛋鬼哲迪在哪里？他不想吃饭还是怎么的？”

阿莉走进来。“我不知道，伯莎，我担心他，他和那个可恶的叫古瑟特的出去吃午饭，我就一直没再见到他，不过他一般会在六点钟回来的，不是吗？”

“给饿鬼赶的，所有的捣蛋鬼都是。嗯，古瑟特，总是堆着谄笑的那个，嗯，如果哲迪和他在一起，我是说和一个大人在一起，他会没事儿的，他玩得太痛快了，像所有捣蛋鬼一样，他忘记了有人在家里等他。”

“不过你想象得到谁和古瑟特在一起会快乐吗？那就像和鳄鱼玩耍一样。”

“不管他，我们吃饭吧，吃饭会让你忘掉它的，饭菜是人生的一大安慰。”

她们坐到餐桌旁，没有哲迪，椅子空空，昏暗的房间更加阴郁。

突然，门砰的一声被推开，哲迪跌跌撞撞走进来，他脸色绯红，汗水将头发一缕缕沾在额头上，绿衬衫湿淋淋的，变成了深绿色。

“喔喔，好臭呀！”伯莎喊道，“高兴得跑了一个下午，



呃？先去洗脸，再坐到我的桌前。你那样子像剥了皮的甜菜根。看来我们得等等了。”

哲迪狂乱地看看阿莉，又看看伯莎，然后一个旋转，冲上楼梯。不一会儿又回来，这回穿的是蓝色T恤衫，脸还是红扑扑的。

整餐饭从头到尾他都不说一句话，阿莉絮叨自己一个下午是怎么过的，伯莎告诉他们当年这鞋屋里还满是孩子时的故事，终于，饭吃完了。

伯莎清理饭桌时，她转向哲迪，眼里透出柔和的光芒。“你回来了就好，有家，不害怕，别跟自己过不去，不管发生什么，会过去的，总会过去的。”说完，她上床睡觉去了。

哲迪把头埋在胳膊里，趴在桌上。阿莉咬着嘴唇，等着。她碰碰他的胳膊，突然他打开她的手，像喷泉一样蹿起来。

“干吗不让我一个人呆着，你这个大耳蝙蝠，走开！”

阿莉吃惊地蹦起来：“你冲着我大嚷大叫干什么？我又没做什么，你别把我的耳朵扯进来！我一直在担心你，你这个大笨蛋！”

哲迪嗤之以鼻。“哦是呀，我知道你够担心的，比如担心可怜的我被妈妈丢下不管，呃？你知道她不会回来了，是吗？天大的玩笑，哈，哈！”

“是古瑟特说的吗？说她不会再回来？他真可笑！这不是真的，你不能相信他！”

“是你说给他听的。”

“我没有！”

“撒谎没用，阿莉。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妈妈说过我‘郁闷’？还有谁有可能告诉他这个漂亮的评价——一个正常的母亲是不会这样说自己的孩子的，看在上帝分上。”

“我——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说的。不过，连厄勒克特拉也把你叫做她心爱的悲观者。他可以猜——”

“哦太棒了，现在每个人都认为我郁闷得很。”

“我不是那个意思！瞧，古瑟特会玩这种花样，能读懂别人的心思，他找到别人的弱点，然后进攻。你不明白吗？听着，哲迪，”阿莉抓住他的胳膊，“听我说，好不好？他也跟我说过坏话，说我妈妈的坏话。他说她想改变我，说我有问题，因为这个，她没给我写信。”

“好啊，你收到了信，是吗？现在你出去，让我一个人呆着，我讨厌看到你那张愚蠢的脸！”

“愚蠢的是你，你会后悔到死的，你比你的蠢妈妈还近视！”阿莉跑出厨房。

哲迪捂着脑袋，气得心怦怦乱跳，他想起古瑟特和浮在烟灰缸里的烟头。他想起阿莉从波浪中冒出来，头发撇向脑后，耳朵伸出来，像壶把子骄傲地翘着。他的心失去了平衡，上帝，他甚至还喜欢上她的耳朵了呢。也许相信古瑟特这种人——丢下面包屑和雪茄烟头，自己拍屁股就走——的确愚蠢。从头开始，阿莉就一直是一个好得多的朋友，但他太闷闷不乐，和她玩不来。反正这已经不重要了——他总是刚刚发现一样好东西就会走掉，毁掉它。现在她很可能不再在乎他，只把他当作一个没骨气的——或不重友情的——讨厌鬼一笔勾销。他闭上眼



睛,觉得自己像个老头子,又累又气,没办法好好想问题。妈妈是对的,他绝对是个郁闷的人。

他站起来,朝楼梯走去,他不刷牙也不洗澡——谁会在乎他牙齿坏了还是身上发臭?他故意用脚拇指踢了踢楼梯。“你活该。”他痛得退了一步,对它说。

他猛地打开卧室门,拧亮电灯,坐在他床上的是琼斯先生,和阿莉。琼斯先生坐在她腿上。

她朝他咧嘴笑。“嗯,想到隔壁的你有自杀的危险,我睡不着。”她把快睡着的猴子放到哲迪怀里。“想想,没有你琼斯先生会怎么办?它会一夜老掉十岁的,想想它那时会皱成什么样子!”

哲迪笑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拥抱琼斯先生,又笑了,坐到阿莉身旁。

“你也不要再说我的耳朵了。”阿莉说,拉过头发盖住耳朵。

“我的确喜欢你的耳朵,”哲迪说,“它让你很有个性,它们皮厚。”

“皮厚,嗯?”阿莉惊讶地说,“很酷的那种皮厚?”

“一点儿没错,”哲迪说,“很酷的皮厚。”

他深吸一口气:“真好玩,你会慢慢喜欢上一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嗯,你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

“你以前不喜欢我的耳朵?”

“不——就是,我对它没什么感觉。”他脸红了,咬紧牙关。“现在,它,我是说你,有感觉了。”这是最令他难为情的,除了那次他在威廉旺街迷路外,那次他不得不戴上墨镜,找了根白棍子,讨午饭吃。

“那我的牙齿怎么样？”阿莉死死盯住床单，说。

“它们怎么啦？”

“它们有一点三厘米长，它们毁了我的生活。”

哲迪看着阿莉。“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不对劲儿，很多人想有你那样的牙齿，比如说，吸血鬼。”

“真奇怪，”阿莉说，“如果说我恨什么事情，那就是一个人拿另一个人的弱点开心。”

哲迪举起手：“我只是开玩笑，阿莉，你有很棒的洁白牙齿，老天爷，你该为它们感到骄傲，别太过认真！”

“你真会说话！”阿莉哼了一声，“严肃先生！嘿，这世上可不只有你一个人在发愁，你知道。除了我的牙齿，让我发愁的大事还多着呢！”

“比如说？”哲迪问。

阿莉端详他的脸，他看上去是真想知道答案。

“呃，比如说，我恨学校，我一个人都不喜欢，那些女孩不是没品位就是令人讨厌，可她们都有最好的朋友。吃午饭时她们在一起追追打打，像一群狼。没人想起我，他们只在叫‘古怪的温德伍德’的时候才想起我，不错，嗯？”她直直盯着哲迪，看他是不是想笑，可哲迪只是皱着眉头看她。

“我也从来没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不过你至少可以和你妈妈说话。我是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像是个最好的朋友。”

阿莉转转眼珠子。“你又来了，总是你和母亲，怎么也摆脱不了。仅仅因为你妈妈离开一会儿，你就觉得整个生活都完了。”



“反正是她生了我，可能以后她会为此后悔的。”

“哦哲迪，别这样可笑，古瑟特就爱这样挑拨是非。”

听到这个名字，哲迪的脸沉了下来，他嘎巴嘎巴地掰掰指关节。

“好吧，”阿莉向后靠去，整了整后背的靠垫，“我得承认，马德琳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妈妈。”

“什么？”

“我不是说她不爱你，看她谈起你的那个样子，我知道她爱你，但你把她的爱想得太理所当然——她还要做别的事情。”

“嗯——”

“呃，就我看来，她不是个典型的母亲。她对做母亲——比如和孩子玩，或做饭，做家务——从来就不是特别感兴趣。她要挣钱谋生，你知道，可你觉得那是对个人的侮辱！”

“再没有什么关系比母亲和儿子之间更亲近的了！”

阿莉想了想，抚着琼斯先生的面颊。“瞧，你得把马德琳看作一个人和一个母亲。她真的关心你，但她也有其他一大堆的事要操心。她总得到处走走才会发现这世上不公正的事什么的。”

“是的，就像在津巴布韦和她关于战争、关于印度的孩子死于饥饿的报道，她关心所有其他人的孩子，除了她自己的。”

“我要说，她也关心自己的孩子。不过你看，你妈妈从第三世界的标准来看，你幸福得像个国王，也许她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儿子的基本常识，了解儿子需要什么，告诉

她你生活在一个不一般的情感地带里。”

“嗯，”哲迪又说，“也许吧。”他摆弄床单的毛边：“那么你认为她并不太讨厌我？”

“不，我不这样想，理由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说真的，你真的觉得我的牙齿没问题？”

“可爱极了，”哲迪说，咧嘴笑了。

不过当阿莉走后，他熄了灯，又开始重新回放白天经历的一幕幕。他竟然相信古瑟特的胡言乱语，真是不可思议，不过那人太狡猾、太阴险，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可以不择手段。

突然哲迪全身发冷。他想起古瑟特的问题，想起他刨根问底，想起他突然不辞而别。哲迪看到自己的日记本摆在桌上，心里一沉，他想起他如何冲向卫生间，想都没想就把它留在了桌上。到现在，古瑟特一定知道了山洞的一切秘密，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都是哲迪的错。

哲迪猛地直直坐在床上。如果古瑟特对神药下手，海岛的秘密将毁于一旦，海岛也将招致灭顶之灾。他努力勾勒出厄勒克特拉的脸庞，还有汉克尔小姐，麦克古尔，尤其是阿莉。自从人类会讲故事以来，这海岛就在这儿了，已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它是避难所，是我们心中的天堂。现在就因为人们相信他，让他知道了这个秘密，小岛因此就要走向毁灭。

你该怎么办？新哲迪无声地问道。哲迪的内心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勇敢的新哲迪，有着哲迪自己的微笑。

哲迪跳下床，穿上牛仔裤。



“我要阻止古瑟特，”他轻声发誓道，“就算我不得不把他推下那些该死的悬崖也在所不惜。”

他拿着火把，偷偷溜出房子，突然一只大猫鬼鬼祟祟的形象出现在他脑海中。老虎。他该怎么对付那只老虎？他呆呆地站在大门边，直到脑海里出现另一个形象——阴暗、畸形，有鳞甲。它像阴影一样盖住了他的其他念头。古瑟特的影子。哲迪颤抖着走进芬芳的夜里。

17 噩梦和影子

哲迪从来没在晚上骑过自行车，看到车灯很亮，前面的路一清二楚，他很高兴。周围夜色深沉，灯光管不了这片野性的黑暗，它牢牢捂住所有的声响和气味，不过哲迪紧紧盯住一直延伸到黑色山峦的小路。

他走的是通向内岛的路，避开热带雨林坎坷多石的地面。他和着喘气的节奏使劲蹬车。虽然现在是凌晨一点，他神经还是绷得紧紧的，高度警觉。黑暗就像一只野



兽,他不能让它近身。

萤火虫在夜幕上钻出一个个小洞,它们周围夜色更浓。白天如此熟悉的美景,他想,在黑暗中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国度,真是难以想象。他的眼睛从小路跳到黑暗中。如果他看得久一点,他会看见景象有变化,树木长出脑袋,灌木丛如虎潜行,整座海岛屏住呼吸地等待,而他是穿过这片静谧的唯一移动的物体,就像一只蜘蛛跑过一幅图画。

他加快速度冲进植物园,往下进入甘蔗地。月亮如一只白色的大拳头升起,将阴影投入夜晚。

现在快到城里了,月光下,房屋一片白茫茫的,赫然耸立。他穿过拱门,进入安静的街道,经过学校时,他看见厄勒克特拉的窗户透出灯光。

“你好,下面那位!”她叫道。宁静中,她的声音大得吓人。

哲迪停下来,抬起头。

“在这样的夜晚骑车真是美妙,”她说,探出窗外,“你也睡不着吗?”

“不是,”哲迪对她挤出一丝笑容,“我,呃,是想去看看丹尼尔·古瑟特。你见到他了吗?”

“什么,你和他合伙做生意吗?”她笑道,“他住在十号,不过我刚才见他出去了,今晚好像人人都睡不着,走来走去的,今天肯定是满月。”

“你看见他往哪里去了?”

“嗯,早先我和他聊天时,他说起什么想去看麦克古尔,不过船长不在,我看是去接某个故事人物去了,十有

八九,可怜的老麦克古尔,他烦透了这些航行。你想不想上来看看我的影片的样片呢?”

哲迪说另找个时间吧。厄勒克特拉告诉他晚上出门要小心,他爬回车上,朝西往麦克古尔的屋子和海滩而去。

现在他的心在拼命擂鼓,也越来越发慌。他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路上——一根树枝扑腾一下,一只鸟儿叫唤一声,都惊得他猛地转头望向树丛,他的心怦怦直跳。

古瑟特知道麦克古尔不在家,哲迪想。他会溜进他家里,偷走他的柿子。之后再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了。但你得试一试,新哲迪在他心中悄悄说道。你以为我现在在做什么?哲迪生气地悄声回道。

现在他嘎吱嘎吱地爬上山坡,到达山顶时,他看见麦克古尔的屋子在月光下显得暗淡而阴影重重。不过当他靠近时,他看到屋侧的一扇窗内亮着灯光,一个黑影从灯光前走过,它站起来,哲迪看见老虎的巨大头颅。

“永别了,世界。”哲迪在黑暗中低低说道。他推着车子悄悄接近屋子。

前廊的木地板嘎吱响了一下,他停下脚步,屏住呼吸,无声地推开门。

屋里一片黑暗,从右边关着的门下透出一线光亮。靠着第六感,哲迪感到有动静。一个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打破层层黑暗。哲迪的后背汗毛直竖。然后一股热气冲来,一声怒吼似要震塌墙壁,一个又大又重的东西跳到他胸膛上。

那东西携两个大人的重量把他撞翻在地,他闻到动



物身上难闻的味道，它的喉咙蒙住他的脸，它的毛塞满他的嘴巴，他透不过气来，他拼命想呼吸，血液奔流，在他脑海中尖叫。

“起来，孩子。”头顶上一声炸雷。

灯一下亮了，老虎慢慢站起来。哲迪抬头看见它肚皮上丝缎般的毛发。老虎跨过他，蹲在他脚边，目光一刻也不离开他的脸。

“现在不是串门的时间吧。”古瑟特的声音像钢铁在碾轧。

“对你来说也是一样啊。”哲迪喘气道，喉咙还是生疼生疼的。他头晕眼花地站起来。

“你改变主意了？要来做我犯罪的同谋吗？”古瑟特微笑道，但他的目光瞟过哲迪，阴暗而冷酷。

哲迪抹了抹脸，他闻到了老虎唾液的气味，额头上还有一道划口。“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哲迪说。心跳如雷鸣，他的声音显得尖利、短促。

“智力测试满分，”古瑟特不屑一顾，“不过你太迟了，孩子，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他打开手，有两个橘子般、形状完美的水果。柿子。

哲迪想都没想，脚步就动了，他冲向古瑟特，抓住他的手，拧到背后，柿子掉在地板上，老虎嚎叫一声跳起来。

就在这一刹那，越过古瑟特的肩头，哲迪看到有东西在动，那儿，就在地上，一个影子正在形成。

古瑟特的影子。影子中央有一点光亮，周围包围着黑暗。

“瞧，孩子，看着那影子，”古瑟特低声说，“感受一下

我的魔术吧。”他的声音催眠般在哲迪耳畔飘过。

哲迪感到意志力干涸了，胳膊没了，腿没了，他变成了两只发呆的眼睛。他盯着阴影，光点变成血红色，阴影伸展成一条蛇长长的身子，它直立起来，吐出信子，鳞甲覆盖的脑袋东张西探，哲迪惊恐地尖叫起来，阴影又颤抖起来，裂开，恢复原状。

哲迪看着的时候，他意识到这是个梦。

他张嘴想叫，却就像在梦中一样，喉管僵住了，没有声音出来。阴影缩成一团，中央的眼睛变暗，在它周围形成一张脸，一张女人的脸，它皱起眉头，嘴巴轻蔑地扭曲着。哲迪往后靠，想闭上眼睛，但嘴唇张开，动弹不得，像薄薄的塑料片，硬化了。

“看啊。”古瑟特在他旁边压低声音说道。

现在影子跳动，女人的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张脸，它亲切、可爱，顶处光秃，浅黄色的髻发一缕缕地贴在脑门边。这张脸朝他微笑，哲迪朝它跨上一步，胸中疼痛难忍，可当他伸出手时，父亲的脸变了，眼珠子转向脑后，下巴松弛，嘴巴张开，里面满是泥土。

哲迪心中的光明熄灭了，他关闭了它，在每一次的噩梦中他都见过，现在记忆留在他心里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摆脱不了了。

他本该摔到地上，但朦胧中他觉得有人把他拉离地面，然后感到温柔的夜风吹到他脸上。他一路颠簸，脑袋无力地垂在古瑟特的后背上，他不在乎每种感觉都麻木了，就像身体是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

后来空气变了，他闻到海水的咸味，听见波浪温柔地



拍打岸边。他们来到了蛋白石海滩，正朝岩石走去。他还记得来过这儿的次数，第一次郊游，马，和阿莉游泳。记忆滑过脑海，他毫无知觉。

突然他被扔到硬硬的东西上，他坐起来，背靠一样粗糙坚固的东西，海浪大声喧哗，就在近处，每隔一阵，一片细细的水雾如呼吸般刺痒他的脚拇指。

“好吧，就把你捆在这块石头上，让老天爷发落你吧，看别人流血我的胃可受不了。”古瑟特的声音叮啄着他的耳朵。哲迪感到绳子绕过他胸口和胳膊，穿过两腿之间，绳结打得很紧，勒进了他的肉，疼痛窜进他的心，又消失了。

“再见，哲迪孩子，”古瑟特叫道，“我会把老虎留在这儿看着你的，哈，哈！黎明时，潮水很可能会涨到你那张饶舌的嘴巴，然后灯就会真的灭了，对不对？”他犹豫了一会儿。“真可惜，不过我给过你机会，可你不要。”

哲迪听到他的脚步嘎吱嘎吱踏在岩石上，后来，只剩下他和黑暗在一起。

18 破解谜团

阿莉惊醒过来，她梦见听到一扇门轻轻打开，门后有什么东西在喊叫。

她直挺挺坐在床上，盯着黑暗。一缕沉闷的灰色光芒从窗户滤进来，房间沾染上斑斑阴影，不过屋外的木槿树上，静悄悄的，没有鸟鸣，一定是快到黎明了。

阿莉重新躺下，想重新入睡，但她感到焦急，似乎她梦中的那扇门还开着，她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



不是——昨晚不错。她和哲迪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谈话。她在黑暗中伸展手脚，微笑了。现在和哲迪相处很容易嘛，甚至可以说，很好，也许是她的内心放松了。昨晚他敞开心扉，她喜欢他的内心世界。也许他就是她梦中那扇敞开的门，不过在门后吼叫的是什么呢？

此时门外响起刮擦声，伴随着尖厉的呜咽，阿莉的心剧烈跳动起来，然后又松了口气，琼斯先生，阿莉跳下床，开门让它进来。

“嘿，这真是难得的荣幸啊，先生！”她把那个毛茸茸的包袱搂到怀中，可琼斯先生挣扎着扭动着，继续撕心裂肺地呜咽。

“出什么事了？”阿莉说，“你下哲迪的床干什么，嗯？”她看到琼斯先生的脸像平常那样忧虑地皱成条条纹路，她更加担心了。她抱着猴子，偷偷来到走廊上，朝哲迪的房间走去，门微掩着。

床上乱七八糟、空无一人，平常摊在椅子上的牛仔裤不在了，哲迪不见了。

深更半夜他会去哪儿呢？她一定是在梦中听到他开门的声音，就做了这样的梦。他走了可能有三分钟——也可能三个小时。她坐在床上，哲迪总是睡得死死的——每天早上你得在他身下放颗炸弹才能轰醒他。昨晚他们又睡得晚，为什么他会半夜醒来，并走掉呢？

她抚摸琼斯先生，沉思着。他肯定一直没睡觉，就是这样。也许他在思考。回过头来想想古瑟特，也许他太气了，睡不着，也许他去找古瑟特，去告诉他他恨他。

阿莉呻吟起来。他会那样做的，他会气得火冒三丈，

顾不上考虑那个可怕的人会巫术——也不会想到他的老虎。你不可能和古瑟特这样的人讲道理，你要么赢要么输。

好了，阿莉想，我得做点儿什么。她不能一直坐在哲迪床上干着急，得找人聊聊。

她把琼斯先生留在床上，走下楼去，悄悄打开伯莎的房门。

床上几乎看不出有人在睡觉，只有浅浅一小堆东西，像一张被单盖着一捆柴火，头也没露出来。

不过床单下传出伯莎的呼噜声，就像一队卡车在回火。

“伯莎！伯——莎！”阿莉不得不大喊，以压过呼噜声。

“六千，四百七十三！”伯莎一边悠悠醒来，一边说道。看见了阿莉，又加了一句：“四，老天有眼。”

“四个什么？”

“捣蛋鬼，”伯莎嘟囔道，“总是梦见这些该死的小鬼头，总是少了一个，害得我爬上墙，爬上天花板，又爬下另一边墙，到处找。”

“唉，现在是真的丢了一个了。”阿莉说。

伯莎眨巴眼睛，坐起来：“什么？”

“哲迪，”阿莉叹道，“他不见了——半夜给人带走了。”她坐在伯莎床上，竭力向伯莎解释古瑟特的为人，他的谎言和哲迪的愤怒。

“老虎和雪茄，”伯莎睿智地点点头，“安公公配上安奶奶——安安合适嘛。可怜的老萝卜头，好吧，我们先弄



杯茶喝，再看看哪对哪。”她披上衣服。“现在汉克尔小姐又要追着我不放了，”她嘟哝道，“说我丢了一个捣蛋鬼，哦，他们弄得我爬上墙，爬过天花板，又爬下另一边墙，老天有眼。”不过在膝盖允许的限度内，她还是尽快跳下了床。

她们刚刚倒出两杯热的茶，有人突然大声敲门。

“是谁？”伯莎喊道。阿莉几乎看到她后颈的毛竖了起来。

“是我，莱德·布罗根！”一个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沉沉地喊道，“我有主(重)要事情和你申(商)量。”

布罗根不得不弯下腰才进了门，伯莎在他旁边捅捅他的小腿。“看着点，大个子，”她喊道，“看地方放你那双大脚。”

布罗根笨拙地东张西望，垂下了头。

“坐下吧。”阿莉的口气温和一些。

“别坐坏了椅子。”伯莎又加了一句，把最稳的椅子推给他。

他小心翼翼地坐定，感激地接过一杯茶，茶杯在他手里就像一个小玩具。

“那么，有什么事那么急，要你凌晨四点起来？”伯莎厉声说。

“那个小孩哲迪在家吗？”布罗根问。

“不，他不在，”伯莎吼他，“我们也担心得很呢。”

“嘿，你知道他在哪儿？”阿莉急切地问。

“不——”布罗根慢吞吞地答道，“切(确)切地说不知道，可我也硬(很)担心他呢。”

他吸了一口茶，茶就全没了。阿莉和伯莎不得不直直仰起头，才看得见他的脸，而伯莎的颈部本来就患有痉挛病。他碰上两人的目光，把头别过一边。

“瞧，是这样的，”他开口道，“我为了明天上课要风（缝）一只鞋，睡得晚，发现鞋钉末（没）了——刚好风（缝）到一半。因为我要风（缝）完鞋子，于是进城去找钉子。你知道，阿里巴巴住在店铺上面，心想他不切（介）意给我开门，可谁想到从他枪（窗）口伸出头来的是睡美人？”

“我想她和平时一样，睡不着。”伯莎说。

“是的，她和平时一样，”布罗根点点头，“她细（说）话古怪，说‘大家晚上都细（睡）不着’，我说‘是谁呢’，她答我‘比如古瑟特和年轻的悲观者哲迪’。”布罗根开始显出心神不定的样子，大拳头在手掌里不断揉着。他深吸一口气，接着说：“她细（说）她英（认）为哲迪去麦克古尔的房子去看古瑟特，嗯，我们想了又想，最后觉得这事快快（怪怪）的——我是说，这正是晚上，到处黑黑的。”

阿莉的心开始乱跳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那儿，”她说，“有些事你不了解古瑟特，布罗根。他很坏，是个大坏蛋，他想要什么东西，我知道是什么。”

“我也精（清）楚。”布罗根重重叹了口气，吹得桌上的餐布在一阵狂风中乱舞。“对不起。”他说。然后，他犹豫、无比羞愧地把那天古瑟特如何骗他说出山洞和宝藏，他如何向他坦白——呃，还保留一点点——但是足以让这个可恶的人找到山洞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你这个大臭虫！”伯莎喊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像个正常的小精灵一样对财宝闭上嘴呢，你至少该听你的作



者一次话!”

“你就机(知)道骂别人!”布罗根生气地回嘴,“你一夜就搞秋(丢)了一半的孩子!”

他们相互怒目而视,直到阿莉插嘴进来。“那么,”她不耐烦地说,“他带哲迪去吃午饭——”

“喔,哎哟!”布罗根嚷道,“我机(知)道哲迪终归被他扁(骗)了。哲迪是个死(实)干的小伙子,不会随便和人聊天的,不过古瑟特有他的法子,不过我不大精(清)楚。”他巨大的绿色眼睛骨碌碌转得像两颗一模一样的小蚕豆,他闷雷般地说道:“我们得去麦克古尔家,要赶快。”

“好吧,不过等一会儿,”阿莉打断他,“不过为什么古瑟特知道麦克古尔不在家后才去他家呢?他一定认为那儿有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能帮助他进山洞的东西。”

布罗根一拍额头:“细(柿)子,就是它。”

“那么,古瑟特——和哲迪——可能几小时前就离开那儿了。古瑟特不可能再去闲逛,他会直奔山洞,那就是他的目标,对吗?他不会让哲迪挡他的道。不过我敢说哲迪会跟着他,我说我们应该直接去山洞。”

“没错!”布罗根说,抓抓脑袋,“我现在就去让厄勒克特拉把的(大)家都叫起来,她会支(集)合阿里巴巴和鲁宾孙·克鲁索和克利夫,东(当)然还有埃明特鲁德——”

“好啦,好啦,”阿莉急得透不过气来,“我们都在山洞脚下集合,是吧?”

“你可以枪(相)信我!”布罗根笑开了,“现在伯莎——”

“我就来,你这个大笨蛋,”伯莎说,“不过我膝盖怎么



办，你得把我放在你肩膀上。”

“都(对)我来说，你轻得像只跳蚤。”布罗根同意道。

“妈呀妈呀妈呀，”阿莉几乎要发火了，“走——吧！”





哲迪舔舔嘴唇上的盐，睁开眼睛，黎明的曙光在地平线上露出，他眯起眼睛，低下头，水淹没了他的身体，浪花拍打着他的胸口。

他在绳子下面挣扎，海水漫上沙滩，淹没了岩石和大海相连的南端。他挺直后背，疼痛如炙热的针尖直扎他的脑袋，双腿麻木，左臂也像睡着了似的没有知觉，泡在水中的皮肤变色发皱，活像老头子的皮肤。

头顶上传来一声低嚎，哲迪伸长脖子，扭过头，拼命张望。在高一点儿的岩石上，老虎蹲着，它硕大的琥珀色眼睛盯住哲迪，它吐出粉红的舌头，馋涎欲滴。

哲迪看看上涨的海水，又回头看看老虎，恐慌如长长的波浪从心窝慢慢涌出，可他的心灵沉沉地躺着不动，似乎只是他的肉体感到害怕，而心灵被窒息在遥远的地方，已经不属于他了。

他说不准这样迷迷糊糊躺了多久，各种形状的阴影攫住他的心，绝望的情绪渗透他身体，伴随着缕缕回忆——一张脸，妈妈的眼睛，盘卷的蛇。他又舔舔唇上的盐，本能地痉挛，海水很快会涨到嘴巴，然后是鼻子，然后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永远的。

这让他感到无比悲哀，泪水盈眶。“那么，你至少有力量去感受。”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新哲迪在他脑海中忽隐忽现。哲迪看得见他，像蛛网一样模模糊糊，在阴影和暗淡中摆动。他感到自己的脸动了一下，一块肌肉扭曲成一个欢迎的笑容，他想问候老伙计好伙计新哲迪。

他远眺海水，海水在升起的太阳下闪闪发光。他曾游到那片粼粼波光中，潜到水中，和阿莉一起翻着筋斗扎到深水里。

阿莉。昨晚和她在一起感觉棒极了，她实在是最好的朋友。他还记得，当他听到连她也会担忧——如和别的孩子相处不好，或耳朵太大时，他真是大吃一惊。谁会想到这些呢？不过现在想这些意义已经不大。

他努力活动活动四肢，但动弹不得，他被困住了，像吊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无可奈何。他抬起头，但水已经涨



到脸颊，恐慌擂打着他的肚子。

总是这样。他在这儿毫无希望——除了恐慌，什么也做不了。他想起看过的冒险电影，一帮人里总有一个难逃劫难——或者在最后一刻绳子从手指间滑掉，或者坚持不住，最终从悬崖掉下去。被放弃的那个。他暗暗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人。我生来就是这个命，他对自己说，打了个冷战。现在他在这儿，被绑起来，无助地等着慢慢淹死。

一股愤怒的火焰在哲迪心中燃起，新哲迪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他知道。新哲迪像电影中的其他人，幸存下来的人。新哲迪会运动肌肉，挣脱这些绳子，他会一跃而起，像扔海草一样把它们甩掉。哲迪看着他微笑的嘴，棕色的头发向后飞拂，灰色的眼睛笑开了花。他的灰眼睛。啊，如果他能摆脱这一切，他会像写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样真实地记录下新哲迪。然后他会和他亲密相处。他会写他如何渴望生命，这种渴望如火炬穿透阴暗一样鲜亮火热，他会写新哲迪如何勇敢，相信一切会变得更好，会写下他爱得无所畏惧的能力。他会把他写成勇救朋友，获姑娘芳心的英雄好汉。因为他就应该得此回报。

哲迪用力紧闭双眼，描绘新哲迪的形象。他把眼睛捂得太紧，等再睁开时，眼前直冒金星。慢慢地，金星汇聚，熔合，形成实体。

哲迪圆睁双眼，瞪着一张与自己十分相似的脸。棕色鬃发，灰眼睛，闪光的铜色皮肤。那男孩的脸皱成一个笑容。

“我明白了，这一家人对写作着了迷了。”他说。



哲迪喘着气地说：“可我没有写过故事呀！”

“你的想像力很丰富，所以就有了我，这才是重要的，很高兴见到你！”

哲迪想再端详端详这个男孩，他想吸进他那火辣辣的脾性——不过首先他想离开这里，他刚刚吞进了第一口海水。

新哲迪费力地涉过水，急急地摸索捆住哲迪双腿的绳子，他解开他胸口上和手臂上的绳子，哲迪感到可恶的绳子滑过身体，没了。他揉揉胳膊上的绳子勒出的痕迹，那儿火烧火燎，如针扎一般。

哲迪一跃而起，溅起一片水花。“小心！”新哲迪大喊，哲迪一转身，看到老虎张开血盆大口，蹲下来，正准备跃起。但他们的四双眼睛紧紧盯住它，跃在半空中的老虎定住了，它开始微微颤抖，身体的线条在蓝天下摇曳，每时每刻它都在一点点褪色，最后它金色的外皮和惊愕的表情成了飘浮在空气中的一个念头。

“你发现了我们在一起会有多大能耐吗？”新哲迪嚷道，拍拍哲迪的后背。

他们快步跳过尖利的岩石，冲上沙滩，哲迪觉得自己像在空中飞跃。

“啊……哎啊……哎啊……哎啊啊啊！”他放声大叫。

“来吧，人猿泰山，”新哲迪呼唤他，“我们走吧，去逮那个耗子古瑟特！”

哲迪猛地停住：“你是说，追捕他？”

“没错，”新哲迪点点头，“你想阻止他，是吗？要不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古瑟特的影子那黏糊糊的呼吸又回到哲迪心头。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他说，打了个冷战。

新哲迪坚定地看着他。

“好吧，”哲迪疲倦地说，“他要去的是山洞，不过他一定已经到那儿了，他把我丢在这儿有几个小时了。”

“是的，”新哲迪说，“不过他是走路，对吗？山洞在岛的另一头，走路去很远，我想他还没到那儿，而且他并不着急——他认为已经把你捆得结结实实。我也以为你永远动弹不了了——有一会儿你真让我担心呢。”

“不过我们也是走路呀，”哲迪说，“哦，除非我们从麦克古尔那儿拿到我的自行车。”他想了一会儿。“我有个主意，我们往南去，这一次我们从山崖顶上下来，从背后袭击他，他不会料到我们会从洞口顶上冒出来。我们可以往下跳到他身上，出其不意地逮住他。”

“好主意，”新哲迪说，“麦克古尔会有合我骑的车吗？”

“有的，他的车在仓库里——我知道在哪儿，”哲迪在沙地上来了个侧手翻，“现在我们有两个人，谁也阻止不了我们！”

“我浑身的肌肉壮得很呢。”新哲迪说。

他们爬上沙滩，比赛跑步，直到哲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尽管强壮的人猿泰山在呼唤他，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0 合力擒敌



在去山洞的途中，阿莉紧张地搜寻哲迪。他们出发时，太阳已在群山上洒下点点碎金，看着人们掉在后面，打着哈欠，她急得心里直冒火。

“他们怎么慢慢吞吞的？”她对着身边的厄勒克特拉脱口喊道，“他们看上去像一团没解开的毛线，他们难道没想到哲迪就在这一刻有可能被竹签钉进手指里去，正在受苦受难吗？”



她回头看看克利夫和鲁宾孙·克鲁索，两人双眼紧闭，在睡觉呢，他们怎么还能够趴在车上，她大惑不解，阿里巴巴更是落在后面。

他宽大的绸裤老是挂住链盘，每隔一会儿他不得不停下来，把裤子拉出来，更加令阿莉担心的是，埃明特鲁德无影无踪。

不过前面是巨人莱德·布罗根，他大步向前，意思是他每跨一步就是五米。伯莎坐在他肩上，一双小腿来回晃动，敲打他的胸膛，她第一次可以对着他耳朵说话。他们一边走，她一边指出许多美景——可爱的酸橙林，鲜花绽放的梨树。感觉就像坐在直升飞机上一样，她说。

他们拐进一片丛林，树木变得稠密起来。突如其来的寒冷和阴影使他们精神一振，清醒过来。阿莉想起哲迪，昨晚他独自在黑暗中骑车，天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可怜的老哲迪，”厄勒克特拉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说，“他会说总是这样，总是错过让人兴奋的事情。”她朝阿莉微笑，试图安慰她。

“可怜的老我们，”汉克尔小姐加了一句，她赶上来，微微喘气，“如果古瑟特已经到了山洞，我们就完了。天啊哦天啊，梅林会说什么呢？都是我的错，我们本该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凭我对付下三流们的经验，不过说实在的，你们会以为克丽拉已经警告过我——喔，那边是小红帽吗？”

她指向左边，他们放慢速度，一个戴墨镜，穿紧身裤，披大红斗篷的小女孩朝他们蹦跳而来。

“你们好。”她晃晃篮子，招呼道。她脱下帽子，和汉

克尔小姐握手。“我听说你们可能需要帮助。”她低声吹口哨，一头硕大温和的狼吧嗒吧嗒地走上来，充满爱意地看着她。

汉克尔小姐不满地扫了他们一眼：“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不要那头可笑的野兽了。”

“只是暂时的，”小红帽赶快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需要去看看狼儿。我刚给它吃完饭。要不是狼儿，我的小金得金，那谁来做妈妈的小乖宝贝呢？”她拨拨狼的耳背，汉克尔小姐厌恶地咂了一下舌头。

“那么来吧，没时间闲聊了，”她说，“谁知道，至少它模样凶恶，或许能帮上一点忙。”

“哦，它能让最贪婪的黑熊吓得嗷嗷叫呢，你只要看看那些牙齿！最喜欢吃坏人，是不是，妈妈的小乖宝贝？”

汉克尔小姐让她闭嘴，别唠叨个没完，赶快上车走吧。

终于，他们四个（加上狼儿）一块儿重新上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他们看见布罗根在前面，伯莎像围巾一样绕在他肩头，但往后看却不见其他人的踪影。“还好，”汉克尔小姐自我安慰道，“布罗根的力气和狼儿的牙齿就是我们最拿得出手的武器。”不过她仍希望阿里巴巴还记得在斗剑课上学到的两个动作。

天渐渐暖和，在潮湿的空气中，汗珠开始在大家脸上闪光。越是接近南边的大山崖，他们越发安静下来。

虽然早晨炎热，但一大片乌云遮住了阳光，阿莉发现飞过小路的鸟儿变少了。她瞟了一眼小红帽，她不再显出活泼的神态，而是双手紧紧抓着车把。



现在路面变成沙地，坎坷不平，植被也变得稀少，一股夹杂浓烈盐味的风平地而起，迎面吹来，刺痛了他们的眼睛，接着，前面传来一声呼啸，他们拐过弯，前面就是崎岖陡峭的海岸，再过去，灰色的大海泡沫喷涌。

新哲迪爬上来，发现山洞顶上一块黑石的边缘突伸出来，他摸到另一块石头，用力爬了上去。回头一看，哲迪还在巨石底部和另一块锋利岩石形成的尖缝中挣扎。

“往上爬呀，踩我刚才踩的地方。”新哲迪叫道。

“我没告诉过你我有恐高症吗？”哲迪也嚷道。

“都是你的心理作用！”

“你也是嘛，”哲迪说，“小心点儿。”

新哲迪咧嘴笑了：“好了，连想都不想什么怕不怕的，一步一步地上来，就像我现在做的。”

就像我现在做的。哲迪渴望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像新哲迪。他看着他，觉得内心坚实，像一个圆圆的苹果，一口也没咬过，一点也没坏，完完整整。他们在一起定会心想事成，哪怕他妈妈在地球的另一边，他也不会那么在乎了。

不过哲迪想到母亲时，一片黑影悄悄袭来。他想起那张在阴影中央扭曲的脸。他的噩梦。他现在想妈妈了，想她真正是怎样一个人，想她那天晚上把他留在阿莉家里时那张失望的脸。她当着大家的面流了泪，而他竟不说一声再见。一阵渴望涌上心头。等他回家后，他会把这个噩梦告诉她，把岛上的事情，把新哲迪告诉她，把他想了多少事情告诉她。他们会彻夜长谈，他会向她敞

开心扉,不过阴影再次笼罩他的心,就像刹车器再次启动。另一种悲哀怎么样,阴影说,死了,死了,埋了,在土下。

“哲迪!”新哲迪从上面叫道,“你在干吗?”

“想事情,”哲迪说,“我在想要是爸爸在这儿多好,他现在已经掐住古瑟特的七寸了。我在想爸爸——死了,没了。我一直这样想他,躺在那儿——死了。可我想记得他还活着。”就像他们去野营时他唱那些流行歌跑调的样子,就像他们编造那些狗屁不通的双关语,一连玩上几个小时,直到哲迪笑岔了气,马德琳不得不尖叫着跑出房间的情景,就像他笑得整个脸要散架的样子。就算你不想笑,看到爸爸的脸皱得像一张纸,你也会笑弯了腰。哲迪回忆着,笑了。

“瞧,”新哲迪爬回到哲迪身边,“你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从前的样子,他成了你的一部分,永远都会这样,就像我。”

“是的,但你不同——你和我是分开的,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多少是个英雄呀。”

“那你不是吗?别忘了,是你创造了我。”

“我知道。”哲迪有点心神不定,感到自己几乎忍不住要去做什么。“我写你的时候,”他慢慢地说,“我只是想看看勇敢是什么样子,这种随心所欲和愉快兴奋只是一种想法而已,用不着真正去做。”

“为什么不去做?”

因为我得保持悲哀,这就是为什么,哲迪想。否则我会忘了爸爸,他就会永远躺在那儿,永远,没有我。“因为



我得记住我爸爸。”他说。

“可保持悲哀不是记住他的最好办法，你可以带着他走遍天涯海角。”新哲迪拍拍胸膛，“就像我。”

哲迪看着这个男孩，深深的爱刺痛了他的心，慢慢地他收回思绪，回到光明的地带，这地带在他心中绵延悠长，仿佛蛋白石海滩上闪光的沙子，无人来过，崭新的地带，他以后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他想带上谁就带上谁。

他对新哲迪笑笑，爬上那块突出的石头，他决心不往下看。“好了，”他说，“我准备好了。”



21 第四维空间

除了火光照出的这个白色光圈，山洞沉浸在黑暗中。古瑟特紧紧握住火把，火光在墙上，在地面上，在长长的黑色通道上划出圆圈，黑暗的通道似乎一直通向地球的尽头。他走出一步，又走出一步，停下，现在他听见了——呼呼的狂风如波涛拍岸——他闻见水果腐烂的刺鼻味道。一个巨大的黑色动物从通道里冒出来，朝他逼来。他的火把照亮了那张脸，他尖叫起来。



它柔软、毛茸茸的，长着狗鼻子，但毛发后是一双人的眼睛，黑如山洞，闪烁着点点金光，它们真美，深邃、幽黑、悲哀，几乎能催人泪下。它们盯着他，一眨不眨，似乎能直直看进他的心窝。古瑟特颤抖起来，伸出一只手，手掌上是两个柿子。

那东西低下头，把柿子衔在嘴里，它的舌头软乎乎的，他的皮肤感到说不出的舒服，就像碰到了婴儿那只还没触碰过地面的脚底。在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古瑟特感到后悔在刺痛他的心，他闭上眼睛。

他睁开眼睛，那东西不见了，在他脚下是一只水晶碗，碗里有一种闪光的液体和那东西眼里闪烁的金光十分相称。在火光下，它晶莹透亮，轻起涟漪。古瑟特注视着，液体的颜色变深了，有如照亮夜空的旭日。

就是它了，古瑟特想。他端起碗，惊讶它在他手中是如此轻灵，轻如空气，仿佛闪闪发光的是黄玉色空气。

就是它了，他对着黑暗低声说道。神药。后悔的痛楚再次涌上心头，如尖利的碎片顽固地扎进他的心窝。

“我等得太久太久了，”他告诉痛楚，“走开，呀，天啊。我就要发财了！”这番话让他恢复原来的信念，痛楚消失了。他小心翼翼穿过黑暗，走进白天的世界里。

“他在那儿！”

古瑟特吃了一惊，抬头看见一群人站在离洞口不到几米的地方，阿莉领头，正朝他走来。

“别动！”他喊道，“谁要动，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倒在地上。”见一万个鬼，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阿莉愣住了，回头看汉克尔小姐。汉克尔小姐微微



地摇摇头,大家一动不动。

古瑟特迅速往四周张望,他不能朝前走,他们会抓住他,那个大笨伯布罗根会一巴掌打碎他。那只狼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多么希望那老虎能在身边,他抬头膘了一眼上面的山崖,他得爬上去,翻过去——就这样。这样做很难不洒掉神药,但他别无选择,他决定了。

可是他正抬头望的时候,从山洞的裂缝中冒出一个人。一个男孩,棕色鬈发,哲迪!该死,为什么他现在不呆在海底呢?他愣愣地望着,却发现另一个身影出现在他身边,一个男孩,棕色鬈发,长得和哲迪一模一样——那也是哲迪。

第一个男孩向第二个男孩伸出手,第二个男孩微微一笑,伸出双手抓住这只手,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站在峰顶上。

就在古瑟特、阿莉和所有人的注视下,第一个男孩开始褪色,从容地化作下落的薄雾,融入到第二个男孩身体中,直到只剩下一个充满活力的微笑留在新的哲迪的脸上。

“那男孩是个巫师,呀,天啊,”古瑟特呻吟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现在我该怎么办?”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神药,金黄色的水面在阳光下起伏、闪烁,无法言喻的美丽,这几乎就要归他所有了。肋骨刺痛起来,他想起他的商标:古瑟特生命动力。他看到沙滩上自己的豪宅里有一百个仆人,看见海湾里自己的船坞,看见自己和总统共进早餐。全都成了泡影,全毁了——都怪这岛上这群榆木脑瓜。愤怒如火山爆发,他浑



身颤抖。

“如果我得不到，”他朝他们尖叫，“那谁也甭想得到！”他把那金色的宝藏摔到地上。

人群中响起痛苦的喘息声，阿莉捂住自己的脸。哲迪连滚带爬冲下山崖，顿住脚步，恐惧地瞪直双眼，眼睁睁看着光亮的液体永远被吸进石头里。洞口一片沉寂，然而在哲迪看来，这沉寂比任何诅咒、任何叫喊、任何责备都震耳欲聋。他不知道在这片沉默中自己如何能活下去。

然而，洞口的人群分开了。

“快，”厄勒克特拉嚷道，“让埃明特鲁德过去！”

阿莉转过身，看见她的朋友正挤过人群，走上前来。她把一株开着蓝花的小植物紧紧拿在胸前，坚定地抿紧柔软的双唇。

她高高仰起脸，开始用清晰、紧迫的声音唱道：

时太是我花园长出的宝藏
阳光培育它，撒播它的种
坚定不移，深深植根
另一个时间等待，过去的光阴。
当我拔掉这朵花
世界的时间、太阳的时间，
月光的力量，倒转光阴！

说完最后一句，埃明特鲁德从植物根部拔出蓝色小花，高高举起它，周围的空气开始颤抖，如波浪有节奏地

闪动，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阵阵涟漪。一瞬间，日光暗淡，似乎是从地心传来的颤动顺地面游动，飘入空中。

突然，哲迪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山洞顶上，整个世界时光倒流。古瑟特抬头瞪着他，像刚刚见到一个鬼魂。

“那男孩是个巫师，呀，天啊，为什么没人告诉我？现在我该怎么办？”

人群瞪着他，一动不动。

古瑟特低头瞪着金碗里闪光的神药。“如果我得不到，”他尖叫，“那谁也甭想得到！”

世界的时间、太阳的时间，白巫花朵，
当我使出魔力，不让那人动一动！

埃明特鲁德跳上前去，抓住古瑟特僵住的手臂。他僵在那里，似乎是石头做的，手指仍牢牢抓住碗边。埃明特鲁德小心翼翼地将他的手指一个个掰开。古瑟特纹丝不动，她把盛着珍贵液体的碗带进洞里，放在地上，完整无缺，闪闪发光。

出到洞外，她朝古瑟特的脸打了个响指，走回到等待的人群中。

“月亮巫婆万岁！梅林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厄勒克特拉唱道，搂住埃明特鲁德的脖子，亲吻雨点般落在她脸上。

“见一万个鬼，你们都下地狱吧！”古瑟特回过神来，怒不可遏地大叫，“让魔鬼掳走你们、你们的海岛、你们的阴谋诡计、你们的——”



“说够了吧！”一个冷静的声音阻止了这顿叫骂。

古瑟特张大嘴巴，挤过人群的是一位穿西服的迷人女士，她拎着一台手提电脑。这不是别人，正是克丽拉·克伦兹布本人。

“再多说一句，你这个该死的臭皮囊，我这就消掉你！”她的手指停在“删除”键上，她是当真的。

古瑟特瘫了下来，像一袋陈年土豆那样垮坐在膝盖上。

“你怎么能这样丢我的脸？”克丽拉继续道，“你一点都不长进吗？你的道德意识，你的职业道德，你管理人的才能到哪里去了？”

尖利的刺痛狠狠扎进古瑟特的心窝，他愁眉苦脸。

“那么，你是打算理性一点儿，古瑟特？还是让我删除你？”

汉克尔小姐走上前。“我想，亲爱的，古瑟特也许已经学到了他的第一课。虽然他令人讨厌，甜心，但我们必须记住作者永远不该埋葬他们的历史。因为我们一旦忘记错误，我们注定会再犯错误的。”

克丽拉垂下头。“那么我该怎么办——就让他像头无法无天的野鳄鱼那样到处乱窜？”

汉克尔小姐摇摇头。“不，亲爱的，把他带回去吧，不过你首先得学会接受他——把他的个性当作你个性中比较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你才能和他共处。”

克丽拉看了看古瑟特，他的猎装污迹斑斑，皱巴巴的，平时盖住他秃顶的头发乱糟糟地垂向一边。

“那来吧，”克丽拉对他说，这次语调温和些，“对这些

好人说对不起,我们就要走了。”

“对不起,大姆起(对不起)。”崩溃了的古瑟特嘟囔道。

“你说什么?”

“你没听见吗——要我说多少次对不起呀?对不起,大姆起。”他悄悄加了一句。

“好吧,这是个开始,”汉克尔小姐插嘴道,“现在我看我们已经定下了一个庆祝的地点,我们得为我们亲爱的埃明特鲁德干杯,还要听听哲迪的故事——”

“是谁深更半夜独自出门去阻止他。”阿莉插进来,指着古瑟特。

“我们不能忘记小阿莉,”布罗根插进来,“她向我们细(说)明所有的危险——”

“那么今晚在美食天堂‘甜蜜的生活’,你们都是我的客人!”汉克尔小姐手舞足蹈地说。

“太棒了,妈呀妈呀妈呀!”阿莉喊道。哲迪努力爬下山崖,但胳膊肘被刮伤,又遭受迟来的惊吓,滑下来时恰恰搂住阿莉的腰,正正在她耳朵上印上一个吻。

“你吻我那儿干什么?”阿莉说。

“我就是不能错过那个地方。”哲迪说,但他给她的那个微笑足以融化南极的冰盖,实际上它告诉了她她想知道的一切。

那天晚上,人们从未见过“甜蜜的生活”如此金碧辉煌,一阵芬芳的轻风把星光吹入窗内,桌上的栀子花在花盆里沉沉浮浮,就像片片月光自天飘落。今晚真让人心



满意足,大家都这么说。人人都饿得像头狼。(当然狼儿并不因此生气,它一边细嚼慢咽自己那一份,一边瞟着古瑟特肥胖的小腿。)

屋子中央,餐桌拼成长长的一排。人人都有千言万语,特别是对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人,于是嚷叫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古瑟特坐在克丽拉和汉克尔小姐中间(只为预防万一),很不自在地听着人们说话,这不仅因为在所有的谈话中,他都是那个坏家伙,而且还因为那种痛楚正被什么用力拽离他的肋骨。他向克丽拉说出这一感受,她咧嘴笑了,告诉他当心,他可能开始有了道德意识。呀,天啊,他正需要这个,为此他不能作点牺牲吗?

甜点(草莓和芒果冰淇淋)过完,阿里巴巴用咖啡杯玩了一阵杂耍,之后,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动,在餐厅远处尽头的墙上,电影《现代世界的悲观主义》开始了它的首映式。

“这部片子富于洞察力,入木三分,令人心悦诚服,”影片结束后,乐队指挥若有所思地说,“我特别喜欢关于温室效应的那一小段配乐,富有感染力,我是这样看的,不过当然,那是我的作品,所以我可能会有点儿先入为主了。”

“放心,鞋子包,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会特别提到你的。”厄勒克特拉快活地说,“明年这片子将在世界各地上映,你们知道吗?到时候你们可都成了明星,不,不,不,别谢我,乐意效劳。”

“哲迪当然是最好的悲观者,”阿莉说,“我认为。”她



模仿起一种低沉压抑的语调：“‘我们被雷劈的可能性比中奖的更大。’我看他有明星气质。”

“你是说所有人都会看着我说这话吗？”哲迪转向厄勒克特拉，“我得长出胡子来才行啊！”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了，你知道，”厄勒克特拉表示同情，“要这样看问题，第一次上银幕就扮演悲观者不算太坏，谁知道你下次在我的片子里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可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阿莉说，她和哲迪伤心地互相看了一眼。

屋里顿时一片沉默，阿里巴巴热泪盈眶，不过克丽拉轻松地插进来。

“是啊，该回到现实世界中了，”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占瑟特，“你俩要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坐水上飞机回家。”

“哇哇老天爷，”阿莉嚷道，“我从未想过我会坐上水上飞机呢。”

“你差点儿坐不上，”克丽拉叹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驾驶员，说我在飞机上时，是不会有老虎出现在座舱里的，所以我要告诉你，”她转向占瑟特，“你只管欣赏风景，别玩花样，生意人！”

不过哲迪除了水上飞机，还有别的心思。“我们会再回来看看的，是吗？我是说，我喜欢来这儿度假。”而你们就像我的亲人，他默默地加上一句。他怎么舍得离开琼斯先生呢？

“当然，”汉克尔小姐说，“再见到你们我们会很高兴的，但现实生活常常像书本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新的故事会把你带到哪里。”



从此永远幸福？



阿莉打开栅门，哲迪跟着她穿过花园，走上台阶，前门打开了，阿莉的心剧烈跳动，她紧张得头都晕了。

“你好，小羊羔。”她爸爸说。

阿莉扑进他怀里，不肯离开，大口大口吸进真正的爸爸气味：旧棉质衬衫，油漆，松节油和饼干。世上最好闻的气味。

弗兰克·温德伍德在阿莉头顶上朝哲迪微笑，把一只

手放在他肩上,将他拉近。

“见到你俩真高兴。”他说。

“哇呀!”康赛塔喊道,“你们都晒成草莓了!”

“畅销书怎么样了?”阿莉问。

“噢,我刚写完那本书,”康赛塔说,“现在我在创作一部侦探小说,阿莫斯·艾弗利是我的新主人公,高个儿,风度翩翩,长一双鹰眼,你很快会见到他的。现在呢,进来,告诉我们一切。”

进了屋,他们坐在厨房里,阿莉端详着爸爸。

“你长胡子了!”她责备道,“还瘦得很。”

“你看,没了你和你妈妈,我都不成人样了。”

“就像这屋子。”康赛塔哼了一声。

“花园没人清理,”阿莉不满地说道,“我得去除草,我个人认为花园的整个风格得改改,不能这么随意。”

“是呀,是呀,”康赛塔说,“不过你还没把岛上的一切告诉我们呢。宣传手册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她冲哲迪笑了。

“棒极了,”他答道,“不过你不能时时保证到那儿去的人们都能心想事成。”

“去那儿换换空气是不错,”阿莉说,直直看着妈妈,“不过我可不想在那儿过一辈子。”

“上帝,怎么这样想!”康赛塔嚷道,“嘿,我也有新闻告诉你们。”她站起来,在冰箱上面的纸堆里摸索,然后对哲迪说:“看看这个!”

哲迪打开一张纸,是一封电报。



我亲爱的哲迪。信封附上去肯尼亚的机票钱。告诉我航班。很想你。危机过去了但受害者急需照顾。速来。爱你的马德琳。

哲迪一连读了四遍。真是不可思议。几个星期前这样的消息会让他高兴得一蹦蹦到月亮上。他激动，能感到脉搏在作马拉松赛跑。

“那么，”康赛塔滔滔不绝，“你高兴吗？当然我已经忍不住读过了，你想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哟。”

哲迪看着阿莉，他心里矛盾得发慌，好像有两个人在他心里往相反的方向跑。他一直盼望和阿莉呆在这里，一起游泳，甚至和她一起上学。在一个地方呆上一阵子似乎成了一种承诺，特别是当你有了个最好的朋友。

“我得好好想一想。”他说，瞟了一眼阿莉，阿莉正努力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

“当然，你要是走的话，会拉下很多课的。”她说。

“就是呀。”哲迪说，他们久久地互相对望着。

那天黄昏，哲迪、阿莉和爱犬兰斯洛特坐在花园里。两个女孩打开栅门，他们吃了一惊。

“你们好。”林恩说。

“你们好呀，”曼迪说，“我们听说你们去了国外，是吗？一定很酷吧。”

“实际上，那里很热很热。我们去了一个热带旅游胜地，那里有椰子树和白色的沙滩。”

“真的吗？”林恩说，眼睛却在看着哲迪，她坐到阿莉



身边。“他是你的男朋友吗？”她悄悄问道。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阿莉响亮地回答。

“是吗？”林恩眼里充满羡慕。

“是呀，”阿莉说，“他和我一样爱旅行，因为他很见多识广，他只喜欢古怪女孩。”

“古怪？”林恩重复道。

“你知道，与众不同的那种，从不伪装自己，对不对，哲迪？”

“一点儿没错，有点儿怪的女孩，正合我意，棒极了。”

“我有个姨妈会飞。”曼迪说。

“我妈梦游。”林恩说。

“嗯——”哲迪沉思着，“这些一般般啦，不过我们可以看看管不管用。”

“好哇！”两个女孩直拍手。

“你们得等到他从非洲回来，”阿莉说着站起来，“瞧吧，我们古怪的人从不在一个地方久呆的。”

哲迪也站起来。“很高兴认识你们。”他对那两个女孩说。他牢牢地把阿莉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两人一起大步走上台阶。

